

My Daily Beijing Diary
我的北京日记

Alice Dittmar

我的北京日记

特别感谢:

Brian Wallace

Rod McDonald

Chen Ping

我的家庭 & Patrick Pätzold

与我共事的歌德学院（中国）

所有其他朋友，北京红门画廊及其国际交流计划艺术家，感谢他们的耐心！

Freda Watkin, Nayssa Andrade, Maryrose Crook

„MY DAILY BEIJING DIARY“

Special thanks goes to:

Brian Wallace

Rod McDonald

Chen Ping

my family & Patrick Pätzold

the GI, for working together with me. & all the other friends, resident artists, Red Gate staff etc. who have so much patience with me!



MY DAILY BEIJING DIARY

15.06.2008, Sonntag

(...)

E-mail:

Dear sir and madame,

I am a german artist, currently participating in the residency programm of Red Gate Gallery

Beijing, in Feijiacun, until late july.

.. Alice Dittmar is an artist, who practices the art of drawing.

It doesn't matter in which medium she is just working;

whether she is drawing, photographing, making collages or

intervening a spacial situation, always her deep affinity for pen and paper is appreciable."

(text: julia lachenmann)

Sampling and conducting of personally important photo- and textfragments, excerpts of her personal treasure of cognition seems to be a well-fitting expression_ for her way of finding images and their titles.

The key to all of her pictures are personally experienced stories.

Drawings like mirrorings of her feelings;

Creations soul to head and from head to soul.

I would simply say: As a red line, my life is meandering through my work.

So, currently I do drawings, refering to my three month stay in Beijing.

Since my arrival at the first of may, I write down „MY DAILY BEIJING DIARY“

in three parts: kind of subjective documentation in daily written diary words,

taking photographs and as a third and most important part, as the essence , I lay my thoughts & feelings into my drawings.



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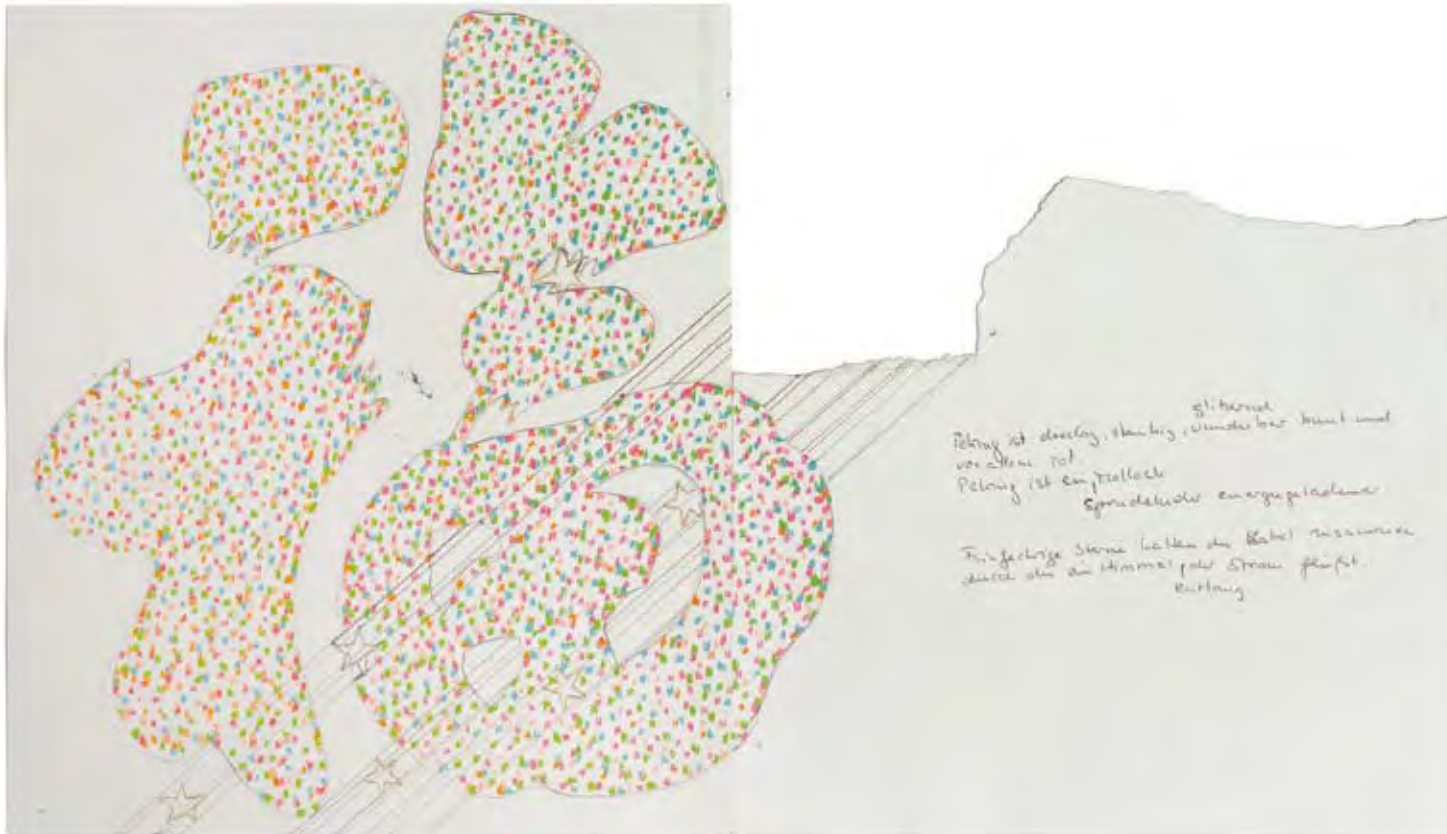


01-2



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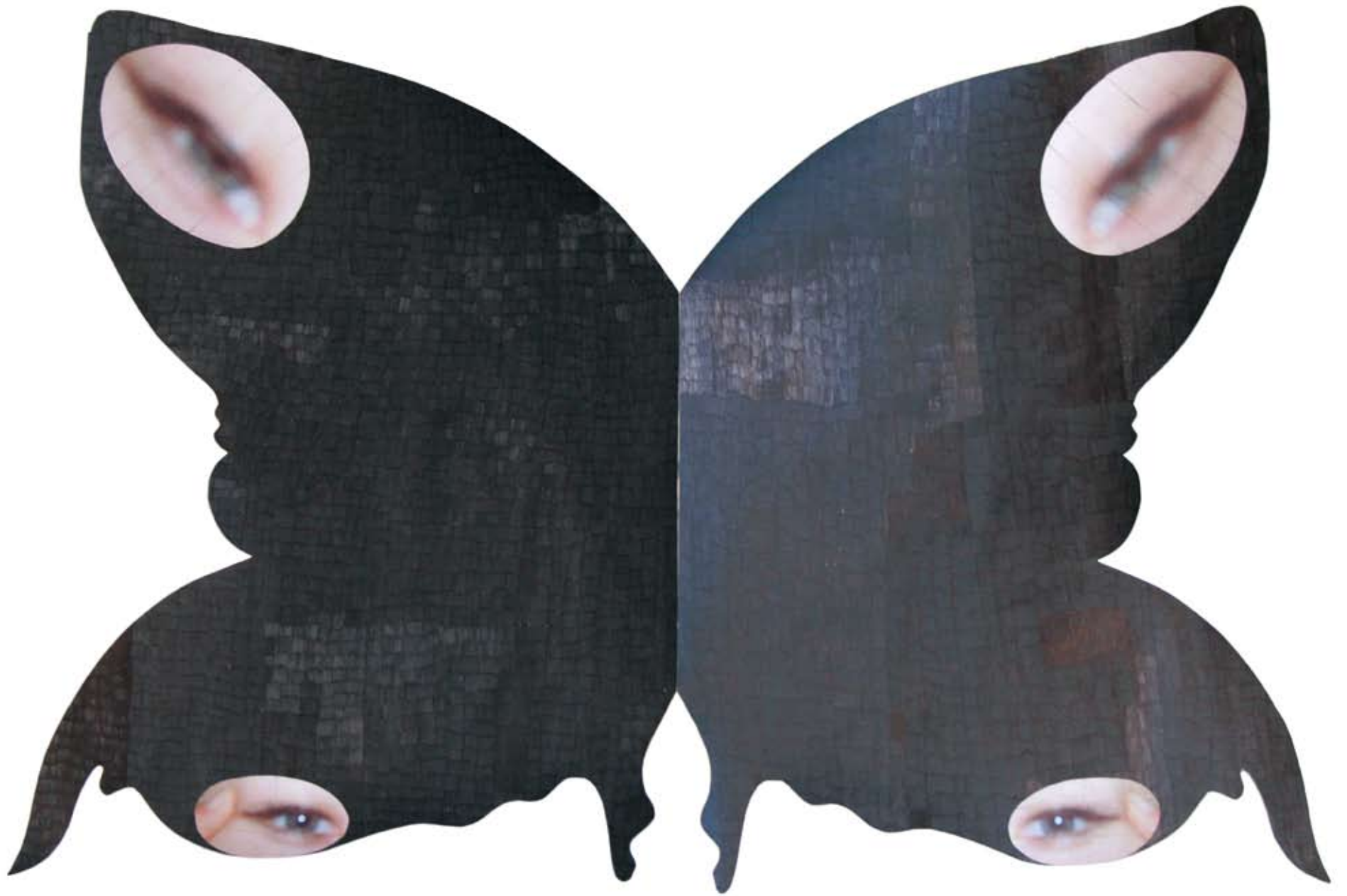
Peking ist dreckig, hässlich, ^{glanzlos} wunderbar, heiss und
von allem tot.
Peking ist ein Fiaklock
Sprachlos der energiegeladener

Trübselige Sinne halten die Kugel zusammen
durch die die Himmel poler Strahl fließt.
Kurlang













09-1



09-2











List of works MY DAILY BEIJING DIARY

(ren) 3-er Serie:

01-1

(ren) I feel like an alien. I am an alien-frog. 1

Collage, ink, feltpen on paper
24x21cm, may 2008

01-2

(ren) I feel like an alien. I am an alien-frag. 2

Collage, ink, pencil on paper
24x21cm, may 2008

01-3

(ren) I feel like an alien. I am an alien-frag. 3

Collage, ink, pencil&gelpen on paper
24x21cm, may 2008

02

bakerman

Collage & goldleaf on paper 2x
24x21cm, may 2008

03

Beijing is dirty, dusty, glittery...

Ballpen & feltpen on paper
24x42cm, may08

04

„roses - Pärchen“ 1 & 2:

Bild 1 mit je drei Titeln:

1. Where are all the flowers gone

2. Happy to see them back again

3. Red roses in feijiacun
collage & ballpen on paper,
101 x 70.5cm, may 2008

05

Bild 2 mit je drei Titeln:

1. Moloch

2. Like a blue hole in the sky

3. White roses in feijiacun”
collage & ballpen on paper,
101 x 70.5 cm, may 2008

06

ying yang

collage & ballpen on paper,
101x70.5cm, may 2008

07

How long?

collage & edding on paper,
110 x 140, may 2008

08

I don't know. (wo bu zhidao)

collage, edding & ballpen on
paper, 158.5 x 113 cm, may-
june 2008

„Jianzhi“ - Serie 1-4:

09-1

Jianzhi (red)

ink, feltpen & goldleaf on paper,
108.5x78.5 cm, may 2008

09-2

Jianzhi (roses)

ink, ballpen & goldleaf on paper
108.5x78.5 cm, june 2008

09-3

Jianzhi (seeds, half-grey)

ink & goldleaf on paper
108.5x78.5 cm, july 2008

09-4

Jianzhi (seeds, grey)

ink & goldleaf on paper

108.5x78.5 cm, july 2008

10

Great Wall

ink, watercolour, ballpen on
paper 108.5x78.5cm, july 2008

11

loverstree (forbidden city)

ink, ballpen & feltpen on paper
102x73 cm, july 2008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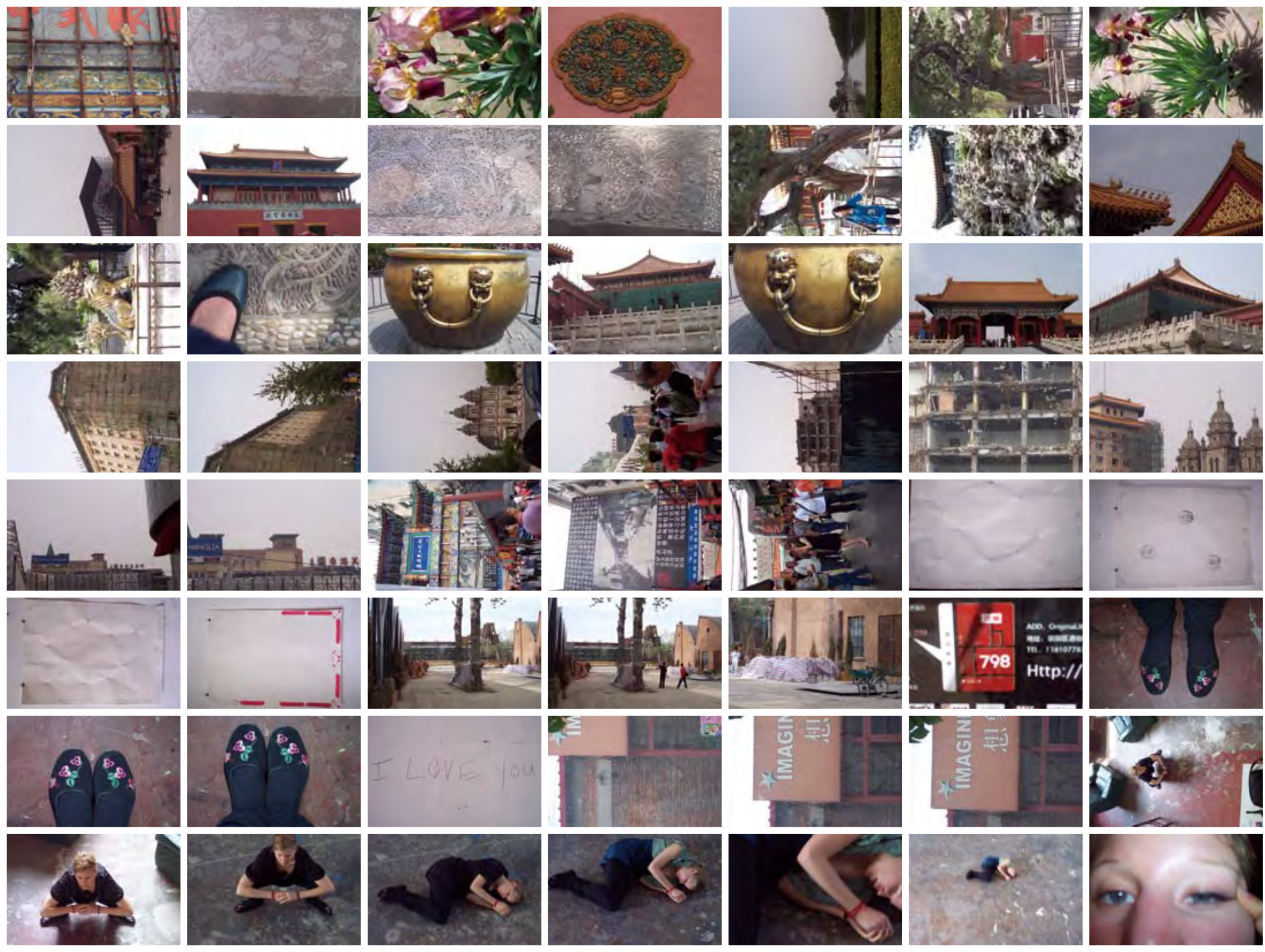
chesnuttree (huanghuachang)

ink, ballpen & feltpen on paper
102x73 cm, july 20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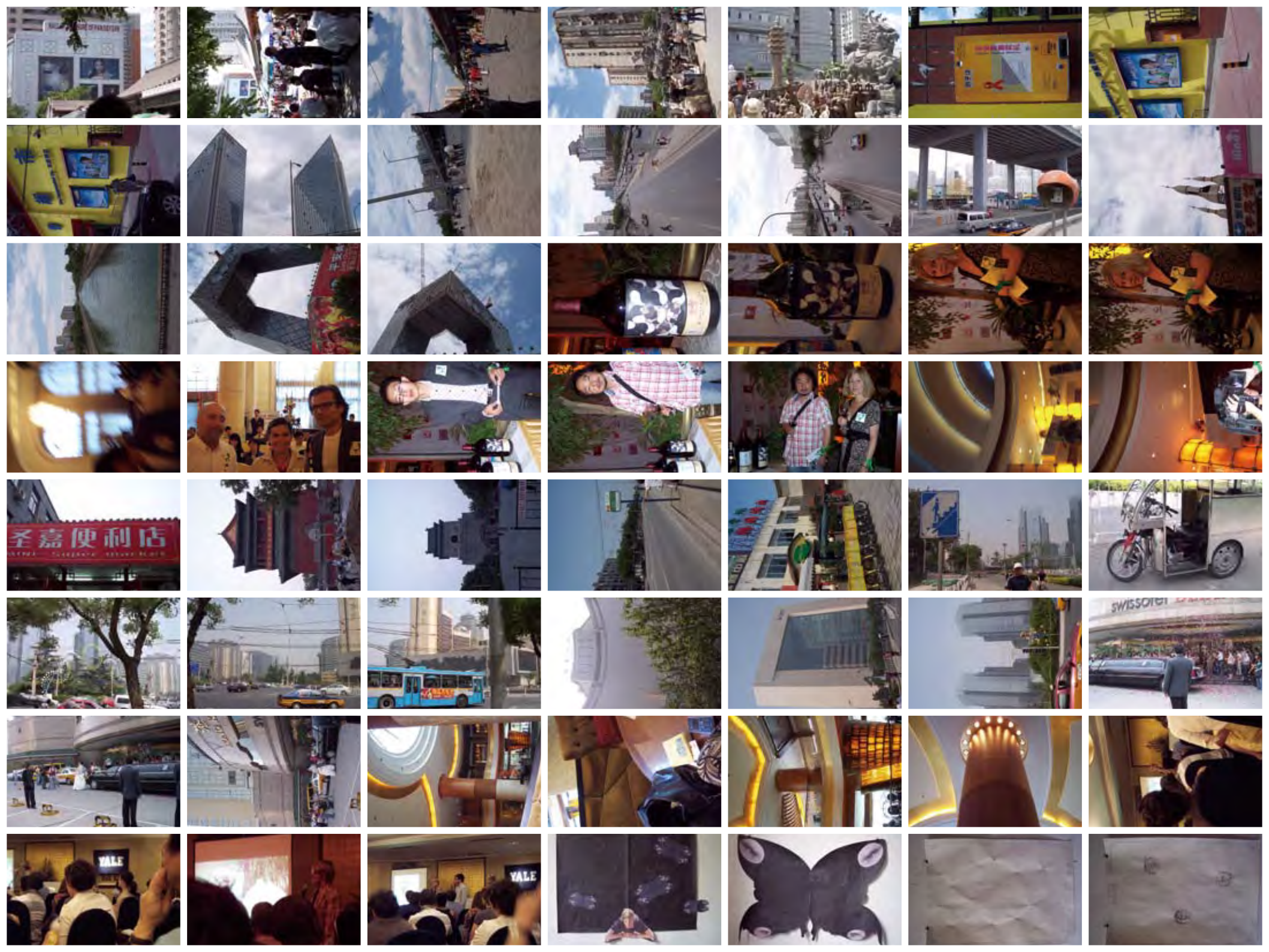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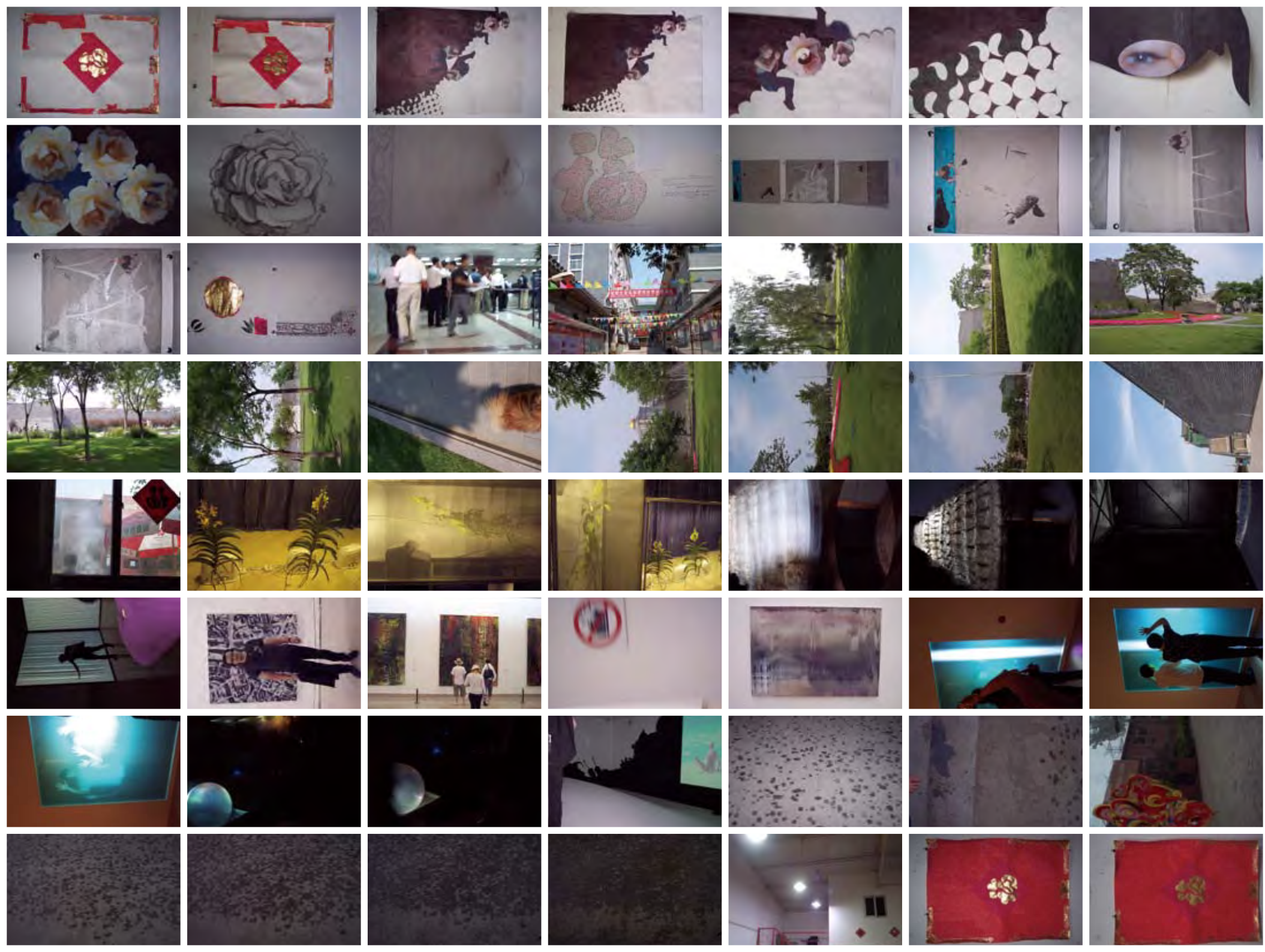
Goethe o.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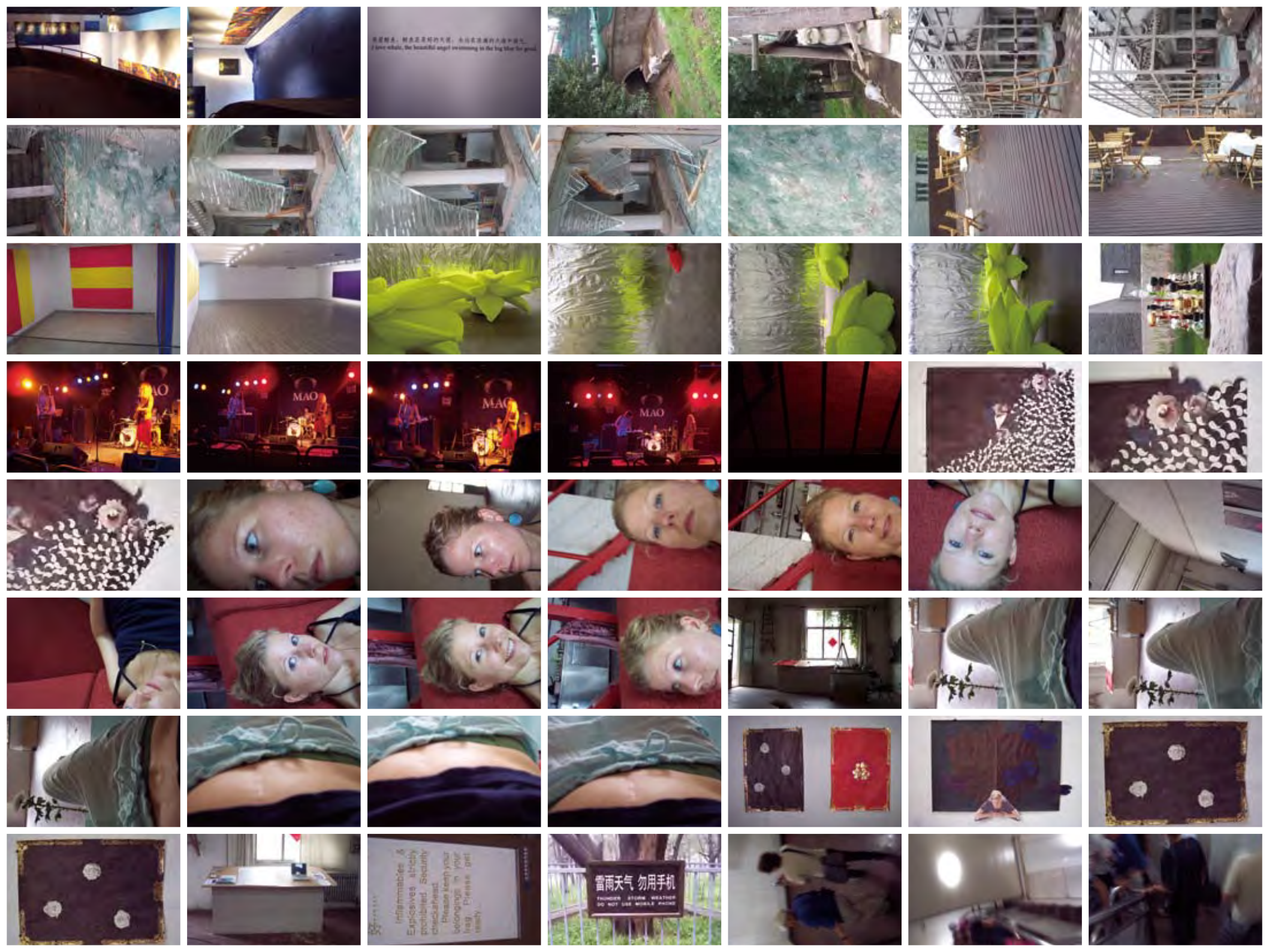
ink, ballpen & feltpen on paper,
48x21 cm, july 20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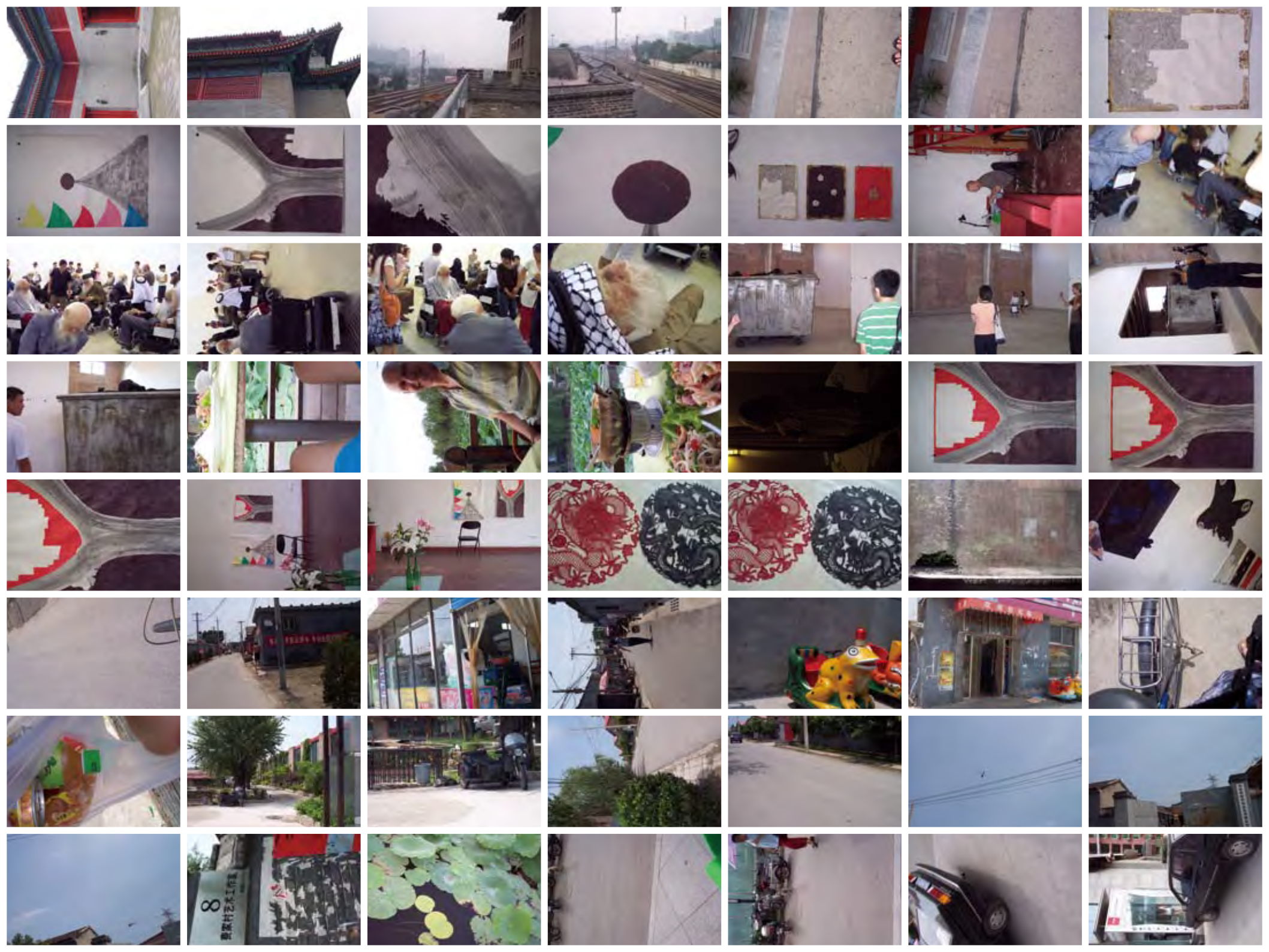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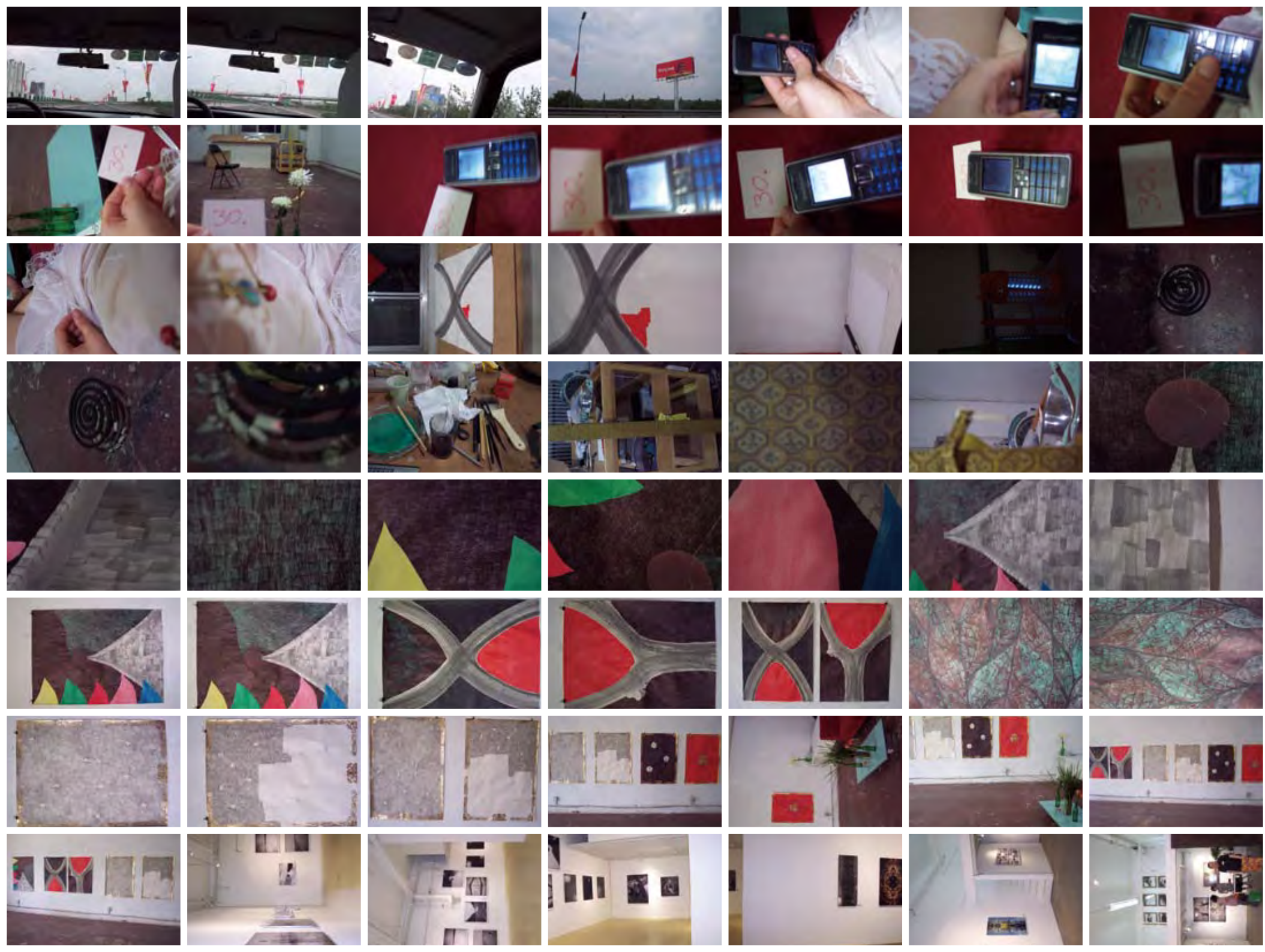
视觉传达，视觉是灵魂的气息，本岛最浪漫的大海中心。
I love whale, the beautiful sight swimming in the big blue for good.

雷雨天气，勿用手机
Thunder storm weather, do not use mobile phone.

Explosives & Inflammables & Prohibited Security checked Please keep your belongings in your bag. Please get ready.

雷雨天气，勿用手机
Thunder storm weather, do not use mobile phone.





北京 90 天生活纪录节选
AUSZUG "MY DAILY BEIJING DIARY"

……从 2004 年开始我就期待着来到这里，现在我终于站在了这片土地上……

2008 年 4 月 30 日，星期三

航班，慕尼黑—北京，19 点 30 分起飞 晚点，因为大雨滂沱。

飞行在万里层云之上，感觉不到外界任何事物的存在。窗外漆黑，小雨淅淅沥沥地下着。因为旅途平稳舒适，而且我已经养成了和中国人一样的习惯，在任何交通工具里面，不管是坐着还是躺着，都能够睡着，所以，直到飞机降落前两个小时我才醒来，总算来得及吃早饭。

2008 年 5 月 1 日，星期四

虚惊一场，因为我的绘画夹没有跟着传送带一起出来，而是像变戏法一样不知从机场哪个角落冒出来了。谢谢。

气温是 29 度，而且，在飞机降落的时候我就看见，空气灰蒙蒙的，雾霾沉沉，差得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而且人们也许都不能够相信会出现这么大的阴霾，我们不是经常可以亲眼看到如此糟糕的空气。

多彩打印机的污痕，或者，就像我的工作室邻居弗蕾达，她是澳大利亚人，早些时候对我预言的那样：“我确定，这样的污染以后可能会发生在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

倒叙一下：提格尔，也就是红门艺术画廊的助手，他叫提格尔，因为刚从娘胎出来的时候，他个子就比一般人大，于是他父亲满脸欢喜地说：“看这只小老虎！”

他负责把刚下飞机的艺术家们运到各自的工作室，并且在这些艺术家们有问题的时候给予帮助。“如果煤气泄漏，请致电提格尔”，这行字就写在我工作室专用电话旁边的“欢迎光临红门”一小纸条上面。

我们终于把网络连接搞定了，提格尔又额外关照嘱咐了我一番，于是我开始忙活了起来，计划自己的时间，去购物，彻底被琳琅满目的商品打败了：水果，山芋，米线，豆浆，速溶咖啡，茶……

不过我还是得说，其实自己做饭实在不值得提倡。菜炒饭，如果打包带走的话，10 块钱，等于 1 欧元，已经够吃两天的了。尽管我汉语水平还不差，他们还是没有明白我想吃蔬菜。算了，不管了，全当我没说—想要在那堆像小山一样的米饭中寻找蔬菜，好比是大海捞针！

回到家，回复完一堆乱七八糟的电子邮件；和丹尼尔·朗约定星期六见面，他是我以前的教授尼古拉斯·朗的儿子，他从一年前开始就住在北京；开始写日记；中间还去擦了一会儿浴室；还吃了点东西。在慕尼黑市区，一年之内不擦试的窗户外玻璃，上面落的灰尘和我现在浴室窗户的内玻璃一样多。厚厚一层的炭黑色！瓷砖上面满是灰尘，都可以写上我的名字……

2008 年 5 月 2 日，星期五

皮克尔艺术中心开幕式：我喝了啤酒！味道不错，而且根本喝不醉……

BBQ，很好，很和谐，人们相互问好，只是不知道在说什么！

和国内的没法比！只是十位来自纽约和十位来自北京的艺术家的画了点纸质作品。

屋外相当暖和，即使天黑了也没关系，还是呆在屋子里惬意！

(……) 疯掉了，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接下来几天，我可能会去观光游览：故宫，长城，夜市……

不过，我脑子里已经有了一些最先的印象。

“静水之深千滴泪”，我为北京设计的图画作品，现在有了另一副模样：处处景致，电线杆，电线杆，红色的 & 金色的标记，墨水，蓝灰色，灰色，上面是墨水蓝，带点绿色……也许我需要水彩颜料！

无所谓了，随便这里到什么时候结束，现在该离开了！

当你走出大门的时候，你会发现，就像在德国贫民窟一样，或者说在具有类似意思的地方。然后你就进入这个村庄，穿过一层塑料薄膜，然后就到了一个门类齐全的小型市场。然后

你顺着街道走进下一个门，然后会看见一个池塘，池塘周围种了杨柳—好吧，所有的东西都沾满灰尘，灰头土脸—工作室就在你面前……不错，周围绿树成荫，还有一家餐馆，阳台上还挂着大红灯笼……

2008 年 5 月 3 日，星期六

起床的时候，刚好九点一刻，在我做早操的时候，天黑了下來，还有我的工作室。天黑了，也没什么好多说的。如果云端的天空变黑了，那么整个地球，北京，就进入了黑夜！天出奇地黑，黑得令人不可思议！雨倒下来了，天空稍微明亮了一点，风雨交加。

所以，这样的天，纸是买不了了。于是我画了 3 张 21x24 厘米的小画，主题是“天究竟能有多黑？”(……)

2008 年 5 月 4 日，星期天

今天我去买纸了。真是不省事啊！

我打的去了中央美术学院，倒是不麻烦……

路人指手画脚地告诉我，店理论上在什么地方(……)

真是太令人扫兴了，我兴致败坏地穿过建筑物，穿过停着的小汽车，穿过迎面走来的大学生人群，他们也听不懂我的话，我只好沿来路回去，我发现屋角有一块细长的牌子“艺术商店”。顺着一条狭窄的只能给一只鸡通过的台阶，我来到了店里面。

里面：许多画布；一位女士，她把我当成顾客，“你好！”她简短地跟我打了声招呼，还有画笔、颜料和敷上纸面的扇子。上面沾满了灰尘，我也没有多问，就选了两种纸，每种要了 5 张。

数数我还是会的，不过当这位女店主过来帮我把纸抽出来的时候，她还是不能明白我想说什么。

我是这样理解的：不是因为中文的“五”说得太不地道，而是因为她根本就没有料想到我会和她讲中文。这样类似的情况发生过好几次。(……)

回家的路也是相当难找。

我事先准备好了一张纸，上面已经用中文标记好出了路程示意图。第一个出租车司机看到这张纸的时候直摇头，我也没当回事。可能离这里很远，说不定……

第二个司机又把我拒绝了，我就有点恼火了。他们是不是太愚蠢了？还是我的纸上有什么东西写得不对劲？没那么难看懂吧？直到遇到第三个出租车司机，他才很不情愿地答应送我去目的地。

“欢迎乘坐北京出租车”，磁带里的声音机械地向我问候(……)

就那么短短的路程，出个起步价真是太浪费了。也有可能是因为有些出租车驾驶员真的看不懂纸上的内容！不久以后，当我能够流利地用中文说出“来广营东路，进费家村”的时候，就没有再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了。

从今天的经历当中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对方不想帮我的话，那么我就是个彻底无助的人。这样的想法让我有点伤感沮丧。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他们也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有些人是不想帮忙，大多数的人还是挺友善挺和蔼的，很多时候，微笑还是挺有效果的！

2008 年 5 月 5 日，星期一

很早就起床了，大约 8 点钟的时候我开始做早操体操……

不跑步的时候，还是要锻炼一下腹部和胳膊的肌肉的，当然还有整个躯干关节的灵活性(坦率地说，为了训练躯干灵活性，我得在今天下午去村里的超市花 5 块钱去买一根塑料跳绳)。手洗，洗脏衣服，查阅词汇；很好，慢慢地回到工作状态中来了：

“驱鬼符”的花边，我把它拷贝在了一张新买的纸上；还有三角形的纸，上面有字，红底金字，这里每家每户的门窗都要贴上，我拷了 3 张，因为这样才能成为一个系列。

三张纸的最外面是同样的边。而里面的图像各有各的寓意：

一张上面是飘舞的墨色的玫瑰，因为，根据我的印象，中国人喜爱玫瑰；

一张上面是飞舞的花粉，看上去就像纷飞雪花，因为外面到处都有一直有小种子一样的东西在空中飞舞，看上去真的就像小精灵……；

一张上面是窗户上的金色的。

在工作的时候我脑袋中浮现出一个问题，如果我把这些图案从它们的框子里面拿出来，剥离下来，那么这些小精灵是不是就被释放了呢。我给马先生写了一封电子邮件，他是中国人，是我以前在慕尼黑的同班同学。我问他，任意复制这些图案，把它们从画中剥离下来，然后再组成新的图案，是不是可以这样做。因为我不想因为我的无知，或者因为我的随性，而把使不幸或灾难蔓延，或者伤害到别人。

在德国我可以很随意地做这些事情，即便人们把这些图案任意组合，也不会伤害到任何人。有的时候，这些图案原本的意已经很模糊了，而且，当我运用图案、标志的时候，当我把它们组合起来，对它们进行复制，把它们作为花边或者装饰的时候，我也能够清楚地知道我拿它们开刀到底合不合适。

不过在这里，我碰到了陌生的处境，因为我不知道这些到处张贴的图案到底象征什么样的意思，更何况，我也不清楚人们把它们叫做什么，不晓得如果我以异于传统的方式运用这些图案，人们是不是会反感。

真是很奇怪。不过也很有趣，如果把东方和西方的文化内涵融合起来的花。

2008年5月6日，星期二

今天早晨，（……），向着城里的方向进发。（……）决定尝试乘公交车和地铁前往。这真是便宜得没法说，我是相当骄傲，因为我能够独自乘车进城了，而且我也知道了以后怎样用两块钱乘车（公交988路）去“798”，也就是艺术画廊区，甚至可以一直乘到天安门广场。虽然公共汽车开了一个半钟头才到目的地，不过说到飞速流逝的时间，就算是出租车，用十倍的价钱，也比公交车快不了多少。

所以，我就带着自助游耳机轻松地逛完了“紫禁城”。

氤氲的雾气笼罩在整个城市的上空，目力所及的范围内全是雾霾（肉眼能见度不高，嘻嘻）。

宫殿里面热疯了，正午的时候，而且很多东西都在修缮，屋顶上的瓦也在更换新的，所以，我还是最喜欢紫禁城北面清新怡人的皇家花园。

从那里出紫禁城，往右拐弯，顺着高耸的宫墙，还有那环绕紫禁城的护城河，我朝着繁华的商业街，王府井大街，走去。在去王府井大街的路上，我看到不计其数的艺术用品商店，还有裱画店。花了大概1.5欧元，我竟然买到了红色颜料、画笔和铅笔！接下来，在复印店我花了更多的钱；住处前花园的玫瑰花照片，我急着要把它用作图片寓意，昨天我已经小心翼翼地刻录到了CD上面。

这家复印店里面有两个人，妈妈和小女孩的英语说得很好。因此所有的东西得以按照我的意愿复印出来。不过，他们没有名字标签贴纸，所以我只好选择用圆形的粗糙的CD标贴。看上去丑陋得一塌糊涂！不过对于“中央帝国”来说，这样倒也算相配。

无论如何，我得带着一些固定思维离开这里了。我从德国带过来的作品，“静水之深千滴泪”，凭我的感觉，是不会完成。就像今天早上，我把作品名字告诉弗蕾达听的时候她说的那样：“中国人可不含糊，他们明白着呢”，这句话真是一语中的。带着这样的浪漫主义，在这里，什么事情都做不起来。

在我的头脑里面，就像有迷你自行车的轮子在旋转，以这种状态，带着愉悦的忧郁……很可能我在这里会找不到冥思的意境，或者说，无论如何达不到我想要的状态。

很明显，笔一挥，我可以涂完几张画，很容易就完成，不过这么做的话就是两码事了！

花边，寓意和图案的运用，它们与其传统意义的分离，对它们意义的无知，东方和西方寓意的对立——如果我已经知道含义的话。

比如说，自助游耳机里面播放道，在“紫禁城”的皇家花园里面，两棵相互倚靠的树，直到今天还被视作有情人忠诚和幸运的标志象征。对这爱情……

这些，对于我，以一个德国人——欧洲人的视角，该强调什么样的象征意味？我怎么把这些东西

联系起来？在我头脑里面有哪些图片可用？这些和我本来理解的“泪”主题不符合。不过和我永恒的、无尽的花边主题也许到契合！

总是有字出现在我面前，只是汉字，围绕在我左右，而我又不知道它们是什么意思。或者其它图案，比如那些贴在门窗上的图案，我可以把它们从各自的框框里面解放出来，混合在一起，自由运用。复印店里的小姑娘把这些字和图案的意思告诉了我，并且用拼音标出来了。我试着每天练习一点；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不想跟着磁带学。

总之，我想，我在复印店里面坐了一个小时，而且也和别人聊天了。

之后去王府井大街购物。这条商业街真是商铺林立，耐克，阿迪达斯，尼康，富士，等等，繁华非常！旁边，或者后面：正在拆迁的破败房屋。（……）

更荒唐的是，看看照片有没有拍出来，我发现有一栋拆迁房，人们站在远处就能够看见四楼卧室里的红色座椅！

有意思的还有，在一条小巷子里面，有一个小型市场，里面卖的是旅游纪念品，还有放在小推车里面的中国食品：竟然有海马，海星，真是太酷了！

17点左右，我来到了一个地铁站。不过倒霉的是我把路给弄错了，浪费了一个半小时，因为我一开始走错了地铁站，朝着回家的方向坐了几站路，发现不对劲，于是下车走到地面上来。不过我没打算乘出租车回去。所以我很引以为傲，我乘错了三站地铁（比四分之一的市区还远），最后下车回到地面，找到了正确的公共汽车。公交车开了大约一个半小时才到，当然，我也有幸目睹了交通最繁忙的下班高峰时段。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麻烦，不过仅仅用了1.1欧元，我就能往返北京城！

总的来说，今天还是挺不赖的！（……）

2008年5月7日，星期三

今天早晨起床之后：跳绳，然后淋浴，吃菠萝。早晨我复习了词组，发发邮件，看看文章，上午就这么过去了，就像在家里习惯的那样，整个下午我都在工作。快到5点的时候，终于把所有的工作都完成了。然后弗蕾达从她的大山子回来了，于是我们两个一同去购物，去弄点吃的东西犒劳我们的肚子，就在角落边上的那家餐馆。

又是写邮件，读邮件，继续工作，写东西，我的脑海中浮现出这样一些问题：

什么是中国式的忧郁？

什么是中国式的浪漫？

人们是怎么看待忧郁和浪漫的？与德国式的浪漫或者法国式的浪漫比较起来，中国式的罗曼蒂克又有什么特别之处？究竟有区别吗？肯定有……

在中国，启蒙是什么？谁来研究这个问题？是不是还有什么东西没有搞清楚，以至于对于我们来说已经不能称之为问题的问题在这里还没有得到解决澄清？这对于中国来说究竟重不重要？

为了能够正确评价，我必须先把区别弄清楚（……）

要调查的东西肯定有不少。不过今天我可不想继续干下去了！

2008年5月8日，星期四

（……）

2008年5月9日，星期五

（……）顺便说一下，今天早晨，因为要到公安局登记，所以我和平去拍照片，他是居住于澳大利亚——中国两地的艺术家，路上我们谈了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他说，大多数住在北京城周边地区的人，都是从别的地方搬过来的，因为与农村相比，这里有更多的工作机会（……）

“村庄”有着支配自己土地的权利，而不是政府——理论上是这样。可是，当土地因为“重要项目”需要被征用的时候，比如工业、工厂等等其它用途，政府就对农民进行经济补

偿（……）然后，农民的住宅就被夷为平地。（2008年8月7日略作补充：在中国，征地是家常便饭；财产的内涵及财产的获得与欧洲相比，完全是两回事。一旦我们给自己造了房子，我们就会死守着。在我们德国，人们的想法更加保守刻板。

我想，我们的想法，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上会慢慢地行不通。我们以后将渐渐地学会，在一个特定的人生阶段、一个人人生时期，根据我们的工作以其需要来更换我们的住处，改变我们的想法。

不过，到现在为止我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没有为了工作生计而搬家，因为我过去也很赞同这种“稳定的安全感”。臆想出来的安全感，在生活当中人们不可能有这样的安全感，这样的安全感只会增加我的经济负担。

而对于我们各种各样的保险来说，也是同样的道理……现在，从北京回来后，回来后的第一天，我就解除了与房东的合约，退了在慕尼黑租的房子……这样做也没什么问题。

说不定什么时候，费家村也被夷为平地了？乡下的农民被征地，他们建设得欣欣向荣的公社被拆迁，倒是挺遗憾挺可惜。可是，命运就是这样来了，只要行得通，人们还是要继续活下去，如果形势改变了，人们就得采取应对措施；于是人们就改变了自我，使他们的生活状况适应眼下的形势。这没什么不可以的。

（……）

于是就有一批穷人，他们一无所有，没有了土地，但是还得干活维持生计，这样才能够达到有地农民的生活水平。于是政府又一次地制定薪酬标准，目的是为了维持对评估和分配的监控管理。

（……）

于是就有了市场。还有权贵富豪。必须平衡协调富豪所有人的生活水平。

政府的棘手问题还真的不少，是时候来关照一下它们了，这样整个体系才能维持运行。与我们比起来，中国的贫与富之间的差距确实相当悬殊，所以，当船行将倾斜翻身的时候，措施也是大刀阔斧的。

和居住在奥地利的艺术家马尔伯特聊天的时候，

我继续谈到，如果我们现在，在即将召开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前夕，还想封锁这个国家的话，那是丝毫没有益处的；相反，只有人们深入这个国度，一些固有的东西才会慢慢得到改变。

如果人们以开放的姿态谈论、评价、提出质疑，而不是尝试应用我们的价值尺度，一厢情愿地把我们认为正确的观念灌输给这个国家。

（……）

整个世界突然全部把矛头指向中国，真是挺得分的。当然有西藏问题的因素在里面，不过西藏问题由来已久，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

（……）

观察一下北京就可以发现，中国现在是一个资本主义大国，尽管共产主义已经深深扎根。是我们支持着这样的资本主义。看吧，你们买的是些什么，这些商品都是从哪里来的，看看你们吃的又是什么！

看看科索沃吧，看看美利坚吧，看看世界的其它地方吧，最好看一下自己的家门前，然后请你们到这儿来，到中国来，亲自来看一下，和这里的人们聊聊。他们可是都心知肚明，脑子清楚着呢。他们造房子，干活，过日子，不管处境如何，不管是贫是富。

他们很可能会赶超世界上其它国家，如果我们不把中国当回事的话。甚至很有可能变成现实，因为我们的所思所思想实在太不得体太狂妄自大。

现在我坐在 800 欧元的工作室里，吃得可丰盛了，大白菜，米线，一瓶从冰箱里拿出来的燕京啤酒。还得担心会不会被驱逐出境，因为我只拿到了逗留 30 天的签证。真是糟糕透顶！

2008年5月10日，星期六

（……）

2008年5月11日，星期天

（……）

2008年5月12日，星期一

（……）刚完成了一幅画，当时把它叫做，不对，它一直都用这个名字：“这些花儿啊，你们都去哪里了”。

上面画的是玫瑰花，就是前些天我拍了些玫瑰花的照片，把它们剪下来了，一大堆一大堆地往大开本的纸上画去。背景有三分之二多用的是黑墨水，最上面是一抹狭长的、绝望的、蓝黑墨水的天空。

灵感来自于我到这儿之后的第一天，那天雾霾重重，人们都没法看见天空的颜色。现在人们可以每天都望见蓝天。因为下过雨了。

从天坛艺术展览会开幕式到“Rumi”的路，我们是坐出租车去的，城市高速路两旁全是蔷薇花，布莱恩告诉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样的装饰是明令禁止的，甚至是用花作装饰都不可以。

于是我的画又有了第二个名字：“很高兴与你再次相见”。

还有一个名字，和画的诞生地点有关，属于现实派：“费家村的红色蔷薇”。

这三个名字，这幅画全都要了，因为随着时间变迁，以及我的所见所闻所感所问，我的作品也是会相应变化的！

刚刚吃完晚饭回来。本来我压根儿就不认识凯特和克里斯，不过我们相互发过邮件，因为我现在住的这个工作室原来是他们住的，我有什么问题的话，都是安联系我们双方的。

今天是我们双方第一次在现实中见面。凯特是画家，他的太太克里斯是教师，现在他们准备长期逗留，在拐角的地方租了一个固定的工作室住了下来。

见面还没多久就有一个好消息：这夫妻两家里有一批黑自来水笔，而且他们不需要用。这里我已经跑遍了所有的商店，因为我的已经用完了，店里只有蓝色的，就是没有黑色的圆珠笔卖。如果是黑色的话，比如说戈尔圆珠笔，在我们那里可是能卖高价钱的，不过对于我来说这些笔没有用，因为它们的墨油只留在纸表面，不能深入纸背。

我们吃的是火锅。我还是第一次吃火锅呢。这和我们那边的法式火锅能有一比。只是中国的火锅是鸳鸯的，一半辣，一半不辣。人们把肉，鱼丸，豆腐，蔬菜，比如蘑菇、生菜等等，一股脑儿扔到锅里，然后就坐着等，等到锅里的东西烧熟，蘸着花生酱吃！

还有其他几位艺术家，理查德，我和他的相识还算一段有趣的经历，因为他找人，结果跑错路跑到我的工作室里来了。还有一位日本女演员和一位中国的艺术家

我觉得，这是我度过的最有趣最滑稽的一个夜晚之一。

首先：这个餐馆名叫：“啤酒，咖啡，鱼”。我们三个，已经吃得很撑了，想不到他们另外三个人还是在很勤快地点菜，主要点的是鱼。很显然，鱼并不是十分新鲜，离桌子老远人们就能够闻到鱼的怪味，而且中国的这位艺术家立马就向餐馆抗议了。不过服务员却认为，鱼有这样的味道完全正常，他让人把经理叫了过来，然后口水仗就开始了。

我吧，虽然不能正儿八经地听懂中国话，可是我 / 我们，还是能够领会他们在为什么舌战。经理来得可真是慢，我们等得花儿都谢了，要不是这位中国艺术家想打电话叫警察，我想经理压根儿就不会现身。应该从一开始就给他们颜色看看的。现在离奥运会开幕不远了，我们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保证奥运会期间各国来宾的饮食安全。警察再一次地问道，为了一条发臭的鱼，究竟有没有必要弄得面红耳赤。这位中国艺术家言道，好吧——其实没必要。

结果，这位经理又来了，他竟然告诉我们说，这条鱼是存放在酸奶，或者类似的东西里面的，所以才会有味道（?!）

于是，他被强烈要求在我们一整桌客人面前亲口品尝这条鱼。

服务生对我们的要求嗤之以鼻，轻蔑地把鱼扔到了火锅里面，然后这家伙带着一副同样扭曲的表情勇敢地把鱼从火锅里面捞上来当众吞吃！

真勇敢！今天晚上可真是好戏连台，我只能这么说！

够劲爆，不过除此之外他还能怎么办。承认这条鱼已经变质？怎么做更好？换了在德国或者在美国，凯特和克里斯也是这么认为的，服务员早就会满怀歉意地恭谦地把鱼端下去，然后换一条新鲜安全的鱼重新端上来。

当然了，回过头来说，鱼也不是坏到危害身体健康的地步，不过离新鲜这个词还差得远！

结果，晚上剩下的时间里面，我们就欢乐地把餐馆的名字改为：“啤酒，咖啡和臭鱼”，警察当然不会管我们！

最后，我们痛痛快快地享用了一顿饕餮大餐，连酒水饮料加在一起，总共才 250 欧元。饭桌上，撇开鱼这个话题不谈，我们饶有兴致地谈论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人对个人隐私问题有不同的看法。（……）

在我们那边，更多的是涉及侵占、索要：“我的房子，我的花园，我的前花园，还有一点也相当重要：环绕着花园的篱笆也是我的！”我们谈到了因为奥运会而变得风声鹤唳的公共安全局势，与公共安全词汇比起来，色情也没那么糟糕了。

我觉得：“流言可畏。谣言可以惑众。”有几个艺术家想要打开某些网站，要么失败，要么费了好大工夫才打开。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不过换一个服务器代理不就可以了吗？

我们问自己，是不是有一个上帝，和另外一个上帝在争论他得从地球上再吹掉多少人，是不是他们之间进行了一番激烈的斗争呢？前些时候缅甸刚发生强热带风暴，现在四川又地震了……

这些事情其实一点都不有趣，本是件十分严肃的事情。不过生活就是这样，五个国家（德国，日本，美国，中国，澳大利亚）的人坐在一张桌子上，交流并且比较着各自民族稀奇古怪的特点，滑稽的臭鱼事件可以作为一个小插曲，所有的人都用一种相似的姿态看待政治和生活，本来就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这样的场面我还从来没有经历过，自从我来到这里以后，我很珍惜这样的机会。突然，这么多好几个人围着一张桌子坐下来，他们来自世界各地，都是从事艺术工作的，都在

思索着一些事情，而且努力地去完成他们的事情。这能够极大地拓宽我的人生阅历来，而且使我感到非常愉悦，尽管这里的一切都是新鲜的、令人激动的。

好吧，我只是一个陌生国度中的访客，对于这个国度，我以前几乎一无所知；不过我在祖国又知道些什么？难道是民主吗……？

今天的新闻报道我还没有正儿八经地看，不过现在我要快速浏览一下，地震的伤亡情况到底怎么样了。

前天夜里，我梦到一堵墙向我倒过来，然后我就惊醒了。当时我想到了地震，不过这个梦提早了一天……

2008年5月13日，星期四

这场地震真是灭顶之灾！

当我打开电子邮箱的时候，我立即看到了一封妈妈写给我的信，她很是为我担心。

今天凌晨 4 点钟的时候，有人，究竟是谁我不清楚，从美国打电话过来询问是不是发生了灾难，我们是不是一切都好！真是稀奇，全世界都这么关心！

也不是，我就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也有可能是我太不敏感，因为在我们巴伐利亚从来没有地震。也许这里的其他人都感觉到了，城市里的摩天大楼可能也有摇晃。不过我还是从波茨坦地址研究中心网站上下载了地震须知，须知教人们怎样在楼房倒塌中避难逃生。弗蕾达也认为：地震中房屋摇晃的时候，最好要爬到桌子底下去待在下面别出来，因为房屋的墙体总是向外倒去。就乖乖地躲在桌子底下，只不过这种感觉真是太滑稽了！

我看着地震灾区，看报道说可能还会有地震。但是理智告诉我，地震要震就让它震吧，地震好……

地震了就什么都毁灭了。

2008年5月14日，星期三

今天早晨 7 点 30 分起床，做了一小会儿早操。淋了澡，喝了咖啡，让马上就要去游玩的我不觉提起了一些兴致。

8 点半的时候，我预定的出租车已经停在了我门口，它送我去长城游览。

我们朝着黄花镇的方向驶去，它离北京有 85 公里远，如果交通顺畅的话，1 个半小时就可以到达那里。

一路上的风景和村舍倒也值得一看，完全是一派“美丽、幸福的乡村生活图景”。也许人们生活在这里真的很幸福？这里的风景很统一，没有与周围景致反差很大的地方，不像在城里，商业景观就在那些普通的小破房旁边闪耀着光芒。这村居使我想起了欧洲的田园农舍，当人们在克洛阿齐开车行驶在如诗如画风景当中……

到处都是矮小的石头墙，还没有遭受侵蚀。植被也和它们相似：大小不一而互不越界的灌木丛、草地、菜园和果树。

不过各个田庄，不论是种着草莓还是花生或者其它作物，它们的大门都装饰着显得特别大的塑料仿制农产品。要大的，大的，大的，或者就像弗蕾达说的：“这是一声嚎叫，就是一声嚎叫！”

到了长城脚下，我们首先还得找到长城在哪儿。我们先四处走了走，逃开了那些卖核桃干果的老头老太，付了 20 块钱，然后过了一座桥，桥下是个大水库。

到了桥上就看到了长城！

要爬上去是不行的。我们只能看到断壁残垣，但是光是这个就已经够动人的了！我们沿着水库边走着，水库中的湖美极了！我们在几队中学生之间或穿行或等待，然后作为唯一的西方游客走到了栗子园里作午间休息，身边的都是中国人。

然后我们爬到了树园里一个相当宏伟的平原上，穿过了有几百历史的栗子树林，这片树林又让人想起了意大利橄榄树林的景致。出了树林我们眼前是梦幻般的水库湖和层峦叠嶂，山峰上是蜿蜒曲折的长城，而且，啊，那长城几乎延伸到了我们这一边，差不多就到了树林下。我们吃力地爬上去，然后抚摸着城墙。这绝对是让人幸福的时刻！这位遭到遗弃的老妇人。（……）

2008年5月15日，星期四

我的晚餐太热了，所以我就利用等它凉下来的时间写几句。

因为我实在没有兴致写东西了。总是没完没了地写！（……）

好吧。我明天会和弗蕾达进城看里希特的展览。所有的人多去看过了。就我这个德国人没去。连那个奥地利人马尔伯德都有一张 VIP 卡，而我这个傻瓜居然睡过了头。

他说展览很精彩。非常“漂亮”，而那些十排身穿制服的招待员在有人过去取饮料的时候连睫毛都不动一下。小点心很糟糕，不论在哪不论什么时候都是那样糟糕。在中国你对那些加奶酪的鸡尾酒西红柿还能有什么期望呢？

科恩特纳糟透了……他父亲今天深夜去世了！他明天要飞回去奔丧了。他是那么悲伤，但是当他从卧室里出来，我们还是提起精神聊了聊。

葬礼完了他就会回来……

现在他父亲就会一直与他同在了，我说。他苦笑了一下。

2008年5月16日，星期五

（……）

2008年5月17日，星期日

在起床之后先慢跑到 Jenny Lous 那里买豆奶。

这可不是一件轻松活儿，在大街上常常会有人朝我按喇叭，但是其实也没什么。

然后工作到 14 点 30，然后高跟鞋去大山子，参加亚历山大·奥克斯的“空白空间”画廊里的开幕式。

这个“天空下”展览展出的是亚洲和德国的艺术家向里希特致敬的作品。

在我看画册的时候，奥克斯走到我身边来，用德语向我打招呼：“看上去像是德国人……”

我还从没这么快就和别人“握着手”来。(……)在我想告别的时候,他邀请我和画廊的人共进晚餐,但是我很遗憾地拒绝了,因为有弗蕾达的告别晚宴。(……)

另外,那之后 17 点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有一个和里希特的昔日助手,迪特玛·艾尔格的谈话节目。

在那之前我还有点时间,所以就去看艺术中心一层的黄永砅回顾展“House of Oracles”。非常棒的装置艺术,兼有博伊里斯和杜尚的风格。

再一次看到超大维度的作品;比如一整个空间的仿制骷髅,由实物大小的动物仿制品组成的某种 Wolper 风格的作品。

随后在谈话中也提到了这一点,因为这和孤身奋战的艺术家形象比如说里希特有着如此鲜明的反差。许多著名的中国艺术家有一大群助手。就像文艺复兴时期一样。

我一开始还得等一等看还有没有位子,因为这个谈话节目的门票已经买完了。但是我之后还是被允许进去了,还坐到了第二排。

谈话包括问答持续了两个半小时。艾尔格是说德语的,这对我来说当然非常惬意,但是接着就是中文翻译,有的时候一个简单的句子要花上十分钟,我还真得集中注意力,不然我就会把德语句子里提到的忘得一干二净。这就是我自己过滤出来的:

(……)现实主义绘画的创作是与抽象绘画轮流进行的,这对画家里希特来说是必要的平衡。我也不能只用圆珠笔涂抹色块,也需要,按照阴阳调和,用现实主义素描或者照片拼贴来取得平衡。

在一个作品中或者一个作品系列中矛盾会带来张力……

(……)刮刀作为绘画工具隐藏着偶然性的瞬间。

(……)现实与真是只为细节而存在。

(……)现实主义的描摹也只是某种程度的模糊。以此来看一切都是抽象……

(……)水中倒影正是现实问题的一种象征。

在谈话结束后,艾尔格朝我笑着,所以我也介绍了一下自己。“您两边都听懂了,对吗?不管怎样您看起来是听懂了的样子!”是的,确实……不,我只听懂了几个片段,但是我大概知道翻译在哪儿碰到了问题。有时候。真奇特。我又一次一边“握着手”一边解释我在这里做什么,然后就告辞了。顺便说一句,那个亚历山大他昨天就见过了,因为他今天得忙着做谈话节目……

2008年5月18日,星期天

(……)

2008年5月19日,星期一

现在是中午 12 点 30。8 点 30 的时候我准时站在了签证处门前,他们刚刚开门。没有排队,第一个就轮到我了:布莱恩说得真对!

他们从你提出申请的一天,也就是今天,5月19日开始延长签证,一共延长 30 天。这样我就几乎少了 10 天……

星期五的时候咨询处的女士还说,“您可以随时延签。”

“这取决于您”,今天窗口的女士却说,“您可以申请延长到 30 号,如果我们接受的话(!!!)。”“这取决于您,明白了吗?”我当然很明白了!这可不是我说了算的……

实际上我一整个下午都在画画!

在这期间,在 14 点的时候在屋外阳光下稍微休息了一下。(……)

傍晚的时候我和克里斯汀娜和阿尔多通过 skype 打了电话。

对我来说柏林虽然遥远就仿佛近在咫尺,因为多元文化的生活在慕尼黑是不存在的;一切都那么纯粹。缓慢,严整。和这里截然不同,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有这么极端的交流。

我爱慕尼黑,但是我也许还是必须在某一天离开它?

……如果我要让我和我的工作焕发生机?

……如果我不想总是带着重重顾虑和无穷负担来对待一切?慕尼黑就会让我这样做……

……但是它也可以变得夏日一样轻盈,放着黄色与蓝色的光彩!

2008年5月20日,星期二

(……)

21.05.2008年5月21日,星期三

(……)

在我和郭 qi,一个在慕尼黑的 Scully 拿了学位的北京女画家,约好了明天 16 点在 „798 “喝咖啡之后,我画画一直到 17 点。

工作进展顺利,但是还必须更加密集,更加全神贯注……

随后我就出发去中央美术学院听一个客居中国的纽约艺术家马歇尔·哈尔莫德的讲座(……)按照学校的惯例,我们坐在大教室里:我,还有帕莫拉和葛尔丹,葛是她朋友,来看望她,是个策展人。他们俩都是澳大利亚人;从新西兰来的一对艺术家夫妇梅洛克斯和布莱恩·克鲁克,来自纽约,始终和马歇尔一同出现的威尔。然后马歇尔就谈了他的作品呢。他很有魅力,潇洒随意,用词精确,机灵智慧(……)

最后马歇尔画龙点睛,用一个著名的女芭蕾舞演员的话结束了他的“讲座”,女演员的名字我当然又没记下来:

有一种生机,一种生命的强力,一种加速运动通过你在动作中传达出来。

而且因为从始至终你只有一个,这种表达也是独一无二 ude。

如果你阻碍了它,那么它绝不会通过另一种媒介存在,那样它就会丧失。

这个世界就不会拥有它。

不是由你来决定它有多好;或者它如何与其他表达相比。

你的任务是清楚而直接地确保它是你的,确保渠道是畅通的。

甚至你也不必相信你自己或者你的作品。你必须做的是保持开放,直接觉察到那个推动

你的策动力。保持渠道畅通……

没有艺术家会被取悦……前者会驱使我们创造并坚持直至成功,而后者会阻碍我们获得献身艺术的勇气。

不论何时都不会有完全的满足。

只有一种神圣的不满足;一种微妙的不懈行动持续不断,让我们增添生机。

随后和所有的人共进晚餐,非常愉快。

2008年5月22日,星期四

(……)

2008年5月23日,星期五

今天我长跑了。当我跑出门的时候,正好凯特走过来了,还是睡眼惺忪的,我用德语说“你好,怎么样?”但是接着就转成了英语……很不错地工作了一天。进度流畅。而我昨天干到凌晨 2 点才把第二件作品完成。黑色背景上的白色玫瑰……

作品 1, 标题: moloch

作品 2, 标题: 如同天空里的一个蓝洞

作品 3, 标题: 费家村的白玫瑰

然后我就开始了下一个大幅的分成四个部分的作品。四张照片拼成一幅,大约 220x150 cm,标题是:“多久?”,这跟我的签证或者我的蹲姿有关。因为我是蹲着的。弗蕾达按照我的说明给我照了相;蹲在地板上,不能坚持太久。我像中国人那样蹲着,他们真的四处都很经典地蹲着,只要他们能够蹲。(昨天我从公车里观察到了在加油站一些出租车司机是怎么蹲在树下的,因为 Sprit 显然出问题了。一大群出租车司机都把车停在了加油站旁边,打着电话,等着。或者盘腿坐着或者蹲着,在树荫下。)

但是实际上我飞到了画面中心,因为我把蹲着的自己剪了出来,没有了地作为背景,看起来就像是在飞。在四个角上构成框架的是我那些装饰有花儿和蝴蝶的中国黑鞋子。朝脚上看是我避免不了的视角,当我一个人呆着然后把镜

头顺着自己往下看的时候……

这样的青蛙式蹲姿也让我得到了另一个灵感，做出了三个 21x24 cm 的小尺寸照片连成的系列。

墨水鱼缸，在这里的最开始几天里成为了“能有多黑？”主题的作品，我其实都想要扔了的。现在我把自己的照片放小，以蹲着飞的姿态拼贴到了这一片风景上，然后把这个系列的标题定为“我觉得自己像外星人。我是个外星蛙”。

接着我重新又用起了框架 - 复印的原色，实际上只是借用了复印机：

在其中一个上写着：

“北京脏，多灰尘，闪闪亮，五彩缤纷 & 特别一红。北京是个 Moloch，充满了能量。”

五角星让电线汇集，
在天空里在电力流动的地方。”

确实是这样。沿着高速公路伸展着巨大的电线杆，电线总是以星型的支架固定起来。看起来非常漂亮，一个中国艺术家想在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时候把所有的星星点亮。
我觉得这个主意棒极了！

“Bakerman”就诞生自我的复印原件的余料加上我的蛙蹲拼贴的余料，再加上我的玫瑰剪纸的余料。“Bakerman”是“laid back”90年代的歌曲中我一直以来最喜爱的一首，而且这幅画也是 bakery。真简单！而且当我就这么开始游戏的时候，感觉非常好。今天我有喜了。按照席勒的观点我就是一个人了。

然后我又想起了什么。我不知道那是今天还是昨天：

我想起了我在做的事儿：我在我的作品中把时间和非时间的东西结合起来了。

在我的日记里时间，用文字或者相片主观地记载下来的时间，对于人类的衡量标准来看是显然存在着的。这也是“日记”的意义所在。在我的图画中，我挑选了这个现存的时间里，我这些天的感受里那些单个的元素，也就是那些

按照里希特的观点比素描（即使是照相写实主义的素描）更具有表面的“现实性”的数字相片。虽然这相片和素描之间的差别只是程度上的。从最后的效果来看，一切都不是“现实”，所以我的照片是不是清楚，打印机是不是正常，弗蕾达有没有摇晃，或者我的颜色有没有褪色，都完全无关紧要（当然要尽其所能，不过要是弗蕾达摇晃了然后又照了一张，就真的不太像现实了）。然后我把它们和非时间的东西放到了一起。非时间的就是“涂抹”。

“涂抹”既是思想又不是思想。涂抹让诸如“时间”之类的东西变得多余。

涂抹是让人放松的也是费力的。涂抹不是抽象。它完全没有目的。

这样一切都是艺术！因为 -：)，涂抹是给孩子做的事儿。：-) 涂抹是永恒的。

2008年5月24日，星期六

(……)

2008年5月25日，星期天

(……) 在 11 点我和丹尼尔·朗站在瑞士酒店的“欢乐谷”餐馆门口。

我们约好了吃 Dim Sum 中早餐，这里据说有一个耶鲁俱乐部的活动：

克里斯托芬·马科斯，安迪·沃霍尔的摄影师和朋友的演讲。

(……)

马科斯认为，安迪会爱上今天的北京的。“他会如鱼得水”昨天马科斯去了“798”，然后他非常精辟地指出了这里与众不同的所在：

艺术家、画廊主和收藏家到一起来，就产生了巨大的能量。至少这三种“族类”就有了交流的可能。

即使在纽约，这样的景象也只局限在一两条街。而这里却是：一个个村子，而且发生着这样的蔓延。

这可能是他最好做引言的话“如果你们，中国人民，能够在 24 小时内做出一套西装，要让你們解决污染问题就不会有问题。”

至少我觉得我是身处一个时间舱里。

安迪通过马科斯成为了瑞士酒店里的时间见证人，混在耶鲁俱乐部的人当中……

我身边是丹尼尔，我昔日在慕尼黑的教授之子……

在我们后面是客居中国的同行，艺术家安格拉……

我们这些人一起看了北京 80 年代的照片，2008 年撞到了一起而且都差不多是这里的过客。

是的，就像耶鲁的主人强调的，“我们都在这里，在北京，大家都只是过客。”

我们从全世界来到这里，发表讲话，或者不讲话，或者学着讲话，或者不用学就可以讲话，然后继续前行。

丹尼尔在 8 月会短暂地回一趟柏林而后去伦敦。我也想继续旅行。我必须“保持渠道畅通。”(……)

2008年5月26日，星期一

(……)

2008年5月27日，星期二

(……)

2008年5月28日，星期三

E-Mails:

亲爱的诸位，
我拿到签证了！30 天，直到我到北京公安局再死一次！

2008年5月29日，星期四

(……)

2008年5月30日，星期五

(……)

2008年5月31日，星期六

也许是时候来做个总结了，因为明天是新的一个月了……

我不知道写日记会不会成为适合我的形式。我在旅行的时候总是全神贯注地这样做，但是这样做也很烦人。

另一方面只有 On Kawara 或者 Dreher 才会每天都画一扇玻璃。

不管怎样这是一种将我的画放入在我看来正确的语境的可能性。

我的画不是简单的这样或那样。它们总是以我的生活为语境，而我每次都想要找到一种形式来讲我的表述具体化。这样就会有足够的自由得以独立地观看图画本身。

平之前曾经说过很精彩的话。

在我的画作里重要的是被感受到的表面。我将我的感受放入了表面中。

而在那里就是我。这是他所理解的，所以我犯不着为我的编织物感到羞愧。这不仅仅是冥思和自省。我就在我苦力图案般一笔笔涂画出来的画面中。

所以“仅仅有”我的照片还不是我的“作品”，仅仅有我的文字也不是。

它们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它们缺少我的感觉。

“艺术是如此大。”平说。

他的签证从今天早上开始持续到 7 月 1 日。他坐在我的红色沙发椅上，
旁边是他空空的咖啡杯，他和我聊着天，同时轮流闭着双眼，用手扶着额头。
他精疲力尽又感觉幸福——今天。

这也是我在这里学到的。我学到了更多关于艺术的事以及艺术可以是什么。

还有我想成为什么样的艺术家……
还有不可以为了迅速地挣到很多钱（不过这是个很不错的副作用，可以让很多事情变得简单！）而给自己的观众他们想看到的東西。

不是为了复制什么，或者在画纸上糅合哪种技术。艺术只有当人将自己放置进去，不论要花多少

精力或者时间的时候才会产生。
可能 10 秒钟就够了，也可能 10 年都不够。
这取决于自己的“禀性”，也取决于每个单独的观者对艺术是否可以被感觉有怎样的最后的主观评价。
可见在于理解自己，世界和其他人。
应该花时间去聆听。

“一切都与生命和人性有关。”平说。

这与这个国家普遍认为的向世界的开放恰恰相反。
我在这里学到的东西是我们在那么棒的西方一直在追求，但是被我们自身所束缚了的。

这里的人相互关心，他们“不是毫无顾及的狂野斗士”，至少不会比另一种民族更像斗士。他们当然是他们历史的孩子，正如我们德国人也是自己历史的孩子一样。
我们总是那么小心翼翼，生怕犯错，情愿什么都不做。
我们为了我们的生活投了保险，而生活根本就没有什么保险……

当然我们有非常好的社会福利系统——是啊，我们有非常好的社会福利系统！
我们过得真的好极了！我们还有法定的医疗保险这样的东西呢！
这里没有这样的东西（保险业在中国是一个新市场，所以在地铁里有用于促销的带有保险条款的小扇子分发。在地铁里，小扇子！有全能空调的地方！太有才了！人们可以拿一个来当拍子了！）在美国没有，在澳大利亚没有，在英国没有……

我们不该老这么发牢骚。
也不该老抱怨我们重新统一的德国。中国现在正有这样的麻烦呢。
我们总是竖起我们的微小标尺，然后横加到这个巨大国家之上！

当然，得承认事实。不是一切都在变得更好，不一切都是玫瑰色的，就算把愤怒的玫瑰朝着灰尘种下来！

只是差别很大而已。
当菲利普在泰国寻找自己，跟我聊起“学会生活在现在”的时候，那他说的正是在这里在日常生活中的所进行的。你根本没有别的机会。在这里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来。

签证政策就是最好的例子：
规则“每一天”都在改变，这确实是个新体验。

这会让人害怕，而害怕是好事，每个社会都这样（让我们想象我们的保险和美国的 Michael Moore 的故事……）另一方面这就意味着，如果你运气好就可以干任何你想做的事，只要你不会“犯规”。
这是一个有着无限可能和巨大尺度的国家——所以才会这样……

在顺从、率性和无政府之间……几乎在所有方面都有的强烈反差可能再没有哪里能找到了。

我和这里所有艺术家包括那些开着硕大汽车的一样，是享有绝对特权的，用不着自欺欺人。我是付出了代价来这里感受时代的脉搏的。
这就是充满了艺术家工作室的大厅，一套挨着一套。我可以敲敲门，聊聊天或者经常就那么看看，因为语言没法沟通。
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工作室里，好吧，有时候会停水。我这还有老鼠，等等。但是我可以在工作结束后淋个澡，如果我愿意，也有机会穿上高跟鞋，因为多亏了在这里驻扎了 25 年的布莱恩我可以去参加耶鲁俱乐部的 Dim Sum 早午餐，或者听听国际艺术家、画廊主和收藏家的讲话。
而亚历山大还和我握了手，虽然他在柏林根本不会拿正眼瞧我！

诸如此类。这里所有人都是可以搭讪的，因为北京就这么“特随意”……
每一分钟我都有可能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这很奢侈。我意识到了这一点。我必须为之付出代价的奢侈。
因为如果我不付出的话，我就不会得到信息，直到我自己有了足够的活力来触动我自己……但是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

整个世界都在这里了。有人来，有人走……各种活动……快的慢的同时行进……

不过我同时也强烈地感受到，我的欧洲的根位于何处。
思想完全是另一种，完全没有欧洲那么复杂。做决定非常果断，只是不知道这儿决定为了什么，谁做得，多久有效，而这也并不是什么无法理解的，只是无法预测而已。
没有任何条条框框，除了一条：你没法确认得到的信息是不是还是信息。而之所以会产生困惑，是因为你在家不认识这样的情况，但是这是你自己的问题，而不是中国人的！这就和现实主义与模糊性一样……
我根本不想做出价值评价，这里只是与我们不同，而这我们必须了解。

这里教会了人如何活在“现在”，这是我们一直都想做却做不到的，因为这里的生活正是这种态度的产物。
而奥林匹克运动会更加加强了这一点，现在人们想试着同时让外国称心而又证明自己的力量，保证自己的颜面。
所以餐馆老板会吃掉臭鱼，所以中国人会喜爱他们的制服！
这是符合逻辑的！

2008 年 6 月 1 日，星期天

“北京是科幻故事。
北京是部电影，是第五元素。

北京是光亮，
是活力，——一个满月派对——一天接着一天。”

2008 年 6 月 2 日，星期一

(……)

2008 年 6 月 3 日，星期二

(……)
我碰到了卡特琳娜·露茨，在 Sambal 咖啡馆。
我父母曾经在“PNP”上读过介绍她的书《北

京一年》的文章，而我随即就试着通过那份报纸来和她取得联系，因为我想可能她也做过和我类似的事儿，写“日记”。

在德国我根本都不会想到给她写信。
可以说是在北京的一次“摸黑约会”！（……）这确实是个美妙的晚上，有那么好的马来西亚菜，而她立刻在一个纸巾上给我写了歌德学院的地址。

2008 年 6 月 4 日，星期三

(……)

2008 年 6 月 5 日，星期四

(……)

2008 年 6 月 6 日，星期五

(……)

2008 年 6 月 7 日，星期六

(……)

2008 年 6 月 8 日，星期日

(……)

2008 年 6 月 9 日，星期一

(……)

2008 年 6 月 10 日，星期二

(……) 好吧，“剪纸”里的红色块今天要做好，另外：歌德学院给我写信了！我今天还要再给他们发些照片过去，到了今天晚上我在邮箱里就有了一封信说有可能让我 9 月在北京做一次关于“身份与全球化”的演讲！
妙极了，不是吗？那我到时候会得到邀请吗？

2008年6月11日,星期三

噢,天啦,我现在坐在这里拿着我的菠萝啤酒,不由得生起气来!

我刚刚读到了一篇格外愚蠢的文章,关于中国的度假天堂海南的。这些人到底想干吗?为什么我几乎总是会读到关于中国的垃圾报道?(……)这算什么?嫉妒?有人看起来似乎只是个游客,实际上比游客爽多了,有人出钱让他旅游,然后他就写些中伤诋毁的报告,为什么他会有权这么评论?这里涉及的文章是《法兰克福汇报》网络版,2008年6月11日上的。N.马克写的《中国,新的世界到这里来洗澡》(……)

a) (……)

b) (……)

c) (……)

d) 胡说!

e) 这当然是不健康的?那为什么我们就有权力生活在福利生活中,而这里的人连开始这样的生活都不可以?

f) 马克先生也许更愿意去摩洛哥或者Canaren,然后在凯宾斯基饭店休别人出钱的假(?)或者如果我们局限在亚洲的话,他更愿意去泰国?在那里不光是有钱的俄国人,而且也有德国混蛋操苗条的亚洲女人!就是这样。

g) 是呀,又及:我可以在网上读到这篇文章!附加上这一条总是非常重要的!

也许只是需要时间让我们学会在适当的时候闭上我们的嘴。言论自由很美很好。马克先生不是政治家,当时在当前的政治形势下,更明智的做法就是干脆克制。干脆将休假的垃圾文章,如果它们包含了这么多恶毒的真相,推迟到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后。那样在欧洲和西方不会损害到任何人,而中国也不用总是用退出作为威胁来防止丢脸了(……)

如果能用上一点点外交智慧会怎么样呢?〔补记,8月20日:我是说,可以学学那些聪明的例子,如果政治家们做不到的话,比如说Wichorek-Zeul女士!〕

在这个意义上,这些文章都是非常政治的。它们制造了气氛。

今天发生的其它事情:

我骑着自行车(……)出发了。这样做很费力,天气更热[九点半的时候]的时候还会更辛苦,因为后胎明显在漏气。很快就到了外面了。真棒!胎坏了!这样的事儿生活中还真不少,每次我都会想:操!而这次我还真是运气好,也跟更平常一样:操!就在我爆胎的地方旁边就有一个修车小店。在15-20分钟之内他们就帮我换好了车胎,打足了气。这些总共只花了1.50欧元。我按中国人的习惯坐在一个小板凳上,蹲着等。

好了,完全没问题了。我还有时间。就算没时间了,我也由他去了……所以没问题了。轮胎又变得结实了,而我继续往邮局骑。(……)

到了14点15,塔玛拉带着一个班的学生走进了工作室,我介绍了我的工作,回答了这样一些问题:你需要多少铅笔呢?你画一幅画需要多长时间呢?你每天工作多久?

后来我就懊悔我居然报了一个时间。工作多长都没关系。我的工作不是时间性的,这才是最重要的。非时间性是纯粹的奢侈。

非时间性对艺术来说是很重要的方面,和非目的性一样。

时间的耗费没有什么作用——不可以起什么作用,哦不,当然还是有作用的,对于最大的作品来说。对于我来说——画中的我。

是呀,红色的“剪纸”作品已经完成了。我现在都开始做“阴阳”的作品了……天色暗下来了,又回归了宁静。真是太好了。与深夜的飞蛾不停地起舞。来来去去。阴阳,直到睡意袭来。

2008年6月12日,星期四

(……)

2008年6月13日,星期五

啊,不行,现在是13号星期五,而我由于疲倦和醉意几乎都没法再敲字!

其实我们是想去Sambal咖啡馆里的Pink聚会,或者,不,是要去Cho在Bed & Tapas酒吧组织的聚会,但是天下了恐怖的大雨。倾盆大雨。

所以我就等着了,等到了好几个电话。

罗德本来想一起去的。罗德,这就是他的名字,他昨天给我写了一封信,我今天早上看到了。非常可爱,我也给他回了信,非常乐意和他一起去吃饭。(……)

他写得很漂亮,我的背上一阵痒,因为有一个蚊子咬了我一下。

他给我发过来了尼克·德拉克的“粉红月亮”,我在轰轰雷鸣和哗哗雨声中都没怎么听到。

但是他今天晚上不想来了,所以平和我就测试了一下从一瓶红酒里可以倒出多少杯酒。六杯。我们还聊了上帝和艺术和世界,这可能比所有那些Pink要更好。

2008年6月14日,星期六

(……)

2008年6月15日,星期日

(……)

8点我醒了,起床。还累得很,但是10点我和平约好了去草场地。天又热了,但是是多云天气(……)

我们还真的穿越了整个一大片草场地和其中巨大的画廊。规模惊人!这是个博物馆,但实际上这里正飞快地分化着,我对这个很感兴趣。(……)

写了几封邮件,给人写信发邀请——为了6月27日,我们的第一个工作室开放日!!!明天我们会做更详细的计划。布莱恩认为,我们应该主动出击。

(……)

E-Mail:

亲爱的女士们先生们,我是一个德国艺术家,现在正参加北京红门画廊的艺术家交流活动,在费家村创作至7月底。

一位德国艺术评论家这么评价过我的作品:“爱丽丝·迪特玛是一名从事绘画艺术的艺术家。她现在用什么样的媒介做作品并不重要;不论她是在绘画、摄影、做拼贴还是参与某个特别情景中,总能显示出她对笔和纸

的深挚爱好。”(引自:尤利娅·拉赫曼)

搜集和展示对于本人来说重要的相片与文字片段,以及部分我个人珍藏的感知,应当是对我寻找画面及其标题的道路的一个恰当的表达。

这是开启我所有的图片和个人经历的故事的钥匙。

绘画就像是对我的感觉的镜照;

创作,从心灵到头脑,再从头脑到心灵。

我只想说:作为一条红线,我的生活贯穿我作品的始终。

所以,现在我正在作画,关于我在北京居留的3个月。

自从我5月1日到达这里,我就开始分三部分写“我的北京日记”:

在日记中以日记的语言写下的一种主观记录,摄影,还有第三种也是对我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作为核心的部分,我将我的思考和感觉放入了我的画作中。

(……)

2008年6月16日,星期一

(……)我还停留在Mao Livehouse酒吧的Crook音乐会上!出去玩真是件好事。将头脑从艺术生产中解放出来。今天这个脑袋又被塞得满满的了(……)

16.06.2008年6月16日,星期二

(……)平想要出发了。我们想参观其他工作室。(……)

我们遇到了他的朋友,艺术家和艺术商人,一个收藏家,先喝了点茶。一个美得难以置信的仪式,那人一次次地冲泡茶叶,将茶水分到小茶杯里,倒了一圈,然后又倒入一个有暗槽的大木台中,用一把柔软的刷子把剩下的茶叶扫到一个排水管里。

好了,茶首先要从台子上倒入茶壶中,然后才

能重新倒出来。整个过程要重复多次，直到茶有了正确的“红色”为止。然后茶倒入了之前就用来洗过的小杯中，然后就可以不停地喝起来了——茶会多次续上。在经过了喝茶仪式和我一个字也没听明白的闲聊之后，大家就起身去吃午饭了。

我们得到了邀请。这是习俗，如果你是喜那里的，第一次到别人家里去，那你就会被请吃饭。然后我们看了看红门画廊的一个艺术家（郑学武），吃饭的时候他也在。

他作品背后的想法和他的书《关于玄想》的文字也可以在我身上……

很多是关于系统和重复的结构；在他的工作室又有茶艺……

然后我们参观了整个展厅。（……）策展人已经告别了。时间是两点半了。

然后又是茶艺。

平后来在出租车里对我说，那个家伙，他的熟人还想要再做什么……

我学到了，虽然没有听懂内容的细节：中国人做生意的时候会谈很久的话，周围有热茶……

18.06.2008年6月18日，星期三

（……）

19.06.2008年6月19日，星期四

（……）

让人转告说我想去柏林。

是柏林。因为，正如我跟在伦敦的安雅闲聊式地写的：

我回来了……手边就有啤酒

18:42

a) 必须降低成本，因为我不想再做那么多工作了

18:43

b) 总是想在夏天回来，可以随意地在柏林小摊上逛，而不是在慕尼黑的小摊上

18:44

c) 想要进行国际交流，而慕尼黑就是个农村，是个很美的农村。我爱它，但是如果我想要我的工作，那我就必须这样离开。

18:44

德国 = 柏林，而“哪里有市场就往哪里去”能够节省时间

18:45

而时间最终就是金钱。我在这里在这段时间差不多做了六幅大作品！！！！在慕尼黑我需要一年。

18:46

而且所有的人都很酷，你的感觉就会想是我在伦敦感觉到的……那就让我们去漫游全世界吧！

吻你，再会，你的小爱，她会常常想你，爱你！

安雅·普里斯卡 18:49

爱丽丝 ... 天啦，我们一定得打个电话。现在我脑子里有那么多东西在转。我恋爱了，哈哈。感觉很好，但是又是个劲爆的故事。必须在明天之间把画画完。再会。

我：

18:51

我也是这样。正紧张着呢，因为邀请函还没有——跟往常一样——弄好，而我刚刚画坏了一张画，嘿，安雅，你恋爱了！！

18:51

噢，阿尔多从柏林打来了 skype 电话……

20.06.2008年6月20日，星期五

（……）我昨天晚上带着把画弄糟了的不快上的床，现在我又有感觉了……真棒。熬过难关就是胜利。会更好吗？在我看来，会的。

现在那副有我在其中的画，那个巨大的蹲姿拼贴不再叫“多久？1号”，而有蝴蝶的画也不再叫“多久？2号”，而是叫做“我不知道！”这样对于整个作品更贴切了，因为我在等，等我的签证，而且蹲着，就好像我要离开这个国家似的。

所以在我身后会悬着一片乌云，就像是一个 Rohrschachtel 一样，而鞋子上的蝴蝶也不再是那么“友好”地布满了粉红的小花，我用蓝色的苦力图案把它们变成了刺眼的多样的夜蛾。

16点我打了一辆出租车去城里，因为我决定在今晚 19:30 和罗德约会吃晚饭之前取点钱，然后马上去买金箔，就在中国美术馆附近。

不然我就做不完我的另外两张“剪纸”画，那样就很坏了……

出租车司机这么酷，非常大声地走着调跟着“北京 88.7 广播”哼歌。

那是布莱妮的“让我来破冰”

（……）我把一大笔钱放在桌子上买金箔。但是只用 10 块他们就把所有剩下的金箔给我包了起来。

罗德打电话来问我们的约会是不是一切照旧。是的，我说，我已经在城里了，我们是不是可以早一点见面喝点东西。可以，他说，他到了三里屯就会给我打电话。

好的，我也想马上去那，去 3 点 3 大厦，因为那个奥地利人马尔多德说，我在那里肯定可以买到时髦的鞋子。在交通高峰时间直接开刀了门口，但是在 3 点 3 简直受罪。

你进去之后就被最棒的店面包围了，而你几乎是唯一的顾客。不知道其他人都去哪儿了，但是我在里面是孤身一人和售货员在一起。非常好的商品，只是就是找不到我的尺码。几乎没有 39 码的，如果有，也根本穿不进。太小了。40 码。真羞人——没有货。

（……）

我们出发去“8 日半餐馆”，这也是马尔多德的推荐。开始我们走错了路，走到了委内瑞拉大使馆，这个世界真小，我们又到这儿了。上一周涅莎和安德里亚斯，也是两个访问艺术家，还在那里举办了展览开幕式。一阵风起，马上就要下雨了；我们又稀里糊涂地走回去，在我们喝东西的酒吧拐角处找到了“8 日半”，然后却吃了闭门羹。真不可思议，我们俩都觉得，然后决定到别处碰碰运气。在为了找 Q 酒吧又瞎逛了 3 刻钟之后，我们放弃了。有时候要想找个什么东西就是这么难。

我们确定打一辆出租去“Rumi”。波斯餐馆，而且很有名。我们买了一瓶葡萄酒。

在朝阳超市，三里屯（大概是）的街角上。然后往外走……走进了雨里。

天开始下雨了而我穿着丝绸衣服。罗德肯定不会介意。

拌泥和茄子，菠萝饭和沙拉，我们还喝了水，用水杯喝了葡萄酒，然后聊了聊。

罗德学过汉学，他的同学又一次想说他现在互相之间只说中文。

他只说了句“去你妈的！”我和你们说英文，和中国人说中文。和人们聊天，这样他才会真正学到东西。

我们聊到了我的 OP，我做心理医师的父母，聊到了澳大利亚、慕尼黑、柏林、泰国，聊可以挽救一个人的生命的旅行、直觉和预感。这期间有一个金发美女穿着粉红色连衣裙和同样颜色的高跟鞋从我们身边走过。Rumi 真的非常时髦！！

“蝴蝶”

……两杯啤酒，坐在室外。这让我想到了伦敦的那个咖啡吧，那是那个时代唯一一家 24 小时营业而人们可以蹲坐在户外的。在柳树底下叽叽喳喳聊天……

门都打开了，而你一旦跨进了那个舞吧，那你就被卷进去了。

出来，清凉一下，如果感觉还行的话。我们决定回家了。我不知道现在是几点了。我不想让他看表。绝对没什么要紧的。当我会到家看表的时候，已经是 1 点半了。隔壁平那儿还亮着灯。

21.06.2008年6月21日，星期日

有点疲惫不堪，我差不多 8 点半起的床。跳绳早操，然后腹部运动，俯卧撑。冲了澡之后去 Jenny Lous 买东西：得添点豆奶、番茄汁和新的健身奶了。这真的都是我在费家村其他地方都买不到的。

11 点 30 林努斯到我们这儿来了。他真的看上去就像林努斯，对不起，他看上去那么帅。还是该死的水荒！嘿，我今天还要继续受折磨，但是更糟的是昨天在 3 点 3 的鞋铺，我连适合我的尺码的鞋子都找不到，不会有比这更坏得了！

不管怎样，我们想在 1 点半的时候骑自行车

去草场地。

这期间我要处理完我的邮件，发送完我的邀请函，而且还要再次感谢罗德。

哇哦，是啊，又是一个优质男人。聪明又酷！噢霍，该死，该死的水荒。这几行我必须清除掉！！

爱丽丝，继续写道：

14点的时候我们三个人都以为要死在自行车上了。天热得可怕，但是不要抱怨。而且在给后胎加了点气之后，一切又变得轻松了。

骑车的时候清风拂面。实际上我们很快就到了，差不多用了20分钟？

我们到得太早了，所以我们就给林努斯，啊对了，他是来自瑞典的年轻画廊主和策展人，而且也去过纽约（我很想让人给我策策展）。

首先看了其它几个画廊，然后才到了Plan B：开始了开幕式之旅。

(……)

继续朝着米夏埃尔·舒尔茨的画廊柏林/北京/首尔骑。

还是一样的游戏，就和在亚历山大·奥克斯那儿一样。

只要说一句德语，你就可以进去了！

(……) 我们决定把我们的自行车停在主路边，然后搭出租车去“798”。那边也有开幕式。交通高峰……大山子在周末的时候人头拥挤。我们看了几个让人恶心的展览和一个好的：在豪华的红地面上铺了白色的中国瓷器。

非常美而且更好的是，这里有冰块对抗炎热。

然后突然所有的人都挤到了平的好朋友录像画廊“visavis artlab”里：

平的艺术朋友，劳伦斯·谭博士，几个我们上一次认识过的策展人，还有一个做杂志的，开着他的捷豹。随后我们就打车回到了我们的自行车那儿。是啊，这就是北京。

在回去的路上我们去吃了韩国料理：

南瓜饼，鳀鱼，蘑菇和玉米饼当然还有啤酒。晚饭之后去做按摩：

有趣的是，他们把我和林努斯带到了一个小房间里。

后来我们才弄明白，因为那些女孩子以为我们是夫妻或者至少是一对儿。

好吧，两个躺椅和一个浴池。

林努斯冲了个澡。我冲了个澡。很乖，顺便告诉未来的读者：都是老老实实地躲在帘子后面的！

把手巾围在上身上，因为我在热天一般在裙子里不穿任何东西——当然内裤是穿的。

女孩子们回来了，然后哇哦：真舒服又刺激。不知道什么时候林努斯开始打鼾了。真不赖。女孩子们消失了一会儿，之前她们问了我的年龄——29岁。——哦，我看起来这么年轻。——是啊，谢谢，这真是很恭维我——和我的婚姻状况，她们一边还指着林努斯。可惜我要让她们失望了：

a) 他既不是我的丈夫，也不是 b) 我的男友，而且 c) 我根本不想结婚，还有 d) 不，甚至都不会和我在德国家里的37岁男朋友结婚。噢，她们有点被吓到了。那林努斯是谁？“我的邻居”我偷笑着说。

如果她们事先知道的话，她们可能就不会让我们一起洗澡了。

我们彻底放松地醒来了。现在我还发现在第二个帘子后面藏了一个便池，因为林努斯突然消失到帘子后面去了。而当我直率地问他干什么，是不是还要冲澡的时候，他只说了句“尿频”，而我就走到外面去付钱了。

当我们出来的时候，也就是说当我出来没多久林努斯也出来了之后，一个头发凌乱的平突然变魔术一样出现在我们身后。我们非常惊讶地看着他。他看上去非常凌乱潦倒，他其实只是想做个脚底按摩！

结果他们给他来一个泰式按摩，让他写了一个280块！

而当他查看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如果在按摩之间不注意的话，他们真的会把所有可能的项目强塞给你。

她们就想给我们再擦个身，总共是500块优惠价。

我们道着谢拒绝了，而平似乎没有。

2008年6月22日，星期日

(……)

2008年6月23日，星期一

8点20起床，跑步，然后去购物。

然后一整天都在画画。嘿，我原来以为要搞砸的画“我不知道”终于做完了。这部分可真是个折磨！

晚上我和马尔多德、平一起吃的饭。

马尔多德在电话里可逗了：“喂，爱丽丝，我们在那个中国人那儿见面。”我忍不住大笑起来。

是啊，不然还能去哪儿……

回来以后我查了查邮件。歌德学院已经把我确定地放到计划中了……

2008年6月24日，星期二

(……)

2008年6月25日，星期三

(……)

2008年6月26日，星期四

早上我打开了一封帕特里克的邮件。带有我的信息以用于签证处的小包裹已经到他那儿了，但是他有个坏消息。他的一个朋友，大学生在北京当地没能够办成签证……

是啊，她是大学生，而我知道所有只要待到7月底而又不失游客的人都会被赶出去。我拿的是L签证，要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前出境……我觉得我还是有机会的，尽管如此恐慌在我心里开始一点点加剧。实际上这几天我都控制住了这种情绪——到现在为止。

工作太多，没有花时间思考。现在我有得受了！！！

我至少有5次坐进出租车去签证处，但是总是下午，时间已经不够了，平说得对：不论我是今天还是明天去，都改变不了什么。

克鲁克斯和马尔多德把他们的东西挂在了Laetitia画室里，我为了明天的工作室开放日额外问了这个问题。我试着集中注意力到我的作品上，用黑色的圆珠笔填画“剪纸，玫瑰”。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进入了”，感觉好多了。我将一直记得，这个黑色是“恐惧”。

就如同红色是“愤怒”一样，在帕特里克还没有打电话来的时候。

没有打给我，更坏的是，都没有带给在凯宾斯基的卡特琳娜……

差不多4点半的时候，“剪纸，玫瑰”做好了，我挺满意。我和平去Pickle Art参加一个展览的开幕式。

李刚（布莱恩的一个艺术家），马尔多德，霍拉西欧，非常漂亮，“无色”是戒律。

很多是灰色，白色……

天开始下雨，人们把架子搭在了室内，在一个副展厅里。我一整天都还没吃过多少东西，那个绝好的中国Barbecue，带很多蔬菜、辣椒和黑芝麻，这个肉菜我爱不释手。和我在第一天第一次吃到的一样的BBQ，味道还是非常非常的好。

天在下雨，而我站在门口看着外面，非常宁静。我有这样的感觉我必须离开，但是我不愿意离开。

雨下得昏天暗地，气味很好，我在等待……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向帕姆借了一把伞。

是的，帕姆又来了。昨天她突然站在门口；真好，我非常高兴！

然后去为我的工作室开放日复印我的文稿。

我的上帝，我本来应该去签证处的——今天。如果我周六必须上飞机会怎么样呢？

我必须离开会是多么残酷的事儿，对于明天的开放会是多么坏的感觉？

我踩着我的中国拖鞋冲进村子，冲到了复印店。让人复印文稿，看雨和街上的孩子（街上有沥青！）

(8月20日补记：当我5月到费家村的时候，就只有土路。一夜之间人们就铺上了沥青，整个村子！而我后来明白了：这并不意味着我骑自行车就能快一点了，而是意味着，那里的人不必再用碗和桶把水浇到屋门口才能呼吸了，

以前下午的太阳会把泥土烤干，风一起就是一片灰尘……)

我爱这里，我不愿离开——真的不愿，我这一生中还从来没有过得这么好过，而我不想就这么失去。我将来会尽一切努力来尽可能地少丧失一点这样的感觉！我觉得很好，在我可以工作的时候，在我孤身一人的时候——哦，天啊，当我孤身一人和这么多好人在一起的时候。在北京的一个村子里。我在这里拥有的是怎样一种生活质量啊！
该死，我运气真不好。

我为复印付了 80 块钱，然后踱回了工作室。在湖上长出了睡莲！平已经回家了，而我也很快关上了我的房门，查看航班——这么做让我安静下来，因为有那么多周六飞回德国的航班，因为我从今天起至少知道了这个。如果真的被拒签的话，我不想乘车去香港。

我飞回家，然后请求把我预付了一个月推到以后。我飞回家。
在邮箱里我找到了尤迪特的一封信。他感谢我的问候。我过得怎样？我担惊受怕……

2008 年 6 月 27 日，星期五

我的天，我挺难受的。我跳了一小会绳，可以说非常正常，然后冲了澡。我让我的房门敞开着，只是象征性地把锁挂在上面，把平昨天晚上才借给我用来挂画儿的锤子放在了门边。一切准备就绪。如果出个什么差错，我错过了时间，到那儿到得太晚，平可以把剩下的挂上，而我可以晚点回来，万一的话，而门是开着的。我试着在来广营东路打个出租车。
没打到。今天没有人照顾我。如果真的到了这个地步……

我身后的门口出现了凯特和克里斯。他们祝我好运。
他们自己必须飞回旧金山，好申请一个 C 签证。所以他们现在正去克里斯的学校取所有的东西……

噢，天，还真是让人心安。司机晃晃荡荡地带着我上了高速路，我只希望能够重新找到回路……我很早就到了，8 点半还差一点，而北京公安局门前已经排起了长队。

然后长队就分成了两半，一半是为了签证，一半是为了护照。

开门推迟了一会，我想：

噢，该死，现在这里的这些人严起来了，就像在慕尼黑一样。

我是最先到的一个，所以很快就轮到。

我向窗口的女士解释说我知道我必须改变回程。

今天是 6 月 27 日，会去的航班是 7 月 29 日，那么我就需要超过 30 天的签证。

她让我到另一个窗口，到咨询台。

这里的人不会说英语，又让我转回来了。她有点吃惊，我又想：

噢，要命了 - 还好，她把我送到了她隔壁的女士那儿，这位会说很好的英语。

“您想要多长的签证？”

我：“30 天？”

她：“30 天，没问题！”

一块石头落了地，迅速的。我觉得，我都可以听到它落地的声响。

我：是啊，但是请您看看这张机票。我是说，没问题，我可以改日期，但是就不能多办两天吗？

她和她的同事说了几句，站起来，走了：那个同事也是……我又得等了。

她让另外一个人上前了。

哦，该死——千万不要拒签，我只拿 30 天好了！只要这样就好……

再次轮到我的时候，她说：“我们多给你几天。” 32 天，好的！！！！

我应该感谢她的同事，——是啊，十个谢谢！！

我笑了，她也朝我笑了。

后来所有的人都对我说，事该如此，你爱这个国家，所以它也爱你。

我满脸欢喜，一开始漫无目的地冲到了街上，然后给罗德发了短信！

他回道：“晚点见面！”

回家，坐出租车开过科幻般的公路……

2008 年 6 月 28 日，星期六

“北京是科幻故事。
北京是部电影，是第五元素。”

北京是光亮，
是活力，——一个满月派对——一天接着一天。”

2008 年 6 月 29 日，星期日

(……)

2008 年 6 月 30 日，星期一

(……)

2008 年 7 月 1 日，星期二

长跑，购物，坐在电脑前，在洗了衣服还洗了一块手帕之后。这样一天才懒洋洋地开始，拌着小小的白色河流(……)

大约 18 点 30 罗德来接我；去吃晚饭。
我们扔钥匙来决定我们是去吃来广旁边的印度餐馆还是去村里那个“物美价廉的小馆”。印度餐获胜，我们就出发了，不过我们在四分之三的路途上停下来，进了一家四川饭馆。他要让我和我的生活火辣一下……

服务员和他调情，而且非常高兴他能说这么好的中文，我们点了经典的四川水煮鱼和鸡蛋，还有香菇青菜。

他们甚至事先给我们看了一下活鱼；这么多的尊敬和快乐都献给了说话的这位，而菜的味道也很好。棒极了！

鱼完全是飘在一片油中间，上面盖满了辣椒……

我们就这么吃着喝着聊着，我得知罗德在周末的农村教学之外还为英国文化教育处工作，测试那些想在英国上大学的人。他要向他们提 10 个问题。

“你喜欢艺术吗？”是其中的一个。

(……)

2008 年 7 月 2 日，星期三

(……)

2008 年 7 月 3 日，星期四

我不知道我怎么了……！早上醒来，又是被蚊子骚扰而不得安眠的一夜，而且是在我 3 点才上床之后，因为我试着重新找到“我的北京日记”的第一部分。我把它存到不知道哪个地方了，找了半天没找到，而我的“word”还老是出问题。我希望我没有把它整个地覆盖掉，于是就试着从寄给帕特里克和我父母的邮件里重新凑出这个文稿。从 5 月 1 日到 23 日的我有了，25 日、29 日和 31 日的也有了，但是然后就只有从 6 月 8 日开始的了。真该死，肯定是放在哪里了。我需要它。

但是如果真的没了，这也是生活的一部分……糟糕的事儿也难免……在烦琐的写写敲敲的工作之前我搞定了最重要的，然后巴望着能重新作画了！

我是画家！！下一周！！从星期日开始……

毫无疑问，我说到哪了？我不知道我怎么了！今天快 14 点的时候我出去去歌德学院，把我所有的材料都带到了海淀区。然后一切突然进展迅速。崔峤女士非常友好。

我给她看了我的作品，给她带去了电脑和 CD，打印出的文稿和一些原件……

演讲应该是在 11 月份，那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因为：

我们要从我的作品中节选部分出版：图画、照片、文字，这些是我在 8 月底之前要挑选出来的。

然后所有的都要被饭译成中文，打印出来，我可以为 100 个人做个约 60 分钟的演讲，而我说：“如果能在哪儿展出原件就好了”而她说“可以”。

然后我就可以按照我设想的那样做演讲了：我会讲讲我的文稿，在一旁可以放映照片，我在旁边可以根据需要和文稿的状态平行地点出我的图画。人们在之前之后都可以现场看看我的作品原件！

如果这样的话演讲就行不通，因为比如说在798的展厅太小，那可以问问尤伦斯中心，他们那儿有一个报告厅。

什么？尤伦斯中心？ - 可以。

成千上万闪闪发光的交通之河流过北京。

在高峰时期的太阳光下表面被照亮。

虽然一切看起来仿佛停止，它在不断行进；缓慢行驶，他们波动着他们的网络……

当夜幕降临，这座城市的灯火燃起黄、红、蓝的光芒。

在去歌德学院崔女士的路上，大约14点30，出租车从公路上穿越了城市。我激动起来了，但是我看到了一些美妙的东西……

从高架环路的壮观景象之外，我看到了在我们前面绵延的车流。它们沿着城市的高速路，而太阳照得车身闪闪发光，就像是水面的粼粼波光，如果太阳处在恰当的位置上的话。你会有这样的印象，似乎水面没有波动，但是当然你知道车流是在动的……这真是一次美妙的观望，虽然或者恰恰因为我会面之前心情紧张，它深深地打动了。我相信我将永远不会忘记这一景象……

2008年7月4日，星期五

……又有这样一只可恶的虫子扎了我右边的眼皮。

在13点我和艾文莱恩打了电话，14点我们在公安局见面，而我取到了我的护照，上面有我的延长了32天的了不起的签证，随后我们去坐地铁。

从雍和宫到建国门，因为我15点和布莱恩有个约会，然后16点罗德在角楼接我……

顺便说一句，艾文莱恩只有证明她的银行账户上每天有100美元可用，她才能在北京这里延长她的6个月的多次入境签证。说清楚点，这就是每个月可用3000美元。为什么呢？每天花100美元，用这个钱我在这里可以生活1整个星期或者更久！不管怎样她更愿意坐飞机离开，这让布莱恩也大吃一惊！

我们谈完话已经是15点了，因为我到得早，

所以就看了看角楼最上面两层。历史记载和长年收藏……

然后罗德来了，我们去秀水街。

天热得不可思议，而且潮湿闷热得让人不舒服，最初的几点雨滴重重地落下了，一点不得事——正相反……我享受着这清凉的湿意，我们在雨中淋得透湿，打了一辆出租车。交通很糟糕，我们堵死在了一个路口，前后的车辆插了进来，成了一个星型，所有的驶出可能性都被抢占，所有的人都想第一个开到正确的路上去，我根本不知道这些车都是从哪里冒出来的。疯了，他们都被困住了，我们笑起来，因为出租车司机自己也幸灾乐祸地笑了，他说，还没有那么糟糕，车还能动……

不管怎样我们身上都干了。

秀水街也是一片混乱，刚进去5分钟就有人塞给了我一双黑漆鞋。

也许我还应该再砍掉100块的，但是我被这种速度震惊了，而且这双鞋那么性感又舒适，我下一次去开幕式的时候就可以穿。

在买衣服的路上擦了鞋……

我们还没有走出这个鞋摊，罗德右腿上的鞋已经被涂上油膏擦亮了。那好吧，再换左脚，把那一整管的鞋油也算上……

然后去买裤子。

店里的女孩子们真可爱，给他拿了n多条裤子，黑色的西裤，然后努力找到了刚刚合身的尺码。他不太信服。她们又从架子上取下了另一个尺码的，甚至还帮他帮把裤子拉链拉上，在他的臀部四处比比；我忍俊不禁，你真让我开心！我的鞋子得到了赞赏，她们对我说，物有所值。有一个女孩子认识楼下那家卖主。

秀水街是个室内卖场，有很多层楼，店铺一家挨着一家。

鞋子、衣服、食品，而且是以它严酷的“还价方法”闻名的。

会有人冲你说话，拦住你，但是如果你会一点中文或者中文很流利的话，你就知道他们其实都没什么恶意。

令人惊讶的是，这里的小姑娘和小伙子都会说

英语，或者至少差不离：卖家密语：“她说哪国话？”

裤子他还是没有买，女孩子们有点伤心，因为她们觉得他“这么可爱”而且还对他“招待得这么好”；甚至连皮带都温情地给他系到了裤子上。

她们当然也问了我们是不是夫妻，至少是不是一对？就这么直截了当毫不犹豫地问了，就在他穿穿脱脱的时候

……坦率而直接……

重新出来了。头上的天空眼看就要黑。

一场狂风暴雨逼近了，我们试着尽快找到一个车去鼓楼。

找车没那么简单，车都已经有人了，我们就在街当中顺着堵着的车辆走着，直到我们总算找到一个乐意载我们去鼓楼的出租车司机。这儿常有的事是，司机只是摆摆手，但是你不知道为什么，车都是空的。如果一个人对你摆手了，突然所有人都开始摆手，就好像他们约好了似的。这个做法让我迷惑不解，但是事情就这样，在这里，在中国。

事情就这样，不要问，跟着做……换个角度，继续做……如果你没被动摇，那就没什么问题了。我喜欢这样。这样很多事儿就简单了，不用没完没了地争论，为自己辩护。不过：你得知道，如果那是一堵墙，你就没法再移动它……

到鼓楼的时候下起暴雨，就像我们最近所有的星期五一样。

我们从出租车里游出来了，游进了一个大商场里，好去买把伞。

尽管有了伞，最大的伞也不够，我们还是湿透了。

街上是一片汪洋。还好我穿的是高跟鞋……

可口的饭让我暖和起来。服务员展示了“本土式粗暴”的态度。如果他们，中国人没什么好兴致的话，你马上就能看出来：出租车司机会皱眉，喘粗气，服务生会把碗和纸巾用力砸，用很刺耳的声音爸啤酒瓶擡上桌子，以便能立刻去照顾另一个顾客。

……坦率又直接……

不管怎样饭菜很可口——菜肴色香俱全，这才是重要的！

(……)

我相信英雄所见略同的人才会相遇：不是异性相吸，而是因为人们喜欢同样的东西，过类似的生活，害怕相似的东西，这很奇特，但是我可以活“在现在”，在这里，在中国。

在南锣鼓巷小新的酒吧对面，卡特琳娜今天23点开始庆祝她的生日。

我们大踏步出发之前在饭馆对面街上的一个阴暗胡同里上了个“公共厕所”。没有门……就那么蹲着，离开，门是开着的，而我把我300块的鞋子挂在了墙上的钩子上。在唯一一个一米高的隔墙的后面蹲着一个中国女人，同时还非常轻松地看着报纸。

我们沿着南锣鼓巷走着，走过一个非常不错的风筝店。

天又下起了倾盆大雨，我们避开水洼，罗德走过一个墙报的时候解读了一下内容，那是在墙上发布的公告，呼吁大家在奥运期间注意文明。

以前这一个地区完全不一样。

我喜欢这样。他没做评价。他只说了“不一样”，没有说更好，还是更坏。“不一样”，现在有许多酒吧挂着很错小红灯笼，我觉得这里很对味，而且我喜爱那些灯……

2008年7月5日 星期六

(……)

2008年7月6日，星期日

今天是多么好的天啊！一直阳光普照，现在是下午较晚的时候，我坐在画室前……9点的时候我和人约好吃饭，去村里“最物美价廉”的饭馆……现在我已经饿了，但是我情愿等着，而且很期待沙拉和鸡蛋，花生，啤酒……

今天起床后首先“半跑”了一会儿，买了鲜花菊花和莲花——现在它们放在桌子上的啤酒瓶里……非常美。

处理第一批邮件，然后，今天2点，我终于又有时间来作画，开始了三幅新作。“长城”，我和弗蕾达去长城的时候我就画过素描了……也就是1个半月前。

来自这一天的拼贴图，拼上中国的典型元素，这些元素也许是在那儿才发现这么特别的：在街道和房屋上飘扬的小彩旗构成了左边的画框。一个红灯笼漂浮在竖幅画的中间，在画的下端，有一个缺口，那里是长城的逃跑缺口。长城，这就是当人们想到“长城”会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样子：

从上鸟瞰，看到一条可以走上去的巨大蜿蜒的城墙之路。

在做作品的时候我考虑到：

这不仅仅是回忆“标本”和感知“标本”，这是“集体记忆”的画面，我让它们乱成一团。实际上这些因此而成为象征——可供阐释。不，实际上这些甚至是符号。每一个中国游客，也包括每一个中国人都会清楚地了解，这里所指的是什么。

我用水彩作画，下方是蓝色，就像是城墙的河流，然后是粉红，然后在有红灯笼的高度是红色，在假想的森林的高度是绿色，最后是顶上的旗帜，黄色，代表太阳。灯笼是拼贴上去的，是粘有双面胶的照片，是我在郊游的那日照的。这是第一“层”，现在是外围的黑色苦力图案，也许还有顶上的。实际上是相当简单的生命，所有的……

第二幅作品我以“情人树”作为开始，这也是我在第一周参观“紫禁城”的时候就已经印在脑海中的。

公园里象征着忠贞的交合的爱情树。我用一个宽大的厚毛笔和刷子把弯曲的斜织纹挥舞上去，从画面的一个角斜着刷到另一个角。我注意到我也可以在我的“阴和阳”画上用这样的线条：

“美之线条”（威廉霍加特）？固定格式中的平衡？和谐，这非常恰当而且有意义。况且我也不那么相信这种意义上的“忠贞不渝”……

我想要简约化。也许就铺上宽大的画笔线条，作为树的结构，然后用黑色的苦力图案作为背景。

标题可以给出提示，但是在这里每个去过“紫禁城”后花园的人都会立即想到所指的是什么。这差不多就应该是每个到过北京的人……

第三幅画我也用宽大的黑色画笔开始：“栗子树”。

我使用了同样的线条，但是没有甩出X形而是作出了一个Y形来表示有两个树枝的树。纪念黄花镇的明朝果园里那些栗子树，也是在和弗蕾达去长城的那一天……

它们都是古树了，树皮剥落，你可以在绘画中读出它们“自然生长”的结构来。

2008年7月7日，星期一

今天早上大约7点在闹钟铃声中起床了。我必须做早起的鸟儿……煮咖啡，跑步和购物，然后，在又洗了一盆衣服之后，没水了，一直到13点。

画《栗子树》，用黑色苦力图案的底片填满，强化从树皮里剥出来的龙头。

……一切正变得清晰起来，形式上更加简单粗糙……

我不知怎的耳边响着简戴尔的话：“你是一个坚强的女孩子，给他们看看！让他们看看你是坚强的！”她在塔丽的派对上对我说。是的，在这里在中国，现在这个时刻，她说得对，我坚强，我有力量。我只是又会无事可做，这个我是下午突然摸到我的肚子的时候发现的。

（……）

下午17点左右我就不能再干了，我摸了摸肚子和背，然后让自己在工作室前面的椅子上打了个盹——非常舒服——总算读了点老子，这个单卷本现在已经是血迹斑斑了，都是我这几天里杀掉的蚊子的血。

（……）

读了歌德学院的新闻快报，我觉得非常感激！“亲爱的读者们，（……）我们即将在我们的杂志网页上开办‘讨论地带’专栏。”

（参看链接：王歌博士：西藏——一个被混淆的问题）

2008年7月8日，星期二

（……）

慕尼黑接近了，一步一步地，包括我今天早上打开邮箱的时候。康拉德又把我放进了慕尼黑艺术博览会的计划中，我对此很感激。这是不错的一笔钱。到了10月底，我想，我就会彻底交出我的摊位，然后在11月份住进北京的公寓里。

求求你，主，让我得到那个城市奖金，那样的话一切都没有问题了，请让我找到一个展厅，一个位于“798”的画廊。

只要7-10天，在改建的空隙里？

（……）

晚上我在回家的出租车上打开了我的邮箱。唔……是先坐出租车到了家然后打开了邮箱……我累了……演讲可以在尤伦斯报告厅里进行，但是在开展之后，好让观众能随后进入报告厅。

这样我就要先找到一个空间，然后再确定谈话内容。

2008年7月9日，星期三

8点15起床之后，我又坐在这里的椅子上，在写字台和电脑之间来回转，随时查看邮件，因为我在等待慕尼黑关于奖金的决定。

另外，我下午的时候开始画第三幅“剪纸”或者说继续画——今天是时候了，距离我动手已经差不多6个星期了……

画漂浮着的种子精灵，这些种子在这里的5月初四处漂浮在空气里；可能是旱柳的种子？垂柳？

画外围的框架边沿，直到现在都是一个线型的轮廓，我在上面粘上了橡皮泥，现在，在风干了一会之后，这期间我打了电话，吃了晚饭，上面贴上了金箔。

接着我就可以决定，是否让“种子”继续漂浮到没有处理过的白色画纸上。要么我用铅笔以“微观宇宙”-线条结构来勾画种子本身，这样暗色的它们就会漂浮在亮色的背景上，或者我把它们的绒毛结构转运过来，就是用灰色的刷子作为“宏观宇宙”刷到背景上。那样它们

就会是灰色上的白色……

要等金箔固定，我在那边睡了一会，又看了看，做了决定。

我喜欢现在这个状态，那些我用浸满水的刷子滴到光亮的背景上让它们四散开的种子，看上去像印花一样，同时在纸上有轻微的起伏。这几乎接近于流动的空气，那轻柔温暖的风……

2008年7月10日，星期四

（……）

丹尼尔打来了电话，我们约了星期一去吃日本料理。

希望在周末之后，为“日记展览”找画廊的工作就能结束而我想继续作画，也只有19天了，但是我害怕我完成不了，也不想在这里弄得一败涂地。我本来还想有两天什么都不干，跑到海边去呢，那样多好……

2008年7月11日，星期五

又是星期五了，我本来一直很期待星期五下午进城的，但是今天我又没睡好，我的思想老在打转……

慕尼黑越来越近了，而我不想回家。我真的不想回家。我几乎不能期待着重新来这里。我知道时间会过得很快，但是我在这里的时光真的很棒，如果算不上最好的话……

一切，真的一切就这么容易，而我可以放心工作。不过目前我觉得自己空虚。

我想要休息一下。休假，就一个星期不用写东西，不碰电脑，不画画。我想明天就把11月的画廊展厅这件事儿搞定——这事儿没有那么简单，我知道，我需要谈很多次话。会谈=时间，让我无法作画的时间。

我还想参观一些景点：军事博物馆、天坛、颐和园、“鸟巢”——好吧，这些我在11月也可以看。而且我多么想去海边啊！汲取阳光和海风。

我现在真的觉得焦灼了，因为时间这么紧，让人神经紧张！

我除了把我的脚一步步买下去别无他法了，如果我有耐心，不草率行事，那一般来说一切都

会好的……

尽管如此，我还是马上继续画“剪纸”了。今天早上——不，昨天晚上在晚饭之后，我还记得，这里要被涂成灰色。我要把它填满，然后它就和其它的保持一致了，不然这幅画就会象是“车上的第三个轮子”，和其他的脱节。

我本来根本不应该把我的日记单个出卖，而是作为一个整体作品卖个，比如说，50000欧元。这才值呢，所有的一起。是啊，我受到了好大喜多心理的驱使，但是说句实在的，三个月的工作加文字加照片等等……去他妈的……（……）

2008年7月12日，星期六

（……）帕沃尔，那个从纽约来的斯洛伐克访问艺术家和平——他又来了，昨天深夜到的，他可以延签，真幸运！——加上我三个人骑车去大山子。

立刻就去“空白空间”去约个会谈，但是在进门的时候，我就预感到不对劲了……那个亚历山大不在。友好的法国助手马上就走过来了——顺便说一句，刘文涛的作品很不错，油画布上的铅笔画，非常有创意，也非常精致——而我向他讲了我的情况，他把我带到了女老板那里，我可以把我的CD给她。没什么机会，我想。

那好吧，不管怎样他们还告诉了我亚历山大9月份又会来，但是是在（……）在柏林。是啊，那个时间我可能也在柏林，而不太可能在慕尼黑。

我们继续走，穿过了一些展厅。在那些我觉得有机会的地方，我都发出了会谈的申请。

（……）

13.07.2008年7月13日，星期日

（……）在13:20平和我搭车去“March Art”赴约。

助手非常客气，我们聊了聊，她问了问题，看了我的作品……

她说话非常坦诚，她说市场其实还没成熟到容纳国际艺术家。

他们想要卖出中国人的作品，而且他们按照经验只会买进中国人的作品。

也许再过5年……

另外，对我来说可能可以直接通过博物馆和收藏家来操作，我需要一个人来介绍我。而且最好首先在一个群展的框架里……

好，说得很清楚直接。

欲速则不达，而且根本没有意义。

心急只会烧着自己的手指。

我不想为了办一次展览去找什么人。

所以当我和平在书店-咖啡馆喝芒果-香蕉果汁的时候，我明白了：

我明天要给崔女士打电话，请她确定好在尤伦斯中心的讲话，

这样首先能有个定心丸，我就不必再担心了。随后我会等等看能不能和“某个人”再约个会谈……

我认为我宁肯不做展览也不想要一个丢人的展览或者和这里的人闹得不愉快。

好事多磨……

2008年7月14日，星期一

早上10点跟歌德学院通电话：尤伦斯那边已经确定。

（……）

总的来说，这一天某种程度上还是相当成功和美好的。

一开始天下雨，我发现有人补好了我的屋顶，然后我画了一会儿，当时有时有点拿不定主意，我该怎么开始我的“栗子树”的画，Y形树周围的底片面现在已经铺满了黑色，右边和左边还有Y形凹下去的地方是雪白的，树皮是粗糙的画笔结构组成的，从这个结构里剥出了那条龙。我试着想象树皮的结构并进行描摹，我读着已经存在的画笔结构。不管怎样：人可以投入……

2008年7月15日，星期二

快8点的时候我自己醒来了，然后马上起床了。在跳绳早操、腹部肌肉练习、手臂练习、淋浴和喝了咖啡之后，马上开始工作。

一直画画画到之前3点半。

只有中午的时候我很快地买了东西，给村子照了相。

昨天我确实在“栗子树”上停滞了，但是今天早上我知道

我得怎么继续了：直到现在都没有处理过的白色部分必须变成红色，于是我就涂上了同一种中国红，就像第一幅“剪纸”一样。

颜色固定了。画完成了，我还在完工后再给树皮加了点透明漆，好强化龙的效果。

这就成了一个清晰的，出奇“红”的作品，由粗犷的画笔线条和细小的苦力图案结合而成。

“情人树”也是这样——工作也许就该这样。

完全没有纤巧的装饰，我认为画笔的线条就应该按照它本身这样……

只有四周外部的表面变成了红色和黑色，也许可以是绿色？

我会开始把X形式下端的“南边部分”涂成红色：为了爱情！

而右边和左边“西和东”——底片空间被刷成黑色，上面“北部”空间也许真得应该画成绿色？

或者在绿色之上再用黑色？好吧，这样可能行得通……

够夸张的，红配绿，但是是层层覆盖的，嗯……

至少是个简化的平面构想。

2008年7月16日，星期三

噢，上帝，我在这里的居留这么快就接近尾声了。我要死了……

且不说我今天中午要出去购物的时候在红色的大门上夹了手指……当时我想出去，有人喜爱那个进来，大门忽地一下打开了，放在大门中间让人步行通过的小门关上了，夹住了我左手食指。

被夹的部位马上就变黑了。有趣的是没有过分的疼痛，我继续骑自行车。只是当我看我一直放在嘴里含着好疗伤的手指时，我才发现我的血液循环都不通了。

感谢上帝我调转了头，当我回到画室的时候，我真的只能坐到沙发椅上，然后清楚这不管用，但是为了保险起见还是晃到了厕所里。

外面这么热，我整个上午都在敲字，集中精神工作，就是太快出门，现在我的头有感觉了。

昨天当我短暂地弯腰放松的时候，我已经眼冒金星了……

写给歌德学院的邮件：

多谢，

我已经给那儿打了电话，但是画廊要么搬了家要么把那里的空间交出去了，被另一家画廊取代了。（……）

在那件“非常大”的空间之外我联系了很多家小一点的空间，

都是我觉得从构想到空间都比较吻合的。

部分有了轻微的但多少都是当面的接触，不然我还会在798“询问一圈”……

另一个主意就是从798里出来，到一个德国的机构去……

那样比在798里找不到，或者委曲求全地找一个根本不适合的地点要好！我尝试了所有办法找个展厅，但是我绝对不愿系给这里任何人施加压力或者打扰任何人，那样的话会让我很难过！

好事多磨……

（……）

不管怎样我都会找下去，而且了解到这生意是怎么做得……双手合十，继续努力，您的爱丽丝·迪特玛。

（……）继续画了我的第四幅“剪纸”，这是我昨天开始做的。

现在复杂的边缘已经上了金箔，种子以浅白-白-灰撒在上面，湿淋淋地沾在还没有画东西的纸上。这里也会被涂成灰色。

平说得对，他曾经很明智地说过：把最先开始

的灰色，我觉得轻盈得这么美的灰色，一动不动地留白的话比较明智。

没有完成的，完成了的，尽管如此再整个地涂一遍，把灰色画出来。

这样我自己就可以挑选，看看什么效果更好，而潜在的观看着也可以选择，他会看到我也一起在思考，而且我也知道，还存在一种开放的可能，在这个封闭了的可能之外……

2008年7月17日，星期四

(……)

2008年7月18日，星期五

昨天我还有最后以此和画廊的会谈。终于有人明确地和我会谈了。

没有预算不可能在 798 拿到展厅。

市场是鲜活的，这里的一切都是这么简单：如果你没有固定的画廊，不是中国人，也没有被一个国际画廊支持，那你就必须自己掏钱办展览。

租金不是问题，或者不是那么大的问题。

他也马上四处打电话然后在一刻钟之内给我照了一个确实很酷的地点，“3space”，就在我要做讲话的尤伦斯中心对面。

只是，这样的事儿要花钱，要做一个好展览，邀请人来，要画框、空间等等，我需要为了 10-14 天，也就是 11 月 15 日到月底，得到足足 3000 欧元的赞助。

那一切就好办了。这是非常现实的一个数目。和这样一个什么事儿都说到点子上的人谈话真是很舒畅。

只是，从哪里弄这笔钱呢？

(……)

2008年7月19日，星期六

给我在慕尼黑的朋友克里斯汀写邮件：

……今天出了城去了一个 Spa，我已经受够了艺术和工作了！

我已经这么累死累活了，现在我简直没法动了。

不知道怎么办，我还需要钱在德国生活……

我真的是四处都跑了，我写了 N 多个申请邮件询问展厅，但是他们只展中国人的，如果是国际的，我们就必须掏腰包。这就是规则。我也会这么做的。(……)

如果慕尼黑在 1001 年之后再给我钱的话——真是难以置信，申请从 6 月 12 日起就摆在那儿了！！他们都没能给我发封该死的邮件——然后我就得自己出钱。

放松，因为我实现的已经比我敢于梦想的要多了……

那好吧，我这个周末已经跑够了，现在坐车去水边，过个夜，享受按摩，美味，星期一又会是忙碌的一天……

我为你找新工作祝福，期待着在特拉赫腾福格尔的第一次咖啡！29 号星期二我就飞回去！吻你，你的爱丽丝

然后我爸爸还打电话来了：我不要担心，再等一个星期，然后就自己花钱，因为我现在不花这个钱的话更待何时……？

是啊，也许他说得对。而且我感动了。

(……)

2008年7月20日 星期日

回顾：

Loong Palace Spa：一个相当长的出租车之旅，一个带浴缸的干净宾馆房间，一个只有戴着泳帽才可以下水的游泳池，一个桑拿浴，男女分开，一个 Spa，贵得吓死人，一个巨大的空空的宾馆，完全是按照中国式浪漫俗套装修的，别忘了：我得到了这几天时光。时间安排得很好！我总算洗的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几乎”什么都不干了……

21.07.2008年7月21日，星期一

(……)“长城”，昨天我已经用绿色的水彩画了一半。现在它看起来右边就像一座小山，一直到左边的绿色小旗为止。一切上面都点缀了黑色的苦力图案，这样也许显得平滑。为图案勾线是很辛苦的，快 14 点的时候我停下来休息喝酒——我小喝了一点：

我脑子里想着要租下“3space”来。我必须这样做，我不能等奖金的答复了，如果现在不花钱，更待何时？

不知怎么的，我今天就是打不开 gmx 邮箱。嗯，哈，今天开始就进入炎热季节了，还真是，奥运会预热。

大使馆来信说，我们必须时刻携带护照和登记证明的原件。复印件不可以。报纸上到处都写着，现在必须高度注意接受检查，也确实能感受到。每一个街角都有警察，比如说在星期日，当哦我们打车去按摩，还有星期五我们在进“四惠”地铁口的时候要查包。到处都贴着公告呼吁大家注意文明举止，高速路上飘扬着国旗。昨天已经找了几张照片……

而德国电视一台和二台已经到了凯宾斯基酒店，卡特琳娜说。

只是我现在不能看到，是否从慕尼黑有什么消息来了，因为那个该死的页面没法打开。这肯定是和奥运会检查没关系。只是自己心里想多了，是网页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千万别紧张，时间在流逝，而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做：裁缝店，要运输的材料，租展厅，谈价格，颐和园，天坛，和崔女士见面，把丹尼尔的 CD 寄出去，取名片，庆祝生日，告别会和工作室开放日，画好两幅画等等，现在我得关上笔记本，继续去画画了，把黑色的苦力填进我的长城画里，在第四个全灰色的“剪纸”的框架里涂一涂。

2008年7月22日，星期二

不知不觉我就 30 岁了，在从星期一到星期二的夜里。

在我完成了“长城”画之后——顺便说一句这是我最喜欢的画之一，如果不能说是唯一一幅最喜欢的话，！但是画面有点起伏，真倒霉……于是我就在 0 点的时候坐在我的红色沙发椅里一边剪我的指甲一边想：是啊，我自己都不确定我是不是已经到生日了？

在德国的话还要 6 小时……然后我决定：我已经过生日了，但是还要等 10 分钟，因为

我的手机时钟走快了一点。

然后我就坐在那儿等了等，看有没有谁打电话来——到那时没有人，所以我就喝了一瓶水作为庆祝然后上床了，我想 好吧，现在你 30 了。也挺好的。晚安。

2008年7月23日，星期三

才 4:13，我就睡不着了……

一切都黑暗寂静，而我赤身坐在一把黑色的折叠叠椅上，因为天这么热，而这样感觉很舒服。在工作室里面电风扇在低鸣。

我再也睡不着了，微微有些头疼，试着找到大拇指和食指之间的穴位压一压，这是罗德教我的。

同样在耳朵上和脚上也按了按。好些了，我很多了很多水和西瓜汁——很多糖分……

喝太多酒了，脑子里事儿太多了，然后就开始想转轮子的小白鼠一样旋转了。

让他们都见鬼去吧，我已经决定好了。我想要办个展览，那样我得先付钱。就是这样，不管我是有资助还是事后得到资助，还是又得借钱，都无所谓。

另外，我的 gmx 邮箱还是慢通通的，我虽然可以登入，但是还是做不了事儿。我现在非常怀疑，这跟奥运会有关系。或者就是线路堵塞，或者就是他们真的封锁了接口。(……)

一个棒极了的生日晚餐，泰国菜，木瓜沙拉，海味，各种各样的咖喱，米饭，啤酒和葡萄酒，丹尼尔还给我带了很大一束莲花……

大家都来了。

(……)

昨天我突然得到了两个展厅的消息，我都睡不着觉了：所以我坐在这里想。一方面很凉爽，另一方面我睡不着因为我可以做决定了……一切拖的时间都很长，从慕尼黑的签证管理局开始，然后疯了一样，一直到上周找展厅。但是这可能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我明天 / 今天要做的事儿：

……查看一下画廊条件，比如说时间合不合适包括布展和撤展？

是不是有人会挂画，有人能在这两个星期都坐在画廊里守着。

邀请、海报等等怎么说。就是要看看是不是这些都包括在了租金里。

另外也还要再看看这两个空间。

然后画好我最后几幅画。我已经为“情人树”找到了一个不太费时间的好方案。

X形的树把画面分成四部分。

下面的四分之一用彩笔画成红色代表树下的情人。

上面的四分之一布满线型的树叶图案这样的厚标记，

这当然按常理是树冠。

树叶本身我会填满苦力图案。

左右两边的部分会用马克笔画上厚厚的线条。看看这样行不行——不然就再加上一层苦力图案……

这个到明天就可以做好。然后就只差一个小的素描了。

双面的 48x21cm 纸，我用来复印第四幅灰色的“剪纸”的框架的。

另外上面还有文字：这是第一封手写的 e-mail 信的内容，就是我向歌德学院提出申请的信。

我没有空白的纸了，所以必须用写过字的，而这张有歌德学院申请的恰恰就成了唯一——一张我还有的纸。

上面会加上苦力图案的点状结构。标题就可以是“歌德 o.T.”吧？

打电话核对机票，然后点一份“亚洲素餐”（确实是这么叫的）……

下午很早打车进城：

- 到艺术商品店里，取名片，买衬底。

- 去裁缝店

星期四：

- 去 798，查看展厅，

- 还要给崔女士打电话，告诉她消息。

好了，就这些事儿了……我现在结束了，这两天的计划，星期五上午还有点时间……然后为工作室开放日布展准备，因为我们要自己负责

饮料和吃的。

好了，我们开始：点烤肉串（就像马尔多德说的）！

现在都搞定了，我想，然后我又上床了……

什么会直到永远？

人们同时用德语、中文、广东话、斯洛伐克语、英语、澳大利亚英语和法语唱了“生日快乐”！

我的生日餐非常美好，明年 31 岁生日还有一次，布莱恩说。

2008 年 7 月 23 日，星期三

(……) 感谢上帝，罗德把我从同时思考和做 N 多事情的妄想中解救出来了。

我们打车到地铁进城：蚂蚁队伍一样的人群！奥运会快到了，许多人乘公用交通工具或者被迫这么做，因为进城汽车要分单双号隔天驾驶。

(……)。

到裁缝店，商店 20:30 关门……

在去那儿的路上，在过了永安里（8月20日补记：我还总是在耳朵里听到“永安里，到了”的声音，余音绕梁不绝，让我心生忧郁）之后

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城市突变成了拉斯维加斯。到处都是发光标语和闪亮灯光和大屏幕，摩天大楼都被照亮了。光彩四溢！

这看起来真棒，让人入迷，“今夜好戏才登场……”

什么？我问罗德。“鲜花来了”。成千个大部分是老人的中国人会来摆放鲜花。在北京到处都有他们在涌动，种树或者摆花盆，加加装饰。

(……)

罗德非常安静，脸色非常白。他都不还价，我已经怀疑他不太舒服了，因为他总是要帮我处理问题买东西。

后来，在我们从同样装饰了小的蓝色灯柱的公路，机场高速公路已经被封了，回到来广营，然后去四川饭馆吃饭的时候，我发现，在出租车里我就发现他身体很不舒服。头疼得厉害……中午的时候他就已经头晕了，必须躺下来。在吃饭的时候我们两人突然有了同样的想法：昨天晚上在庆祝生日之后，当大家道别的时候，有一只猫咬了他，他当时不小心踩了它的尾巴。希望不会是……

害……中午的时候他就已经头晕了，必须躺下来。在吃饭的时候我们两人突然有了同样的想法：昨天晚上在庆祝生日之后，当大家道别的时候，有一只猫咬了他，他当时不小心踩了它的尾巴。希望不会是……

他感觉越来越差，脸变得很苍白，我们决定去医院，就在一栋房子之后，很凑巧，然后查一查。

(……)

是某种传染病，她说，然后开了抗生素。某种传染病，真够让人放心的！

但是这边没有那种药，必须到附近的另一家医院。可惜出租车司机不认识那儿，我们大概足足转了 40 分钟。

没有人知道那个医院具体在哪儿，出租车司机本来是好意，一定要把我们送到“正确”的地方(……)在他跑到下一个该死的门口问保安的时候，我从窗户里喊道，他现在要立刻把我们送回家！现在！快！来广营东路！

他看了看，但是这么多单词——我气急败坏的糟糕中文还是让他明白了，然后缓慢地，但是还是朝着我家的方向开动了。

这样做没有用。我把他抬到了床上，准备好了急救号码，找出了家庭医生联合会的地址。

深夜寂寂，但是他决定脱去衣服，我同意了。这没有用。我收容了他。

深夜寂寂，但是他决定脱去衣服，我同意了。这没有用。我收容了他。

深夜寂寂，但是他决定脱去衣服，我同意了。这没有用。我收容了他。

深夜寂寂，但是他决定脱去衣服，我同意了。这没有用。我收容了他。

深夜寂寂，但是他决定脱去衣服，我同意了。这没有用。我收容了他。

深夜寂寂，但是他决定脱去衣服，我同意了。这没有用。我收容了他。

2008 年 7 月 24 日，星期四

夜真的很静。我按往常一样 8 点 15 起床了，跑步然后买东西。罗德的头疼差不多没了（8月20日补记：一切都好，他接种过疫苗的！）

他想要 Jenny Lous 的新鲜酸奶、面包和鸡蛋，我要芒果，把这些都买了，然后泡了咖啡，我们在画室外的板凳上吃了早饭。天还是热得该死，但是太阳已经不灼人了。天空低垂，离地只有两米，可以期盼有雨来了。

现在，在深夜 2 点 30，我知道雨不会来了。迅速地冲了个澡，然后骑了会自行车凉快一下，这时罗德已经帮我用两个转锁把要搬回家的硬纸板排水管弄好了；

150 厘米长，泡沫材料，明天我就可以取走了。傍晚的时候从工作室里取了葡萄酒和蚊香，还有素菜馆的饭菜，到睡莲池边去野餐。美妙极了！

然后我回家，把我最后一幅画画好了。“情人树”有了绿叶子。

2008 年 7 月 25 日，星期五

(……) 工作室开放日：

我们在外面坐到 9 点，围着一个有蚊香的瓶子，然后聊天直到布莱恩拥抱了我，说“Darling”

然后道别。他要到海边度个短假，到星期三，但是我走之前可以给他打电话……让人伤心，但是我又会回来的。

他要到海边度个短假，到星期三，但是我走之前可以给他打电话……让人伤心，但是我又会回来的。

2008 年 7 月 26 日，星期六

(……)

2008 年 7 月 27 日，星期日

(……)

2008 年 7 月 28 日，星期一

在夜里我突然觉得难以置信的恶心——但是又过去了。

我希望只是因为天热，但是还是害怕。只是害怕而已。好吧，我害怕。怕回到德国那个困住我的旧系统里穷困潦倒。

该死，天，没有钱！

首先和帕特里克在一起放松两天，然后开始干活。

我今天还和西门子艺术项目的女士打了电话，提前告诉她，

我会把我的作品寄给她。实际上我应该在这里寄，但是我已经没有力气了。我真的很累，我的背疼，而且我大汗淋漓。

„3Space“ 展厅租下来了，电子邮件都搞定了，我在提格那那里预定了明天 9:30 去机场的出租车。

所有的行李都装好了，把画卷起来的工作很累人。1 个半小时的工作，但是我想是该如此。衣服都装进去了，明天要穿的已经摆好了，有几个袋子是留给罗德的，他会吃惊的。

百感交集，因为我已经期待回家了，但是另一方面我不想回家，不知道我到了家会是什么样子。我是谁呢，在这一趟旅行之后，在经历了这么多事之后？

在我体验了这么多，体验了自身之后，我会变成谁？我还能将我设计的决定付诸实现吗？是的，我能，这我知道……我还有力量吗？

最近几周真的很辛苦。事情非常密集，而我害怕我会失去控制力，因为我又必须去工作了。倒不是非工作不可，如果我能尽快地退掉我在慕尼黑租的房子的话。

不然我就会崩溃了……而我希望，我能保留那些好的，那些轻盈，那些安宁，那种时间安排恰到好处的感觉。

我很期待能再次来这里，我不知道我怎么私下把一切事情都处理好，因为我不会经常在家……

但是我不能放弃努力，不论为了谁，我也害怕放弃。

我不想放弃努力，我想做我的工作……

我期待着见到帕特里克，我激动，非常激动，我现在已经开始思念他们所有人了！平、布莱恩和罗德，我拥抱过的罗德。

心里非常矛盾。这个国家她会让我有什么变化呢？？？

明天 13: 15 我会坐汉莎 723，然后，我想，回家。

回家，嗯？这里也是我的家。从第一天，我在这里喝第一瓶啤酒，看到布莱恩和所有的人开始……

这真的是我的一生中至今为止最美好的时光。非常特别，我还从来没有经历过，中国，北京在我的心中留下了烙印。

红色的，当然，特殊的红。

还有中午过后的蝉鸣，

- 现在又突然寂静无声了。

后来，在飞机里，我在我的口袋日历的里面写上了：

我不在知道，我是谁？

欢迎来到北京 & 欢迎回来再回来。

因为我想念你们，就在现在！在这飞机里，在我去？的路上

很快
我就会回到家
3个月不过一秒
你们已经烙在了
我的心里——是红色
特殊的红色——爱。

我迷失了，
我常常迷失……
我自身。独自一人……

...seit 2004 will ich hier hin und nun bin ich da...

30.04.2008, Mittwoch

Abflug München-Beijing, 19.30h; verspätet, weil es unwettert. Nichts mit über den Wolken frei fühlen. Es ist dunkel und es pisst. Weil der Flug ok ist und ich die chinesische Angewohnheit besitze in sämtlichen Verkehrsmitteln, in die man mich setzt, einbettet, einzuschlafen, wache ich erst zwei Stunden vor der Landung und damit pünktlich zum Frühstück wieder auf.

01.05.2008, mittlerweile Donnerstag

Kurze Schreckmomente, da meine Zeichenmappe nicht vom Fließband ausgespuckt, sondern irgendwo aus dem letzten Loch des Airports hervorgezaubert wird. Xiexie. Es hat 29° und ist, was ich schon beim Anflug sichten konnte, so dunstig versmoggt, wie man es aus den schlimmsten Beschreibungen gehört hat, aber es nicht für möglich gehalten hätte, sähe man es nicht stets vor den eigenen Augen. Dreck deluxe, oder, wie meine Ateliernachbarin Freda, aus Australien, mir später voraussagt: „I am sure, this pollution is about to happen everywhere in this whole world.“

Kurzer Rewind: Tiger, der Red Gate Galerieassistent, heißt Tiger, weil er schon, gerade aus dem Mutterleib gespien, ein

Brocken war und sein Vater liebkosend meinte:

„Look at this little Tiger!“

Er ist dafür zuständig, die frisch eingeflogenen Künstler in ihre Studios zu karren und Ihnen mit jeder erdenklichen Frage zur Seite zu stehen. „If the gas runs out, please call Tiger.“, steht auf dem „Welcome to Red Gate“ - Zettel neben meinem studioeigenen Telefon

Nachdem wir das Internet angestöpselt und Tiger mich auch sonst instruiert hatte, beginne ich mich ein wenig einzurichten, verteile meine Teile, gehe einkaufen und bin mehr als überwältigt vom Angebot: Früchte, Süßkartoffeln, Reisnudeln, Sojamilch, Pulverkaffee, Tee...

Allerdings sollte ich im Anschluss feststellen, dass es sich eigentlich nicht lohnt selbst zu kochen. Gebratener Reis mit Gemüse für 10 Kwai = 1Euro und der reicht auch noch für zwei Tage, wenn man ihn „take away“ mitnimmt. Die Tatsache, dass ich, trotz meiner daraufhin geeichten Chinesischkenntnisse, kaum verständlich machen konnte, dass ich vegetarisch essen möchte, lasse ich geflissentlich bei Seite - hinter dem Berg Reis geradezu verschwindend!

Wieder zu Hause, erledige ich einigen E-mail Kram, verabrede mich für Samstag mit Daniel Lang, dem Sohn meines ehemaligen Professors Nikolaus Lang, der seit einem Jahr in Peking lebt, beginne diese Sätze und

putze kurz zwischendrin das Bad, bzw. versuche dies.

Wenn man in der Innenstadt Münchens nach einem Jahr mal wieder die Fenster von Außen putzt, so sieht/sah mein Bad von Innen aus. Schmierrussbelag!
So, dass ich meinen Namen auf den Fliesen verewigen hätte können...

02.05.2008, Freitag

Pickle Art Center Opening:
ich habe Bier getrunken!
Schmeckt lecker und macht gar nicht betrunken...

BBQ, das war total nett und alle begrüßen einander, unbekannter Weise!

Kein Vergleich zu daheim! Und lauter Papierarbeiten von zehn Künstlern aus NY und zehn aus Beijing.

Es ist ganz lau draußen, und wenss dunkel ist machts auch nix mehr aus, dass man den Himmel nicht sieht!
(...) Der Wahnsinn, wie der Tag verging. Die nächsten Tage werde ich wohl noch mit Sightseeing verbringen:
Verbotene Stadt, Chinesische Mauer, Nightmarket. Die Großen...

Aber es gibt auch schon die ersten Bilder im Kopf.

"Stille Wasser sind tausend Tränen tief", mein für Peking geplantes Zeichenprojekt, bekommt ein ganz anderes Gesicht: viel Landschaft, Masten, Masten, Masten, rote & goldene Zeichen, Tusche, Blaugrau, Grau, Kuliblau drüber, ein wenig Grün...

Vielleicht brauch ich Wasserfarben!

Egal, wie lang das hier dauert, abgefahren ist es jetzt schon!

Wenn Du aus dem Tor rausgehst, kommst Du Dir vor, wie im Slum oder dem, was man sich darunter vorstellen würde, in Deutschland.

Und dann gehst Du in dieses Dorf und durch eine Plastikfolie durch und stehst im großartig sortierten Minimarket. Und dann gehst Du die Strasse wieder weiter ins nächste Tor rein und hast einen Teich mit Trauerweiden - ok, alles angestaubt, aber trotzdem - und wieder Ateliers vor Dir... schöne, mit Grün außenrum und es gibt ein Restaurant mit roten Laternen auf der Veranda...

03.05.2008, Samstag

Gerade aufgestanden, um viertel nach neun, während meiner morgendlichen Gymnastik, verdunkelte sich der Himmel, bzw. mein Atelier. Verdunkeln, ist eigentlich auch kein Ausdruck. Wenn der Himmel über den Wolken dunkel wird, dann wird es auf der Erde, in Peking, Nacht!
Es war unglaublich finster! Mit der Zeit und nach heftigem Regengeprassel lichtete es sich ein wenig und das Wasser wurde vom Wind abgelöst und vice versa.

Daher, denkbar schlechtesten Tag zum Papierkaufen.

So widmete ich mich drei kleinen Bildern 21x24cm zum Thema „how dark can it be?“ (...)

04.05.2008, Sonntag

Heute habe ich Papier gekauft. Gar nicht so einfach!

Mit dem Taxi ließ ich mich zur Academy of Fine Arts karren, easy...

Mit Händen und Füßen zeigt man mir,

wo der Shop sich theoretisch befinden sollte. (...)

Nahezu verzagt, marschiere ich zwischen Bauarbeitern, parkenden Autos, entgegenkommenden Studenten, die mich auch nicht verstehen, wieder einmal den gleichen Weg zurück und siehe da, ich entdeckte das schmale Schild „Art Store“ an einer Häusercke.
Über eine Art Hühnerleiterstufe steige ich hinein.

Drinnen: viele Leinwände; eine Frau, die mich, im Kundengespräch beschäftigt, kurz mit „Ni hao!“ grüßt, Pinsel, Farben und Fächer mit Papier.
Angestaubt, offensichtlich wohl nicht viel nachgefragt, finde ich je „wu“ Stück Papier von einer und „wu“ Stück Papier von einer anderen Sorte.

Zählen kann ich ja, doch als die Frau mir zu Hilfe eilt, um mir beim „Papierrausziehen“ zu helfen, versteht sie trotzdem nicht, was ich ihr sagen will.

Und ich schnalle: nicht, weil ich zu doof bin „wu“, also fünf zu sagen, sondern weil Sie einfach nicht damit rechnet, dass ich chinesisch mit ihr sprechen will.

Das passiert mir noch so manches Mal. (...)

Auch der Heimweg stellt sich als kompliziert heraus.

Beim ersten Taxidriver, der den Kopf schüttelt, als ich ihm das Papier mit meiner Wegbeschreibung in chinesischen Schriftzeichen zeige, denke ich mir noch nichts. Zu weit ab vom Schuß, „might be“ ...

Beim zweiten Taxler der sich weigert, werde ich nervös.

Sind die doof? Stimmt was mit meiner Kopie nicht? So schwer kann das doch nicht sein?

Erst der dritte Taxler willigt mürrisch ein.

„Welcome to Beijing Taxi“, begrüßt mich die Stimme von der Kassette. (...)
Die Strecke ist so kurz, dass die Kohle sich nicht wirklich rechnet & außerdem können manche Fahrer die Zeichen wirklich nicht lesen! Später, als ich fließend „Laiguangyongdonglu, jin Feijiacun“ sagen konnte, ist mir das so gut wie nie mehr passiert.

Nach der Erfahrung dieses Tages ist mir klar, dass ich im Grunde genommen total hilflos bin, wenn mein Gegenüber nicht will. In diesem Bewusstsein werde ich irgendwie demütigt.

Ich weiß, dass ich nichts weiß und dass die wissen, dass ich nichts weiß.
Manche wollen nicht, die meisten sind sehr nett und am Allermeisten hilft es, zu Lächeln!

05.05.2008, Montag

Früh aufgewacht, gegen acht Uhr gehe ich meiner Morgengymnastik nach...
Wenn schon nicht Laufen, dann wenigstens was für die Bauch- und Armmuskulatur tun, sowie die Gelenkigkeit des gesamten Körpergerüsts (wozu ich mir dann, am gleichen Nachmittag, im Supermarkt im Dorf, für umgerechnet 50Cent, ich gestehe, ein Plastikspringseil kaufen werde).
Selber Waschen, Wäsche waschen, Vokabeln nachschlagen; schön langsam ins Arbeiten reinkommen:

Ich kopiere den Ornamentrand des „Geistervertreibers“, Papierecken mit Schriftzeichen, gold auf rotem Grund, die hier an jeder Tür und an jedem Fenster hängen, auf eines der neu gekauften Papierformate, bzw. gleich auf drei, denn das wird eine Serie.

Dreimal der gleiche Rand Außen. Innen als Bildmotiv:

einmal fliegende, tuschegrau gezeichnete Rosen, denn die Chinesen lieben, wie mir scheint Rosen; einmal fliegende Pollen, die wie Schneeflocken aussehen, denn wirklich, es schneit ständig draußen, weil überall und immer diese Samen durch die Luft schweben, wie kleine Geister...; einmal das godene Zeichen vom Fenster selbst.

Beim Arbeiten stelle ich mir die Frage, ob ich die Geister freilasse, wenn ich die Zeichen von ihrem Rahmen befreie, löse.

Ich werde Ma, meinem ehemaligen, chinesischen Klassenkameraden aus München, eine E-mail schreiben, ob das ok ist, was ich mache, denn ich will ja kein Unglück verbreiten, oder mit meiner Unwissenheit oder besser meiner Unbedarftheit, Zeichen beliebig zu sampeln, aus ihrem Kontext zu lösen und neu zusammenzustellen, jemanden verletzen.

In Deutschland gehe ich ganz locker damit um, denn es stört nahezu keinen, wenn man die Zeichen „freier“ verwendet. Manchmal ist die eigentliche Bedeutung auch nicht mehr bekannt und ich weiß zumindest, womit ich spiele, wenn ich Zeichen, Symbole etc. als Motive verwende; sie aneinanderreihe, vervielfältige, zum Ornament und Schmuck mache.

Hier bewege ich mich auf unbekanntem Terrain, da ich nicht mal weiß, was genau das für Zeichen sind, die hier überall rumhängen, geschweige denn, wie man sie ausspricht und, ob man „Böses“ bewirkt, wenn man sie anders, als gemeinhin verwendet, gebraucht.

Schon seltsam. Aber auch spannend, westliche und östliche Konnotation zu mischen.

06.05.2008, Dienstag

Heute Morgen, (...) Richtung Innenstadt losgezogen.

(...) beschlossen es per Bus und Subway zu versuchen. Das ist halt richtig billig und ich bin total stolz, es bis in die Stadt geschafft zu haben und ich weiß künftig auch, wie ich für zwanzig Cent nach „798“ ins Galerienviertel (Buslinie 988) oder weiter, bis Tiananmensquare fahren kann.

Dauert zwar gut eineinhalb Stunden, aber das Taxi ist bei der rush hour, für den zehnfachen Preis, auch nicht wesentlich schneller.

So hab ich mir dann relaxed per Audiohörergerät die „forbidden city“ angeguckt.

Nebeliger Smogg liegt über der Stadt, so weit das Auge reicht (das reicht hier nicht weit - hihi)

Wahnsinnshitze da drinnen, um die Mittagszeit, außerdem wird irre viel gebaut und Dachziegel neu verlegt und so hat mir am besten der erfrischende, kaiserliche Garten ganz am Nordende gefallen.

Dort aus den Toren raus spaziert und rechts abgelenkt, geht man

an der großen Palastmauer und dem drum herum ausgehobenen Wassergraben entlang, Richtung großer Einkaufsstrasse, Wangfujing Street. Auf dem Weg dorthin, bin ich an unzähligen Künstler-bedarfsläden und Rahmenschops vorbeigelaufen. Für gerade mal 1.50 Euro habe ich mir rote Tusche, Pinsel und Bleistift gekauft! Mehr Geld ließ ich dann im angrenzenden Copyshop liegen; die Rosenfotos aus dem eigenen Vorgarten, die ich dringend als Bildmotive brauche, hatte ich gestern vorsorglich auf CD gebrannt.

Die waren zu dritt in dem Shop, samt der Mama und das Mädchel hat richtig gut Englisch gesprochen.

So konnte ich alles so, wie vorgestellt drucken. Außer, dass die keine Namensetiketten - Aufkleber hatten und ich daher auf runde CD Rohling-Aufkleber ausweichen musste. Sieht total „gaga“ aus mit den runden Stanzungen! Aber auch passend, für das Reich der Mitte.

Ich darf mich sowieso von einigen fixen Vorstellungen hier verabschieden.

Das mit meinem, aus Deutschland mitgebrachten Projekt, „Stille Wasser sind tausend Tränen tief“, kann ich gefühlsmäßig hier nicht bringen.

Wie Freda heute Morgen meinte, als ich ihr den Projekttitel nannte:

„Die Chinesen sind nicht verwirrt, die sind ganz klar“ und das bringt das ganze ziemlich gut auf den Punkt. Hier ist absolut überhaupt nix anzufangen mit dieser Art von Romantik.

Mit, im eigenen Gehirn-Hamsterrad-drehen-Denken, mit verklärter Melancholie...

Wahrscheinlich finde ich nicht mal die Meditation hier, oder jedenfalls nicht so, wie ich sie mir vorgestellt habe.

Klar, ich könnte geradezu Bilder auskotzen, scheißen, ständig und würde nicht schnell genug damit fertig, aber da gehts um was ganz anderes!

Da geht es zurück zum Ornament, zur Verwendung von Motiven und Zeichen, deren Loslösung von Bedeutung, der Unkenntnis über deren Bedeutung, dem Gegenüberstellen von westlicher und östlicher Bedeutung - wenn ich denn schon mal eine Bedeutung weiß. Zwei umschlungene Bäume zum Beispiel, im Garten der „forbidden city“, stehen laut Audiostimme heute noch Pate für die Treue und das Glück von Eheleuten. Für die Liebe...

Welche Symbolik stelle ich dem gegenüber aus meiner deutsch-europäischen Sicht heraus? Wie kombiniere ich das? Welche Bilder passieren in meinem Kopf? Das geht mit meinem eigentlich gefassten „Tränen“ Thema nicht überein. Wohl aber mit meinem ewigen, unendlichen Ornament Thema!

Ständig begegnen mir Zeichen, allein die Schriftzeichen, die mich umgeben und von denen ich Null Ahnung habe, was sie mir sagen sollen, oder dann andere Zeichen, so wie die, die an jedem Fenster und an jeder Tür hängen und die ich übrigens aus ihrem Rahmen befreien und mischen und frei verwenden kann. Das Mädchen in dem Copyshop, hat mir das gesagt und es mir in Pinjin aufgeschrieben. Ich versuche täglich immer ein wenig zu lernen; am Alltag nicht per Kassette.

Jedenfalls saß ich, glaub ich, eine Stunde in dem Kopierladen und hab mich unterhalten.

Danach „Shoppen“ in der Wangfujing Dajie. Die ist riesig und Nike, Adidas, Nikon, Fuji etc. lassen grüßen!

Daneben oder im Hintergrund: Abbruchhäuser. (...)

Am krassesten, mal sehen, ob das Foto das hergibt, fand ich ein Abbruchhaus, in dem man aus der Ferne noch die rote Sitzgruppe eines Wohnzimmers im vierten (?) Stock sehen konnte!

Toll auch die Seitenstrasse, in der sich der kleiner Markt mit Souvenirs und abgefahrenem chinesisches Essen befindet: cool fand ich den Seestern, sowie das Seepferdchen am Spieß!

So gegen 17h war ich an einer U-Bahn Station angelangt.

Leider hab ich mich erst mal böse ca. 1,5 Stunden verfranst, da ich an der falschen Station in Richtung Heimat an die Oberfläche getaucht bin. Aber ich hab's auch drauf angelegt, mir nicht die Blöße eines Taxis zu geben.

Richtig stolz war ich deswegen, als ich drei U-Bahnstationen (also eine viertel Stadt weiter) raus bin und auf blöd auch noch die richtige Bushaltestelle gefunden habe. Die Busfahrt an sich, dauerte dann nochmals ca. 1,5 Stunden, da ich mir natürlich jetzt die schönste rushhour-Zeit ausgesucht hatte.

Trotz aller Hindernisse: Ich bin mit 1.10 Euro heute in die Stadt und zurück gefahren!!!

Eigentlich war das heute also ein richtig toller Tag! (...)

07.05.2008, Mittwoch

Nach dem Aufstehen heute Morgen: Springseilgymnastik, Dusche und Ananas.

Den Vormittag hab ich mit Vokabeln wiederholen, Mailen und Texten verbracht,

bis ich dann, wie gewohnt, wie Zuhause, gegen Nachmittag in die Arbeit gefunden habe.

Bis ca. 5pm wars total entspanntes Schaffen. Dann kam Freda von „Dashanzi“ heim und wir sind einkaufen gegangen und uns „was zu Essen taken“, beim Restaurant an der Ecke.

Wieder mailen, Mail lesen, weiterarbeiten, aufschreiben, was mir bei der Arbeit durch den Kopf geht:

Was ist chinesische Melancholie?

Was ist chinesische Romantik?

Was versteht man darunter? Was ist das spezielle daran im Vergleich zur Deutschen oder französischen Romantik? Gibt es das? Sicher...

Was ist Aufklärung in China?

Wer steht dafür und wo sind die steckengeblieben, so dass sich hier vielleicht Fragen stellen, die sich bei uns gar nicht mehr stellen? Ist das überhaupt relevant für China?

Um das beurteilen zu können, muss ich die Unterschiede kennen! (...)

Da gibt's sicher viel zu recherchieren.

Aber nicht mehr heute!

08.05.2008, Donnerstag

(...)

09.05.2008, Freitag

(...) Übrigens hatte ich ein spannendes Gespräch mit Ping, einem australisch-chinesischen resident artist, heute Morgen, als wir zum Fotos machen gegangen sind, um uns dann polizeilich registrieren zu lassen.

Der hat erzählt, dass die meisten Menschen, die hier in der Gegend um Peking leben, wirklich zugezogen sind, weil es hier halt mehr Arbeit gibt, als auf dem Land. (...)

Das „Dorf“ hat die Gewalt über das eigene Land und nicht mal die Regierung hat da Zugriff - in der Theorie. Teils bezahlt man die Leute aber einfach aus, wenn das Land für „wichtigere Zwecke“ z.B. Industrie, Fabriken etc. benötigt wird. (...) und die Wohnung wird dann eben dafür plattgemacht.

[Nachtrag, 07.08. 2008: stetiger Umbruch ist gang und gäbe; der Begriff von Besitz und dessen Erhalt ist daher ein völlig anderer als in Europa, wo wir so wahnsinnig an dem Hängen, was wir uns einmal aufgebaut haben. Wir denken viel statischer, gerade hier in Deutschland.

Ich vermute, dieses, unser Denken, wird auf die Dauer in einer globalisierten Welt nicht länger so möglich sein.

Wir werden mehr und mehr lernen, unseren Standort unserem Job und den jeweiligen Bedürfnissen in einem bestimmten Lebensabschnitt, einer Lebensphase anzupassen.

Strange, dass ich das bisher nie realisiert habe, weil ich auch immer für diese Art der Beständigkeit war. Vermeindliche Sicherheit, die man im Leben nie hat, die mich aber finanziell belastet.

Genau das gleiche mit all unseren Versicherungen... Jetzt, zurück aus Peking, habe ich gleich am ersten Tag nach Rückkehr, meine Wohnung in München gekündigt...das geht. Vielleicht wird auch Feijiacun irgendwann platt gemacht werden? Die Enteignung der Dorfleute dort, in ihrer so gut organisierten community ist schlimm. Es schwebt über den Menschen und man lebt weiter, so lange es geht und man wird handeln, sowie sich alles ändert; in Folge ändert man sich und seine Lebensumstände den Umständen entsprechend. Das soll keine Entschuldigung sein.

(...)

Und dann gibt es die ganz armen Leute, die, die nichts haben und auch noch arbeiten müssen, um quasi den Wohlstand der Landeigner auszugleichen.

Die Löhne werden wiederum von der Regierung vorgeschrieben, damit die Kontrolle über die Gewichtung, Verteilung beibehalten werden kann. (...)

Und dann gibt es noch den Markt. Die Bonzen.

Deren Lebensstandard muss dann wieder von allen ausgeglichen bzw. ausgelitten werden.

Die Regierung hat also mehrere „hotspots“, um die es sich zu kümmern gilt, damit das System funktioniert. Die Schere zwischen Arm und Reich ist natürlich wesentlich krasser, als bei uns und demnach sind auch die Maßnahmen krasser, wenn das Boot zu kippen droht.

Mit dem österreichischen residency artist, Marbod, bespreche ich weiter,

dass es überhaupt nichts bringt, das Land, wie es jetzt vor den Olympischen Spielen anklang, isolieren zu wollen; sondern im Gegenteil, positiv ändern wird sich nur etwas, wenn man ins Land hinein geht.

Wenn man spricht, diskutiert, fragt, offen ist und nicht versucht unsere Maßstäbe anzusetzen, um den Menschen hier unsere vermeintlich richtigen Ansichten aufzupropfen.

(...) dass die Welt jetzt plötzlich mit dem Finger auf China zeigt, sei total unverhältnismäßig.

Natürlich gibt es die Tibetproblematik, aber natürlich gibt es die nicht erst seit jetzt!

(...)

China ist jetzt ein kapitalistischer Molloch, was man an Peking sieht und trotzdem sitzen die Wurzeln des Kommunismus total tief. Wir unterstützen diesen Kapitalismus doch. Guckt, was ihr kauft, woher das kommt, was ihr esst!

Guckt in den Kosovo, guckt in die USA, guckt sonst wohin, am besten vor die eigene Haustür und dann macht euch auf hierher, um das anzusehen und mit den Menschen zu reden. Die sind sehr wohl organisiert und die verstehen auch. Sie bauen und machen und tun, egal in welchem Dreck und wie arm sie auch sein mögen.

Sie werden locker die Welt überrennen, wenn wir nicht aufpassen und vielleicht dann sogar zu Recht, weil das was wir denken einfach all zu oft unangemessen und arrogant ist.

Da sitz ich hier in meinem 800,- Euro Atelier, satt gefuttert mit Chinakohl und Reisnudeln und ner Flasche Beijing

Bier im Kühlschrank und habe Angst ausgewiesen zu werden, weil ich doch nur ein 30-Tage Visum bekommen habe. Was für ein bull shit!

10.05.2008, Samstag

(...)

11.05.2008, Sonntag

(...)

12.05.2008, Montag

(...) Das Bild das ich gerade mache, hatte, nein, hat den Titel: „where are all the flowers gone“.

Es zeigt Rosen, die ich hier fotografiert, ausgeschnitten und als Haufen auf ein großes Format kollagiert habe. Der Hintergrund ist zu mehr als zwei Drittel mit schwarzem Kuli ausgemalt, oben sitzt ein schmaler, hoffnungsvoller, Kuliblauer Himmelsstreifen.

Die Idee kam mir, als ich den ersten Tag hier war und der Smog so schlimm war, dass man den Himmel nicht sehen konnte. Jetzt kann man eigentlich täglich blauen Himmel sehen. Es hat geregnet.

Und auf dem Weg von der Watchtowervernissage ins „Rumi“, im Taxi, entlang der rosengesäumten Stadtautobahn, hat Brian mich daran erinnert, dass man während der Kulturrevolution jegliche Dekoration, verboten hatte, sogar Blumenschmuck. So hat mein Bild jetzt einen zweiten Titel: „happy to see them back again“. Sowie einen dritten Titel, der den Bezug zum Ort herstellt und in die Realität

zurückführt:

„red roses from Feijiacun“.

Die drei Titel braucht das Bild auch alle samt zusammen, denn genau so, verändert sich meine Arbeit, mit jedem Tag und mit allem, was ich erfahre und erfrage!

Gerade komme ich vom Abendessen zurück. Eigentlich kannte ich Keith und Kris gar nicht, aber wir hatten gemailt, denn sie hatten das Atelier, in dem ich jetzt wohne zuvor und so hat uns Brian schon kontaktet, falls ich Fragen hätte.

Nun haben wir uns heute zum ersten Mal real getroffen. Keith ist Zeichner und seine Frau Kris ist Lehrerin und sie haben jetzt, nach ihrer residency, hier ums Eck ein festes Atelier angemietet und bleiben erst mal.

Gleich zu Beginn die gute Nachricht: die beiden haben einen Vorrat an schwarzen Kulis Zuhause, den sie nicht benutzen. Hier bin ich mittlerweile in allen Shops rumgelaufen, weil meine gerade ausgehen und es zwar überall blaue, aber keine schwarzen ballpens zu kaufen gibt; und wenn sie schwarz sind, dann sind es solche Gelstifte, die man bei uns für ein Vermögen kaufen muss, die aber für meine Zwecke nicht dienlich sind, da sie an der Oberfläche bleiben und sich nicht tiefer ins Papier hineindrücken.

Jedenfalls waren wir „hot pot“ essen. Mein erstes Mal. Das ist mit „bei uns“, Fondue vergleichbar. Nur hier mit einer scharfen und einer nicht scharfen Seite. Dann wirft man Fleisch, Fischballs, Tofu, Gemüse, z.B. Pilze, Salat etc. rein, wartet, bis es gar wird und tunkt das dann in Erdnussauce!

Man kann stundenlang dahinfuttern und dazu lecker Bier trinken.

Ein paar weitere Künstler, Richard, den ich lustigerweise auch schon kannte, weil er sich auf der Suche nach jemandem hier in mein Atelier verlaufen hatte, eine Japanische Performerin, und ein chinesischer Künstler, kommen noch dazu.

Ich glaube, das war einer der lustigsten, kuriosesten Abende, die ich je hatte. Zuvor: das Restaurant heißt : „Bier, Kaffee, Fisch“ (pijiu, kafei, yu) Wir drei, waren schon pappsatt, aber die drei „Neuen“ haben nochmal fleißig bestellt und unter anderem Fisch. Der Fisch war eindeutig nicht mehr frisch, das konnte man über den Tisch hinweg riechen, also hat der chinesische Künstler sofort reklamiert.

Die Bedienung meinte aber, das sei doch total ok mit dem Fisch; also hat er den Manager rufen lassen und dann ging die Diskutiererei los.

Ich meine, ich hab ja nicht wirklich etwas verstanden, aber ich/wir, konnten nachvollziehen, worum es sich drehte. Bis der Manager kam, verging eine Zeit und eigentlich kam er auch nur, weil der chinesische Künstler mittlerweile die Polizei angerufen hatte. Das sollte man nämlich, „laut government“, gerade tun. Jetzt vor Olympia, damit „die Gäste“ ja kein schlechtes Essen vorgesetzt bekommen. Die Polizei wiederum fragte nur, ob es denn wirklich nötig sei, anzurücken, wegen dem „stinky fish“ und der Künstler meinte, na ja - „not yet“

Hierauf, auf alle Fälle kam der Manager, der uns erst noch erzählte, der Fisch sei in irgendeiner Joghurtsauce oder so was aufbewahrt worden und stinke deshalb so (!?).

Er wurde dann genötigt, vor der ganzen Runde den Fisch zu verkosten.

Die Bedienung warf also mit gerümpfter Nase den Fisch in den Hot Pot und der Typ hat mit ebenso verzogenem Gesicht, brav den ganzen Fisch wieder herausgefischt und verzehrt!
Echt tapfer! Viel Spaß heut Nacht, sag ich da nur!

Schon heftig, aber was sollte er auch machen. Zugeben, dass der Fisch nicht mehr gut ist?

Was ist besser? In Deutschland oder in den USA, wie auch Keith und Kris meinten, hätte man den Fisch vermutlich demütig abgetragen und ihn dann ganz dezent wieder jemand anderem vorgesetzt.

Selbst, wenn der Fisch nicht „gefährlich“ schlecht gewesen sein sollte, frisch ist was anders!
Und so haben wir den Rest des Abends, sehr vergnügt, den Restaurantnamen in „beer, coffee and stinky fish“ abgeändert und die Polizei kam natürlich nicht!
Alle zusammen haben wir im Endeffekt für 25 Euro inklusive Getränken wunderbar gespeist und tolle Gespräche, abgesehen vom Fischthema, hatten wir auch:
Von der Tatsache, dass die Chinesen einen anderen Umgang mit Privatsphäre hätten. (...)
Bei uns geht es viel mehr um dieses Besitzergreife, Fordernde: „Mein Haus, mein Garten, mein Vorgarten und v.a. ganz wichtig: mein Gartenzaun außen herum!“

Wir sprechen von der verschärften politischen Situation jetzt im Zuge von Olympia, dass Pornos weniger schlimm seien, als kritische Worte im Bezug auf die Politik.

Ich meinte: „A word is more direct than an image. It is black on white.“
Einige Künstler könnten gerade ihre Websites nicht mehr oder nur noch mit Mühe öffnen. Keine Ahnung, ob das stimmt, aber man bedient sich dann eben eines anderen Servers?

Wir fragen uns, ob da oben ein Gott sitzt, der mit einem anderen Gott streitet, wie viele Menschen er wieder von der Erde wegpusten muss und, dass da wohl gerade ein arger „battle“ im sich überbieten herrsche? Myanmar vor einigen Tagen und jetzt das Erdbeben in Sichuan...

Eigentlich ist das alles gar nicht lustig, sondern sehr ernst. Aber so ist das Leben und es war einfach unglaublich mit fünf Nationalitäten (deutsch, japanisch, amerikanisch, chinesisches, australisch)

an einem Tisch zu hocken, die seltsamen Eigenheiten der eigenen Nation auszutauschen und zu vergleichen - mit dieser skurilen Fischszene zwischendrin - und festzustellen, dass alle eine ähnliche, offene Haltung zur Politik und zum Leben im Allgemeinen haben!
So was hab ich wahrscheinlich noch nie, erlebt und das schätze ich so, seit ich hier bin.

Plötzlich hast du Menschen an einem Tisch, die von überall aus der Welt her kommen und Kunst machen und über Dinge nachdenken und trotzdem

versuchen ihr Ding zu machen. Das ist schon eine große Bereicherung und das verursacht, dass ich mich hier echt richtig wohl fühle, obwohl alles neu und aufregend ist.

Na ja, ich bin ja nur Besucher in einem Land von dem ich noch kaum etwas weiß; aber was weiß ich daheim schon? von Demokratie...?

Ich hab die Nachrichten heute noch gar nicht wirklich verfolgt, aber werd jetzt gleich nochmal kurz nachschlagen, was da los war, mit dem Beben.

Vorgestern Nacht, bin ich von einem Stück Wand aufgewacht, das auf meinen Kopf fiel. Da hab ich an ein Erdbeben gedacht, aber das war einen Tag zu früh...

13.05.2008, Dienstag

Das Erdbeben war verheerend!
Sowie ich meine e-mails öffne, finde ich auch gleich eine Mail von Mama, die sich sorgt

Ach ja und heute um 4h morgens hat irgenmdwer aus Amerika angerufen, um zu fragen, ob Kris da sei und alles ok wäre bei uns!
Schon seltsam, wie sehr die Welt sich sorgt!

Nein, ich selbst hab nichts gespürt, aber vielleicht bin ich da auch nicht sensibel genug, weil wir Zuhause in Bayern ja keine Erdbeben kennen. Die anderen hier habens wohl schon gespürt und in der City hätten die Skyscraper geschwankt. Jedenfalls hab ich mir mal das Beben-Merkblatt vom Geoforschungszentrum Potsdam, was ich im Falle des Falles zu tun habe, runeterrgeladen und Freda hat auch gemeint: am Besten unter den

Tisch kriechen und drinnen bleiben, denn wenns rumpelt, dann fallen die Hauswände nach außen hin weg. Wir gehen hier doch ruhig damit um, aber ein komisches Gefühl ist das schon!

Ich guck mir mal die Gefahrenzone, die Wahrscheinlichkeit weiterer Beben an, aber der Verstand sagt einem eh, dass es gut sein kann, dass die Erde weiter bebt...

Na ja, wird schon nichts mehr sein.

14.05.2008, Mittwoch

Heute 7.30h aufgestanden und kurz gymnastiziert.

Dusche und Kaffee haben mich einigermaßen für den bevorstehenden Trip geweckt.

Um 8.30h steht das Taxi Richtung "Great Wall" vor der Tür.

Wir fahren nach Huanghuacheng, 85 km von Peking entfernt, ca 1,5 Stunden bei gutem Verkehr.

Außerdem sind Landschaft und Dörfer echt sehenswert und man gewinnt den Eindruck von "beautiful, happy landlife" . Vielleicht ist das auch so?

Der Kontrast fällt einfach nicht so auf, wie in der Stadt, wo der Kommerz direkt neben ganz einfachen Häusern und Hütten blinkt.

Eigentlich erinnern mich die Dörfer sehr an die in Europa, wenn man so in Kroatien durch die Landschaft fährt... Überall diese kleinen Steinmauern, die vor Erosion schützen. Auch die Vegetation ist ähnlich:

nicht überbordend andere Größen von Sträuchern, Gräsern, Gemüse und Früchten.

Allerdings sind die Tore der jeweiligen Farmen, ob Erdbeer, Erdnüsse oder

sonst ein Gewächs, mit umso größeren Plastiknachbildungen des jeweiligen Produktes dekoriert. Big, big, big oder wie Freda meinte: " It s a scream, just a scream!"

An der Mauer angekommen, müssen wir diese erst mal suchen. Wir laufen ein wenig herum, auf der Flucht vor alten Weibern und Männer, die Nüsschen und getrocknete Früchte und Kinderschuhe verkaufen wollen, zahlen unsere 20Kwai und dann führt uns der Weg über eine Brücke, mit Blick auf einen Staudamm.

Jetzt auf der Brücke sieht man die Mauer!

Draufgehen kann man nicht, man sieht nur die Reste, aber auch das ist schon sehr beeindruckend! Wir folgen dem Weg herum um den Stausee-See und der ist wirklich wunderschön. Zwischen ein paar Schulklassen hindurch gedrängt oder gewa(r)tet, laufen wir dann als einzige westliche Touris, sonst nur Chinesen, bis zum Ming-chesnuttreegarden, wo wir Mittagspause machen.

Danach steigen wir auf eine etwas erhabene Ebene des Gartens an, wo wir durch Jahrhunderte alte Chesnuthaine, die auch wieder an Olivenhaine in italienischer Landschaft erinnern, hindurch wandeln und haben einen traumhaften Blick über den See und auf die Berge, Hügel, an deren Kamm sich die Mauer schlängelt und - oh ja, auf unserer Seite, gleich hinter den Bäumen steigt sie ebenfalls an. Wir kraxeln hinauf und streicheln sie. Das bringt sicher Glück! Die alte geschundene Lady. [...]

15.05.2008, Mittwoch

Mein Abendessen ist zu heiß, deshalb nutze ich die Zeit, während es abkühlt zum Schreiben.

Ich habe nämlich 00000000Bock zum Schreiben. Immer Schreiben! [...]

Ok. Ich fahr mit Freda morgen in die Stadt, die Gerhard Richter Ausstellung angucken.

Alle haben sie schon gesehen, außer mir, der Deutschen.

Auch der Österreicher, Marbod, hatte eine Vipkarte und ich Depp hab es verpennt.

Er meinte es sei beieindruckend gewesen. Sehr "gschniegelt" und die Kellner in Livrée, zehn in einer Reihe, hätten nicht mit der Wimper gezuckt, wenn man sich was zu trinken geholt habe. Die Häppchen waren Scheiße, wie immer und überall.

Was will man bei Cocktailltomaten mit Käse in China auch erwarten?

Der Kärntner war ganz aufgelöst...sein Vater ist gestorben heute Nacht! Nun fliegt er morgen zur Beerdigung. Er war so traurig, aber dann kam er doch von der Schlafzimmerepore runter und wir haben geplauscht!

Danach komme er zurück... Sein Vater sei ja jetzt eh immer bei ihm, hab ich gemeint und er hat traurig gelächelt.

16.05.2008, Freitag

[...]

17.05.2008, Samstag

Nach dem aufstehen erstmals joggen zu Jenny Lous zum Sojamilch kaufen.

Ein Vergnügen ist es nicht, man wird ziemlich oft angehupt auf der Strasse, aber eigentlich geht' s.

Dann arbeiten bis 14.30h und Aufbruch, mit Stöckelschuhen, nach Dashanzi, auf die Vernissage von Alexander Ochs, „whitespace“.

Die Ausstellung „under the sky“ zeigt asiatische und deutsche Künstler, die sich in ihrer Arbeit auf Gerhard Richter beziehen.

Als ich mir die Kataloge ansehe, kommt Alexander Ochs auf mich zu und begrüßt mich auf deutsch:

„Sieht deutsch aus...“

So schnell kam ich noch nie zu „shake Hands“. [...]

Als ich mich verabschieden will, lädt er mich zum anschließenden Abendessen mit der Galerie ein, aber ich muss leider absagen, da Freda ihren Abschied feiert. [...]

Im Anschluß findet außerdem um 17h im Ullens Center of Contemporary Art, ein Talk mit dem ehemaligen Assistenten von Gerhart Richter, Dietmar Elger, statt.

Da ich noch Zeit habe, schau ich mir zwischendrin noch die Retrospektiive von Huang Yong Ping „House of Oracles“ im Erdgeschoss des UCCA an. Tolle installative Arbeiten, teils Beuys und Duchamp Bezüge. Überdimensional mal wieder; z.B. Skellett Nachbau durch ganzen Raum, eime Art Wolperdinger aus lebensecht nachgebauten Tieren.

Was auch nachher im Talk Erwähnung findet, weil es so sehr im Gegensatz zum Bild einer singulären Künstlerpersönlichkeit, wie der eines

G. Richters, steht: Viele bekannte chinesische Künstler arbeiten mit Horden von Assistenten. Das ist wie in der Renaissance.

Erst muss ich warten, ob ich noch einen Platz bekomme, da der Vortrag eigentlich ausverkauft ist.

Dann darf ich aber doch hinein und auch noch in der zweiten Reihe platznehmen. Der Vortrag dauert inklusive Fragen zweieinhalb Stunden. Elger spricht auf Deutsch, was für mich natürlich sehr angenehm ist, aber dann kommt die chinesische Übersetzung, die teils für einen einfachen Satz zehn Minuten braucht und ich muss mich echt konzentrieren, sonst weiß ich schon gar nicht mehr, um was es eigentlich im deutschen Satz ging. Was ich, für mich, herausgefiltert habe:

[...]Realistische Malerei schafft im Wechsel mit Abstrakter Malerei, den nötigen Ausgleich für den Maler Richter. Ich kann auch nicht immer nur Kugelschreiberflächen stricheln, sondern brauche, ying und yang, den Ausgleich durch realistische Zeichnung oder Fotocollege.

Die Ambivalenz ergibt innerhalb einer Arbeit die Spannung oder auch innerhalb des Werkkomplexes... [...] die Rakel, als Malinstrument, birgt das Moment des Zufälligen.

[...] Realität und Wahrheit existieren nur für den Einzelnen.

[...] Realistische Abbildung ist auch nur ein Grad von Unschärfe. Demnach ist alles Abstraktion...

[...] Wasserspiegelungen sind geradezu ein Sinnbild für die Frage nach der Wirklichkeit.

Nach dem Vortrag, strahlte mich der Elger so an, dass ich mich dann noch persönlich vorgestellt habe. .. Sie haben ja beides verstanden, oder? Sie haben jedenfalls so ausgesehen!" Ja, ja schmacht...Nein, ich versteh nur Brocken, aber ich weiß so ungefähr, wo im Text die Übersetzung steckt. Manchmal. Selten. Wieder mit „hand shake“ erkläre ich, was ich hier mache und verabschiede mich dann. Den Alexander hätte er übrigens gestern schon getroffen, weil er ja heute mit den Vorträgen gebunden gewesen sei...

18.05.2008, Sonntag

(...)

19.05.2008, Montag

Es ist 12.30h (Vor)mittags. Um Punkt 8.30h stand ich am Visumsamt, gerade als die ihre Tore geöffnet haben. Keine Schlange, ich war auch gleich dran, nur: Brian hatte recht! Die verlängern ab dem Tag, an dem Du den Antrag stellst, also ab heute, dem 19.05., und dann bekommst Du Deine Verlängerung für 30 Tage. Somit würde ich nahezu zehn Tage verlieren... Am Freitag meinte die Infofrau noch: „ You can extend at any time.“

„It depends on you“ meinte die Schalterdame heute. „You can apply until the 30th, if we accept (!!!). It depends on you, do you understand?“ Klar kapier ich das! dass es nicht an mir liegt...

Eigentlich habe ich dann den ganzen Nachmittag über gemalt! Zwischendrin um 14h ein Püschchen in

der Sonne draußen. (...)
Am Abend telefoniere bzw. skype ich lange mit Christine und dann mit Aldo. Berlin wird mir hier in der Ferne doch so nah, denn Multikulti-Leben, das existiert in München einfach nicht; Sehr gediegen alles. Langsam, seriös. Einfach anders, auf alle Fälle in keinsten Weise so ein extremer Austausch. Ich liebe München, aber vielleicht muß ich doch irgendwann weggehen? ...wenn ich mich und meinen Beruf leben will? ...wenn ich nicht alles immer schwer und ewig denkend und belastend nehmen will? München macht das... ...aber es kann halt auch so sommerlich leicht und gelb-blau strahlend sein!

20.05.2008, Dienstag

(...)

21.05.2008, Mittwoch

(...)
Nachdem ich mich für morgen um 16h mit GuoQi zum Kaffeetrinken in „798“ verabredet hatte, einer Malerin aus Peking, die bei Scully in München Diplom gemacht hat, zeichne ich bis 17h. Geht voran, muss aber noch intensiver und mit mehr Konzentration werden...

Danach mache ich mich auf zur Academy of Fine Arts, kurz CAFA , um mir den Vortrag über die Arbeit von Marshall Harmond, einem NYartist in residence anzuhören. (...)
Wie in der Aka üblich, sitzen wir im Hörsaal: Pamela und Gordon, ihr Freund,

der zu Besuch da ist und Kurator ist, beide aus Australien; Mayrose and Brian Crook, ein weiteres artist Ehepaar aus Neuseeland, und Will aus New York, der immer mit Marshall zusammen auftritt. So erzählt M. dann über seine Arbeit. Charmant und locker flockig, präzise und intelligent. (...)
Auf den Punkt und zum Ende bringt Marshall sein „lecture“ mit dem Zitat einer berühmten Ballettänzerin zu einer anderen, deren Namen ich mir natürlich wieder mal nicht gemerkt habe:

There is vitality, a life force, a quickening that is translated through you in action. And because there is only one of you in all time this expression is unique. And if you block it, it will never exist through another medium and be lost. The world will not have it. It is not your business to determine how good it is; nor how it compares with other expressions. It is your business to keep it yours clearly and directly to keep the channel open. You do not even have to believe in your self or your work. You have to keep open aware direktly to the urges that motivate you Keep the channel open... No artist is pleased...this drives us to create and make it through the resistance and that can stop us from having the courage for our commitment to make art. There is never complete satisfaction at any time. There is only a quirky, divine dissatisfaction; a sublime unrest that

sustains and makes us more alive.

Das gemeinsame dinner mit allen danach war sehr schön.

22.05.2008, Donnerstag

(...)

23.05.2008, Freitag

Heute war ich joggen. Als ich aus dem Tor raus laufe, kommt gerade Keith vorbei, noch verschlafen, sage ich auf Deutsch: „hallo, wie geht’ s?“ schwenke dann aber gleich in den englischen Text über...
Es war ein toller Arbeitstag. Fließend. Nachdem ich gestern noch bis 2h früh die zweite Arbeit fertig gemacht hatte. Weiße Rosen auf schwarz...
1. title: moloch
2. title: like a blue hole in the sky
3. title: white roses from feijiacun

Danach habe ich die nächste, ganz große vierteilige Arbeit angelegt. Vier Formate zu einem ganzen, ca. 220x150 cm, mit dem Titel: „How long?“, was sich auf mein Visum bezieht oder auf mein Hocken. Ich hocke nämlich. Freda hat mich, nach Anweisung fotografiert; auf den Fußflächen hockend und das hältste nicht lang aus. Ich hocke, wie die Chinesen hocken und die hocken klassisch überall, wenn sie können. (Gestern hab ich aus dem Bus beobachtet, wie an einer Tanksstelle die Taxler unterm Baum im Schatten hockten, weil anscheinend der Sprit ausgegangen war. Horden von Taxlern, hatten ihre Taxis an der Tanke geparkt

und telefonierten und warteten. Im Schneidersitz oder hockend unterm Baum, im Schatten.)

Eigentlich fliege ich aber in der Mitte des Bildes, weil ich mich hockend ausgeschnitten habe und das sieht dann, ohne Boden als Grund, wie im Fluge aus. Den Rahmen außen an den vier Ecken bilden meine neuen chinesischen schwarz-mit Blumen und Schmetterlingen verzierten Schuhe. Auf die Füße gucken, meine unausweichliche Perspektive, wenn ich allein bin und an mir runter fotografiere...

Die Froschhocke hat mich dann noch zu einer dreier Serie kleiner Bilder 21x24 cm inspiriert.

Ink-Aquarelle, aus den ersten Tagen hier zum Thema „how dark can it be?“, die ich eigentlich schon wegwerfen wollte. Jetzt habe ich mich klein, in der Hockeflugposition, über die Landschaft collagiert und die Serie mit „I feel like an alien. I am an alien-frog.“ betitelt.

Weiterhin hab ich die frame - Kopie Elemente, eigentlich nur Kopierhilfen, wieder rausgeholt:
Auf der einen steht der Text:

„BEIJING IS DIRTY, DUSTY, GLITTERY, WONDERFUL COLOURFUL & ESPECIALLY – RED.
BEIJING IS A MOLOCH, FULL OF ENERGY.

FIVE EDGED STARS KEEP THE CABLES TOGETHER,
WHERE, IN THE SKY, THE POWER IS RUNNING.“

Das stimmt wirklich. Entlang der Autobahn erstrecken sich diese riesigen Strommasten und deren Kabel werden immer wieder durch sternförmige Halterungen fixiert. Das sieht wunderschön aus und ein chinesischer Künstler sollte alle Sterne zur Olympiade illuminieren. Das fände ich toll!

„Bakerman“ entsteht aus den Resten meiner Kopiervorlage plus den Resten meiner Froschcollage, plus den Resten aus den Rosencuttings. „Bakerman“ war einer meiner all time favourit songs von „laid back“ aus den 90ern und das Bild ist eben auch bakery. Leicht! Und das ist sehr gut so, wenn ich mal zu spielen anfangen. Heute habe ich gespielt. Nach Schiller war ich also Mensch.

Und dann ist mir noch was aufgegangen, ich weiß nicht, ob das heute oder gestern war:
Mir ist aufgegangen, was ich tue: ich kombiniere Zeit und nicht Zeit in meinen Arbeiten.

In meinem Tagebuch ist die Zeit, sowohl schriftlich und fotografisch subjektiv dokumentarisch, für die menschliche Maßeinheit ganz obvious vorhanden. Das ist ja Sinn eines „diary“.

In meinen Bildern wähle ich punktuelle Elemente dieser vorhandenen Zeit, meiner Wahrnehmung aus den Tagen, nämlich digitale Fotos, die, ganz a la Richter oberflächlich „wirklicher“ wirken als Zeichnung, selbst fotorealistische Zeichnung, obwohl das ja immer auch nur ein gradueller Unterschied ist, im Endeffekt ist das alles nicht „die Wirklichkeit“, deswegen

ist es auch völlig wurst, ob meine Fotos scharf sind oder der Drucker bleich war oder Freda gewackelt hat oder meine Farbe verblassen wird (natürlich sollte man sein Bestes tun, aber Freda hat halt nun mal gewackelt und nochmal machen, wäre nun echt unwirklich) und bringe sie mit Nicht-Zeit zusammen. Nicht Zeit ist „Stricheln“.

„Stricheln“ ist denken und nicht denken zugleich. Stricheln macht so etwas wie „Zeit“ überflüssig.

Stricheln ist entspannend und anstrengend. Stricheln ist nicht abstrakt. Es ist völlig Zweckfrei. Und damit auf alle Fälle Kunst! Weil -), Stricheln ist was für Kinder. :-). Stricheln ist ewig.

24.05.2008, Samstag

[...]

25.05.2008, Sonntag

[...]Um 11h bin ich mit Daniel Lang vor dem Eingang des „Happy Valley“ Restaurants im Swissotel, zum Dim Sum Brunch verabredet, wo eine Veranstaltung vom Yaleclub stattfinden soll:

Christopher Makos, der Leibfotograf und Freund von Andy Warhol spricht. [...]

Makos meint, Andy hätte das Peking von heute geliebt. „He'd swim like a fish in the water“ Gestern sei er in „798“ gewesen und er hat ganz gut auf den Punkt gebracht, was hier gerade so einzigartig ist:

Künstler, Galeristen und Sammler kommen zusammen und es entsteht eine ungeheure Energie. Es besteht wenigstens noch die Möglichkeit des

Austausches zwischen diesen drei „Arten“ .

Selbst in NY sei die Szene auf ein bis zwei Strassen begrenzt. Hier dagegen: Dörfer, es spriebt nur so. Und wohl sein beste Zitat: „If you, Chinese people, can make a suit in 24hours, it cannot be a problem for you to solve the pollution problem.“

Jedenfalls kam ich mir vor, wie in einer Zeitkapsel.

Andy via Makos als Zeitzeuge im Swissotel, zwischen lauter Yale-Club Leuten...

Ich neben Daniel, dem Sohn meines ehemaligen Profs aus München... Hinter uns Angela, eine Künstlerkollegin, auch artist in residence...

die wir alle zusammen Bilder aus dem Peking der 80iger sehen und doch selbst im Jahr 2008 stecken und irgendwie alle nur Reisende sind. Ja, wie der Yale-Gastgeber betont, „wir sind hier in Peking, alle nur Reisende. Wir kommen aus der ganzen Welt hierher, sprechen oder sprechen nicht, oder lernen zu sprechen oder können sprechen ohne es je gelernt haben zu müssen und ziehen - weiter.

Daniel wird nach kurzer Heimkehr nach Berlin im August nach London gehen. Ich will auch mehr reisen. Ich muss: „keep the channel open.“ [...]

26.05.2008, Montag

[...]

27.05.2008, Dienstag

[...]

28.05.2008, Mittwoch

E-Mails:
Dear All,
I'VE GOT MY VISA! 30 days, until I'll die again at the Beijing Public Municipal Security Bureau!

29.05.2008, Donnerstag

[...]

30.05.2008, Freitag

[...]

31.05.2008, Samstag

Vielleicht ist es an der Zeit für eine Art Resümee, denn morgen ist der erste... Ich weiß nicht ob das mit dem schriftlichen Tagebuch immer meine Form sein wird. Ich mache das ja immer sehr konzentriert auf reisen, aber es nervt auch sehr. Andererseits hat das was On Kawara oder von Dreher, der jeden Tag ein Glas malt. In jedem Falle ist das eine Möglichkeit meine Bilder in den, für mich, richtigen Kontext zu stellen. Meine Bilder sind nicht einfach so oder so. Sie haben immer mein Leben zum Kontext und ich will jeweils eine Form finden, um meine Aussage zu konkretisieren. Das lässt immer noch genug Freiheit, um die Bilder selbst eigenständig angucken zu können.

Ping hat vorher etwas sehr schönes gesagt. Bei meinen Bildern komme es auf die gefühlte Oberfläche an.

I lay my feelings into the surface. Und da bin ich. Das ist es, was er verstanden hat und weshalb ich mich meiner Strickerei nicht zu Schämen brauche. Das ist nicht nur Meditation und Selbstfindung, das bin ich, was ich da in jeden Kulistrich lege. Deshalb können „nur“ meine Fotos auch nicht meine „Arbeit“ sein und auch nicht nur mein Text. Sie sind nur ein Teil dessen, aber mein Gefühl fehlt ihnen.

„Art is so big.“ meint Ping.

Seit heute morgen hat er sein Visum bis zum ersten Juli. Er saß auf meiner roten Couch, mit seiner leeren Tasse Kaffee, unterhielt sich mit mir, während er abwechselnd die Augen schloss und sich mit der Hand an die Stirn fasste. Er ist fertig und glücklich - heute.

Das ist, was ich auch lerne hier. Ich lerne mehr über Kunst und was Sie sein kann. Welche Art von Künstlerin ich sein will... Dass es nicht darum gehen kann schnell viel Geld zu verdienen (wobei das ein toller Nebeneffekt ist, der vieles erleichtert!), indem man seinem Gegenüber gibt, was es sehen will.

Dass es nicht darum geht zu kopieren oder irgendwelche skills auf Papier zu vereinigen. Dass Kunst nur dann entsteht, wenn man sich selbst hineinlegt, egal mit wie viel Energie oder Zeit. Zehn Sekunden können reichen oder zehn Jahre reichen nicht. Das ist abhängig vom eigenen ..

Temperament“, ebenso, wie die letztendliche Bewertung dessen, ob Kunst fühlbar ist, subjektiv von jedem einzelnen Betrachter ausgehen wird. Dass es darum geht sich selbst, die Welt und andere Menschen zu verstehen. Dass man sich die Zeit nehmen sollte zuzuhören.

„It's all about life and humanity.“ meint Ping.

Im Gegenteil dazu, was die allgemeine Weltöffentlichkeit von diesem Land denkt, lerne ich hier Dinge, die wir im ach so tollen Westen immer anstreben, aber uns in uns selbst verfangen.

Die Menschen sorgen sich hier, sie sind „keine rücksichtslosen Berserker“, jedenfalls nicht mehr als jedes andere Volk. Sie sind natürlich Kinder ihrer Geschichte, wie wir Deutschen auch. Wir sind immer so vorsichtig, ja nichts falsch zu machen und tun lieber gar nichts. Wir schließen Versicherungen für unser Leben ab, wo es keine Versicherung fürs LEBEN gibt...

Natürlich haben wir ein tolles Sozialsystem - ja wir haben ein tolles Sozialsystem! Uns geht es echt super! Wir haben so etwas, wie eine gesetzliche Krankenversicherung! Die gibt es hier nicht (Versicherungswesen ist ein neuer Markt in China, weshalb in der U-Bahn zu Promotionzwecken, Fächer mit Versicherungskonditionen verteilt werden. In der U-Bahn, fächer!

Vollklimatisiert! Genial! Die haben einen an der Klatsche!), die gibt es in Amerika nicht, die gibt es in Australien nicht, in England nicht...

Wir sollten nicht immer so viel rummotzen. Auch nicht über unser Wiedervereinigtes Deutschland. Was hätte da China gerade für ein Problem. Wir setzen immer unsere MINI-Maßstäbe an, und stülpen sie diesem MAXI-Land über!

Und natürlich, zugegeben. Das ist nicht alles besser, nicht alles ist rosig, auch wenn man wütend Rosen gegen den Staub pflanzt!

Es ist nur sehr anders. Wenn Filip sich selbst in Thailand sucht und mir vom „Im Jetzt leben lernen“ erzählt, dann ist das das, was hier alltäglich passiert. Du hast gar keine andere Chance. Die Frage stellt sich hier nicht in dem Maße.

Die Visumspolitik ist das beste Beispiel. Regeln ändern sich „day by day“ und das ist eine wirklich neue Erfahrung.

Das macht Angst, was praktisch ist, in jeder Gesellschaft (siehe wir mit unseren Versicherungen oder in den USA die Michael Moore - story...) und andererseits bedeutet es, wenn Du Glück hast, dass Du einfach alles machen kannst, was Du willst, solange Du nicht irgendwo „anstößt“. Das ist das Land der unbegrenzten Möglichkeiten, der riesen Dimensionen - daher kommt das...

Zwischen Gehorsam, Willkür und Anarchie...krassere Gegensätze in nahezu allen Belangen kann man wohl kaum irgendwo finden.

Ich bin, wie - alle Künstler hier, selbst die chinesischen residents, die mit dicken Autos vorfahren- absolut privilegiert, da muss man sich nichts vormachen. Ich zahle dafür, hier am Puls der Zeit zu sitzen.

Das sind Hallen voll nur mit Künstlerstudios, eins am anderen und ich kann anklopfen und plaudern oder oft nur gucken, weil die Sprache nicht reicht.

Wir leben in riesen Studios, ok das Wasser ist manchmal aus, ich hab ne Maus, etc., aber ich kann nach getaner Arbeit Duschen und wenn ich will Highheels anziehen, weil ich , dank Brian, der seit 25

Jahren hier in die Stadt vernetzt ist, zum Dim Sum Brunch mit dem Yaleclub geladen bin oder mir

Hearings mit internationalen Künstlern, Galeristen, Sammlern anhören kann. Und A. O. schüttelt mir die Hand, wo er mich in B nicht mit dem A anschauen würde!

Bzw. hier sind alle ansprechbar, weil Peking einfach "very casual" ist...

Von einer Minute zur anderen habe ich die Möglichkeit in eine völlig andere Welt zu tauchen!

Das ist Luxus. Dessen bin ich mir bewusst. Luxus, den ich bezahlen musste,

denn wenn ich nicht bezahlt hätte, fehlte mir die Information, bis ich selber fit genug bin mich zu bewegen...aber das ist auch nichts Neues.

Die ganze Welt ist da. Reist ein, reist

raus...bewegt sich...schnell und langsam zugleich...

Allerdings spür ich gleichzeitig ganz stark, wo meine europäischen Wurzeln liegen.

Das Denken ist einfach ein anders, gar nicht so kompliziert, wie in Europa.

Da werden ganz klare Entscheidungen getroffen, man weiß nur nicht wieso, von wem, wie lange die Entscheidung gültig ist etc. und da gibt es auch nichts unverständliches, es ist nur etwas unberechenbar.

Es gibt kein Schema, außer das, dass man nicht sicher sein kann, ob Information auch Information ist. Und das, dass man irritiert ist, weil man das von Zuhause einfach nicht so kennt, aber das ist dann das eigene Problem und nicht das der Chinesen! Das ist wie mit der Realität und der Unschärfe...

Ich möchte das gar nicht werten, es ist nur anders und das muss man eben wissen.

Es lehrt einen „im Jetzt“ zu leben, was wir ja immer alle wollen und nicht können, weil das,

das Leben hier, die Folge daraus wäre. Nun noch verschärft durch Olympia, wo man gleichzeitig versucht es dem Ausland recht zu machen und trotzdem seine Macht beweisen und sein Gesicht wahren möchte.

Deswegen isst der Manager des Restaurants den Fisch und deswegen, liebt der Chinese seine Uniform! Das ist doch logisch!

01.06.2008, Sonntag

„BEIJING IS SCIENCE FICTION.
BEIJING IS A MOVIE, A FIFTH
ELEMENT.

BEIJING IS LIGHTENING,
LIVING - A FULLMOONPARTY - EVERY
DAY BY DAY."

02.06.2008, Montag

(...)

03.06.2008, Dienstag

(...)

Ich treffe Katharina Rutz, im Cafe Sambal.

Meine Eltern hatten in der „PNP“ einen Artikel über ihr Buch „One year in Beijing“ gelesen und ich hatte daraufhin spontan, über die Zeitung, versucht, Kontakt mit ihr aufzunehmen, weil ich dachte, vielleicht hat die ja so was ähnliches gemacht, wie ich, ein „diary“ verfassen.

In Deutschland wäre ich nicht einmal auf die Idee gekommen, ihr zu schreiben.

Ein „blind date“ in Beijing also, so zu sagen!

(...) es war ein richtig schöner Abend mit tollem malaysischem Essen und aus dem stehgreif schreibt sie mir die Goethe Institut Adresse auf eine Papierserviette.

04.06.2008, Mittwoch (...), 05.06.2008, Do-
nnerstag(...), 06.06.2008, Freitag (...),
07.06.2008, Samstag (...), 08.06.2008,
Sonntag (...), 09.06.2008, Montag (...)
10.06.2008, Dienstag

(...) Na ja, die rote Fläche in „Jianzhi“ wird schon noch fertig heute und außerdem: das Goetheinstitut hat geschrieben! Ich sollte ihnen heute noch mehr Bilder senden und heute Abend hatte ich eine Mail im account,

dass ich evtl. an einem Vortrag über „identity & globalism“ im September, in Peking halten soll!

Wie geil, oder!? Lädt man mich dann ein?

11.06.2008 Mittwoch

Au Mann, da sitze ich hier mit meinem Ananasbier und muss mich wieder mal ärgern!

Hab ich doch gerade einen selten dummen Artikel über Hainan, Chinas Ferienparadiesinsel, gelesen. Was wollen die denn gerade alle? Wieso finde ich nahezu immer miese Berichte über China? (...) Was ist das? Neid? Wieso nimmt sich jemand, der anscheinend selbst nur Tourist ist bzw. noch viel besser, Kohle dafür bekommt, dass er reist und madige Berichte schreibt - das Recht heraus, so zu urteilen? Bezüglich Artikel Faz.net, 11.06.2008, "China. Hier geht die neue Welt baden" von N. Maak: (...)

a) (...)

b) (...)

c) (...)

d) Schnaub!

e) Natürlich ist das nicht gesund?

Aber wieso haben wir das Recht im Wohlstand zu leben und die Menschen hier dürfen nicht einmal damit anfangen?

f) Herr M. sollte vielleicht lieber mal nach Mallorca oder auf die Canaren fahren und bezahlten Urlaub im Kempinski (?) nehmen oder wenn wir in Asien bleiben, vielleicht nach Thailand? Da ficken dann auch deutsche Säcke schlanke Asiatinnen und nicht nur reiche Russen! So.

g) Ach ja, P.S. Ich konnte den Artikel im Netz lesen! Immer ganz wichtig

dazuzufügen!
Vielleicht ist es aber einfach auch nur Zeit, dass wir lernen, zur richtigen Zeit auch mal unseren Mund zu halten. Meinungsfreiheit schön und gut. Herr M. ist kein Politiker, aber bei der derzeitigen politischen Lage, wäre es klüger, sich ganz simpel zurückzuhalten. Ganz simpel Urlaubsscheißartikel und wenn sie noch so viel bittere Wahrheit enthalten mögen, einfach mal auf nach Olympia zu verschieben. Das würde in Europa und im Westen niemandem schaden und China müsste nicht stets mit Regression drohen, um nicht das Gesicht zu verlieren(...)
Wie wärs mit, ein klein wenig diplomatischer Intelligenz? (Nachtrag, 20.08.: ich meine, einfach mit intelligentem Beispiel vorangehen, wenn 's die Politiker schon nicht tun, gell Frau Wichorek-Zeul!?)
Insofern sind diese Artikel sehr politisch. Sie machen Stimmung.

Was sonst nämlich heute geschah:
Ich radle (...) los. Es ist anstrengend und wird heißer (halb zehn) und wird noch anstrengender, weil aus dem Hinterreifen merklich die Luft raus ist. Bald ganz draußen ist. Toll! Platt!
Wie so oft im Leben, denke ich: Fuck!
Und habe Glück, ebenso: Fuck! Direkt neben meiner Pannestelle: ein Radelreparaturgeschäft. Innerhalb von ca. 15 bis 20 Minuten, wechselt man mir den Schlauch und pumpt den Reifen auf. Alles für 1,50 Euro. Ich nehme in chinesischer Manier auf einem kleinen Hocker Platz und warte hocksitzend. Ok, es ist absolut ok. Ich hab die Zeit und hätt ich sie nicht, könnt ich es nicht ändern...daher ok.

Der Reifen ist wieder fix und ich radle weiter zum Postamt. (...)

Um 14.15h kommt Tamara mit einer Schulklasse ins Studio und ich spreche über meine Arbeit und antworte auf Fragen wie: Wie viele Stifte verbrauchst Du denn? und Wie lange brauchst Du denn für ein Bild? Wie lange arbeitest Du denn am Tag?
Im Nachhinein ärgere ich mich, dass ich überhaupt eine Zeitangabe gemacht habe. Es ist Wurst wie lange das dauert. Meine Arbeit ist NichtZeit, darum geht es ja. NichtZeit ist purer Luxus. NichtZeit ist ein ganz wichtiger Aspekt für Kunst, so wie Zweckfreiheit z.B. Zeitverbrauch spielt keine Rolle- darf keine Rolle spielen und doch, spielt sie natürlich, mit die größte. Für mich - mich im Bild.

Ach ja, die rote „Jianzhi“ Arbeit ist fertig und ich gehe noch an „yingyang“ jetzt... es ist Dunkel und Ruhe ist eingekehrt. Das ist perfekt. Mit den Nachtfaltern unendlich tanzen. Hin-Her. YingYang, bis ich einschlafen will.

12.06.2008, Donnerstag

(...)

13.06.2008, Freitag

Ja, nö!, es ist Freitag der 13. Und ich kann kaum mehr tippen vor Müdigkeit und Trunkenheit!
Eigentlich wollten wir auf diese PinkParty im Cafe Sambal oder nee, organisiert von Cho im Bed & Tapas gehen, aber es hat sintflutartig geregnet. Unglaublich aus Eimern geschüttet.

So hab ich gewartet, auf diverse Anrufe. Rod wollte mitkommen. Rod, so heißt er, von gestern, von ihm hatte ich heute morgen eine e-mail im account. Sehr süß und ich hab ihm gemailt und gehe sehr gerne mit ihm Essen. (...)
Er schreibt schön und mich juckt der Rücken, weil mich ein Moskito gestochen hat.
Er hat mir „Pink Moon“ geschickt, den song von Nick Drake, den ich zwischen lauter Donnergrollen und Regengeprassel kaum hören konnte... aber er wollte auch nicht mehr mitkommen heut Abend und so haben Ping und ich getestet, wie viele Gläser Rotwein aus einer Flasche Rotwein rausgehen. Sechs. Und geratscht über Gott und Kunst und die Welt und das war vielleicht besser als alles Pink.

14.06.2008, Samstag

(...)

15.06.2008, Sonntag

(...)

Um 8h wach und ich steh auf. Scheißermüde, aber um 10h sind ich und Ping zum Gang nach Caochangdi verabredet. Es ist wieder heiß, aber bewölkt. (...)
Wir klappern echt den ganzen riesen Bezirk, mit seinen riesen Galerien ab. Überdimensional! Das ist museal, aber eigentlich sondiert sich auch hier sehr schnell aus, was für mich interessant ist.
(...)
Ein paar E-mails schreiben und Leute anmailen und einladen – für den 27.06., unser erstes open studio!!!! morgen

planen wir genaueres. Brian meint, wir sollen ausfinden, wo der Grillsteht. (...)
E-Mail:
Dear sir and madame,
I am a german artist, currently participating in the residency programm of Red Gate Gallery Beijing, in Feijiacun, until late july.

A german art critic wrote about my work:
.. Alice Dittmar is an artist, who practices the art of drawing. It doesn't matter in which medium she is just working; whether she is drawing, photographing, making collages or intervening a spacial situation, always her deep affinity for pen and paper is appreciable."
(text: julia lachenmann)

Sampling and conducting of personally important photo- and textfragments, excerpts of my personal treasure of cognition seems to be a well-fitting expression for my way of finding images and their titles.

The key to all of my pictures are personally experienced stories. Drawings like mirrorings of my feelings; Creations, soul to head and from head to soul.

I would simply say: As a red line, my life is meandering through my work.

So, currently I do drawings, refering to my three month stay in Beijing. Since my arrival at the first of may, I write down „MY DAILY BEIJING DIARY“ in three parts:

A kind of subjective documentation in daily written diary words, taking photographs and as a third and most important part for me, as the essence , I lay my thoughts & feelings into my drawings.
(...)

16.06.2008, Montag

(...) ich war doch noch auf dem Konzert der Crooks im Mao Livehouse! und gut wars, dass ich raus bin. Den Kopf von all dem Kunstzeug befreien. Heute ist er schon wieder voll (...)

16.06.2008, Dienstag

(...) Ping will aufbrechen. Wir wollen uns Studios ansehen. (...)

Wir treffen seinen Freund, Künstler und Künstlerdealer, und einen Sammler und trinken erst mal Tee. Eine unglaublich schöne Zeremonie, wie der Typ immer wieder den Tee aufbrüht, in kleine Tee Schälchen verteilt, umschüttet, wieder auf ein großes hölzernes Tablett mit Ableiterillen ausschüttet, den Rest des Sudes mit einem Weichen Pinselchen in ein Abflussröhrchen leitet.

Ja, der Tee wird erst einmal vom Tablett durch einen Schlauch in eine Kanne umgefüllt, um dann erneut aufgegossen zu werden. Das Ganze vollzieht sich mehrmals, bis der Tee seine richtige „hong“, rote Farbe hat, dann wird in die vorher bereits, bei der Zubereitung, benützten Minischalem, Tee gegossen, aus welchen man dann - immer wieder nachgeschenkt - ewig trinken kann. Nach der Teezeremonie und Gelaber, von dem ich kaum ein Wort verstehe, geht' s zum Mittagessen. Wir sind eingeladen. Das ist so,

wenn man neu ist, das erste Mal zu jemandem kommt, dann wird man zum Essen eingeladen. Danach schauen wir uns das Studio, eines der Red Gate Artists (Zheng XueWu) an, der sich auch zum Essen dazu gesellt hatte.

Der Gedanke hinter seiner Arbeit und die Texte in seinem Buch „on meditation“ könnten über mich sein... viel über das System und die Struktur der Wiederholung; wieder Teezeremonie in dessen Studio... Danach schauen wir und das ganze Areal an. (...)

Der Kurator hatte sich schon verabschiedet. Es ist halb drei. Danach wieder Teezeremonie. Ping sagt mir nachher im Taxi - er wusste, dass der Typ, sein Bekannter, noch irgendwas wollte...

Ich lerne, ohne den Inhalt en detail verstanden zu haben: Chinesen reden, wenn sie business machen, um den heißen Tee herum...

18.06.2008, Mittwoch

(...)

19.06.2008, Donnerstag

(...)

Hab nun verlauten lassen, dass ich nach Berlin gehen will. Berlin, denn, wie ich Anja chattender Weise nach London schrieb: Bin back...bierchen next to me
18:42

a) muß kosten runterfahren, weil ich nicht mehr so viel arbeiten mag
18:43

b)will zurück immer im sommer und kann locker mit jem. berliner bude

tauschen, aber nicht münchenr bude
18:44

c) will internationalen austausch und muc ist ein dorf, ein wunderschönes, ich lieb es ja, aber wenn ich meinen job machen will , dann muß ich so wies aussieht weg
18:44

deutschland=berlin und „go where the market is“ das spart zeit
18:45

und zeit ist im endeffekt geld. hab hier ca sechs große arbeiten gemacht in der zeit!!!! brauch in muc ein jahr dafür
18:46

und alle sind cool und dir würds so taugen, wie mir in london... also lets go all over the world!
Kuß und auf wiedersehen, DEine A, die auch sehr oft an Dich denkt und dich lieb hat!

Anja Priska 18:49

alici...mann, wir müssen mal telefonieren. mir geht auch so viel im kopf rum. bin verliebt, haha. schönes gefühl, aber mal wieder durchgknallte geschichte. muss bis morgen das bild fertig haben. Bussi

Ich:

18:51

geht mir auch so, bin gstresst, weil der einladungsprint nicht sofort-wie immer- geklappt hat und ich grad n bild versaut hab und juhu anja, verliebt!

18:51

ups, aldo aus berlin am skypephone....

20.06.2008, Freitag

(...) Nachdem ich gestern Nacht mit einem verpatzten Bildgefühl ins Bett gegangen war, hab ich' s jetzt wieder...Super. Drüberhinweg gerettet.

Ob besser? Ja, in meinem Sinne. Nun heißt das Bild, mit mir drauf, als große hockende Collage, nicht mehr „How long? 1“ und das Schmetterlingsbild „How long? 2“, sondern es heißt „I don't know!“, was dem ganzen schon viel näher kommt, denn ich warte, warte auf mein Visum und hocke aus, ob ich das Land verlassen muss.

Deswegen schwebt hinter mir eine dunkle Wolke, wie ein Rohrschachtest und die Schuhschmetterlinge sind nicht mehr „nett“ mit rosaroten Blümchen übersät, sondern ich habe sie mit blauem Kuli zu schillernden, changierenden Nachtfaltern verwandelt.

Um 16h nehme ich ein Taxi in die Stadt, da ich beschlossen habe vor dem dinner date mit Rod, heute abend um 19.30h, noch Geld abzuheben und gleich auch noch Blattgold zu kaufen, am NAMOC. Sonst kann ich meine zwei weiteren „Jianzhi“ Bilder nicht fertig machen und das wäre saudumm...

Der Taxler ist soo cool und summt ganz laut und falsch auf „88.7 Beijing Radio“ mit.

Britney Spears: „Let me break the ice“. (...).an amount of money lege ich für das Gold auf den Tisch. Für 10 Kwai haben sie mir aber alles Restgold dazu eingepackt.

Rod ruft an, ob auch alles klappt mit unserem Treffen. Ja, sage ich, ich sei schon in der Stadt und ob wir uns nicht schon früher auf einen drink treffen wollten. Ja, meint er, er rufe an, wenn er in Sanlitun sei.

Gut, da will ich auch gleich hin; ins 3.3 Shoppingcenter, da Mardod, der

Österreicher, meinte, ich bekäme da sicher fancy Schuhe. Durch die rush hour direkt vor die Türe driven, but 3.3 is only suffering.

Man geht rein und ist umgeben von den tollsten Läden und man shoppt fast alleine. Keine Ahnung, wo alle sind, aber ich war allein da drin mit den Verkäuferinnen. Supertolles Zeug, nur einfach nicht in meiner Größe. Kaum san shi jiu (39), und wenn, dann passt es trotzdem nicht. Hen xiao. Zu klein. Vierzig. Schande - gibt es nicht. (...)

Wir brechen zum „Middle 8-th Restaurant“ auf, das auch Marbods Empfehlung war. Erst irren wir bis zur Venezuelanischen Botschaft vor, klein ist die Welt, schon wieder da, nachden letzte Woche Nayssa und Andres, auch zwei resident artists, dort zur Vernissage geladen hatten. Ein Sturm zieht auf, es wird bald regnen; irren zurück, finden das „Middle 8-th“ ums Eck von der Bar vom drink zuvor und -sollen cewen müssen. Unmöglich, impossible, finden wir beide und entschließen uns, wo anders unser Glück zu versuchen. Nach einer weiteren Dreiviertelstunde herumirren, auf unserer Suche nach der Q-Bar, gebenwir uns geschlagen. Manchmal ist es sooo schwierig etwas zu finden.

Wir entscheiden uns für Taxi und „Rumi“. Persisch und wohl bekannt, kaufen eine Flasche Wein im Supermarkt Chaoyang, Ecke Sanlitun (vermute) und laufen hinaus...in den Regen. Es hat zu regnen begonnen und ich trage Seide. Rod stört das sicher nicht.

Humus und Auberginenmus, Dillreis

und Salat, dazu trinken wir Wasser und Wein aus Wassergläsern und unterhalten uns.

Rod hat Sinologie studiert und seine Studienkollegen hätten ihn einmal davon überzeugen wollen, dass sie jetzt alle nur noch Chinesisch sprechen sollten untereinander.

Er meinte nur „Fuck you!“ Mit euch red ich Englisch und mit Chinesen red ich Chinesisch. Sich mit den Leuten unterhalten, so habe er wirklich gelernt.

Von meinen OPs, meinen Psychotherapeuteneltern, über Australien, München, Berlin, Thailand, Reisen, Instinkt und Vorahnungen, die einem das Leben retten, sprechen wir. Zwischendrin schwebt eine blonde Elfe mit rosa Kleid und selbigfarbigen Highheels an uns vorbei, Das Rumi ist, in der Tat, very fancy!!!

„Butterfly“, ... zwei Bier und draußen sitzen. Das erinnert mich sehr an diese Coffeebar in London, die einzige seinerzeit, die 24 Stunden offen hatte und wo man draußen hocken konnte. Tratschen unter einer wheeping whillow... Die Türen stehen offen und sobald man nur einen Schritt ins Tanzlokal macht, ist man involviert.

Raus, abkühlen, soweit das geht. Wir beschließen heimzufahren. Ich hab keine Ahnung wie spät es ist, ich will nicht, dass er nachsieht. Es spielt absolut keine Rolle. Als ich zuhaus auf die Uhr gucke ist es halb zwei. Bei Ping nebenan brannte auch noch Licht.

21.06.2008, Samstag

leicht lädiert stehe ich erst so gegen halb neun auf. Springseilgymnastik und Bauch und Liegestütz. Nach dem Duschen zum Einkaufen zu Jenny Lous: Sojamilch muß her und der Tomatensaft und neue Bodymilk. Echt alles Produkte, die ich sonst hier in Feijiacun-Dorf nirgends sonst bekomme.

Gegen 11.30h schneit Linus bei uns herein. Er sieht einfach aus wie Linus, sorry, ist sooo schöner Anblick. Böse Durststrecke! Hallo, man wird mich noch weiter quälen heute, aber schlimmer als gestern im 3.3 Schuhimmel, wo ich einfach keinen einzigen passenden Schuh in meiner Größe gefunden habe, kann es auch nicht mehr werden!

Jedenfalls, wollen wir so gegen halb zwei mit den Rädern nach Caochangdi aufbrechen. Derweilen erledige ich meinen e-mail Kram und versende Einladungen und bedanke mich nochmal bei Rod. Wow, ja, auch ein toller Mann. Intelligent und cool!

Ohoh, böse, böse Durststrecke. DIESE ZEILEN WERDE ICH ZENSIEREN MÜSSEN!!!

Alice, weiter im Text:

Um 14h glauben wir alle drei auf unseren Rädern zu sterben. Es hat eine Bullenhitze, aber nicht verzagen und nach, ein wenig Luft in den Hinterreifen füllen, geht auch wieder alles leichter. Fahrtwind. Eigentlich ist man ganz schnell dort; 20 Minuten ca.? Wir sind viel zu früh dran und so zeigen

wir Linus, ach ja, Junggalerist und Kurator aus Schweden, und auch mal in NY (ich würd mich ja gerne mal kuratieren lassen) zunächst einfach ein paar andere Galerien, bevor wir zu Plan B: der Vernissagentour übergehen. (...)

Weitergeradelt in Richtung Michael Schultz Galerie; Berlin / Beijing / Seoul. Erneut gleiches Spiel, wie bei Alexander Ochs.

Sag nur ein deutsches Wort and you are into it! (...) wir beschließen unsere bikes an der mainroad zu parken, um uns ein Taxi nach „798“ zu checken. Auch da gibt' s Eröffnungen. Rush hour...Dashanzi ist superbusy am Wochenende. Wir sehen ein paar üble Ausstellungen und eine gute: Weiße, chinesische ceramics auf pompejanischrotem Grund. Sehr schön und noch besser: es gibt Wassereis, wegen der Hitze.

Dann treffen sich plötzlich alle in der kleinen Videogalerie von Pings Kumpel, „visavis artlab“: Pings Künstlerfreunde, Dr. Laurens Tan, ein paar Kuratoren, die wir letztes Mal schon kennengelernt hatten und so ein Magazintyp, mit dessen Jaguar, wir im Anschluss zu unseren Rädern zurückgefahren werden. Ja, das ist Peking!

Auf dem Rückweg gehen wir im Koreanplace Essen: Sweetpotatocake, Algen und Pilze und Sweetcornpuffer & natürlich Beer. Nach dem Essen zur Massage: Lustigerweise packt man mich und Linus zusammen in einen winzigen

Raum.
Wie sich später herausstellt, weil die Mädels wohl dachten wir seien verheiratet oder zumindest zusammen. Ok. Zwei Liegen und eine Badewanne. Linus duscht. Ich dusche. Ganz brav, anbei für alle künftigen Leser: züchtig hinterm Vorhang!
Handtuch um den Oberkörper, weil ich bei der Hitze sonst nichts unterm Kleid trage - Unterhose natürlich.
Die Mädels kommen zurück und Wow: Gut und Aua.
Irgendwann fängt Linus an zu schnarchen. Na toll.
Die Mädels verschwinden kurz, nachdem sie mich nach meinem Alter, - 29 - oh, ich sähe so jung aus - ja, danke, das sei sehr schmeichelhaft - und meinem Familienstand, wobei sie auf den schlafenden Linus deuten, ausgefragt haben. Ich muss sie leider enttäuschen:
a) ist er weder mein Mann, noch
b) mein Freund, noch c) wolle ich überhaupt irgendwann heiraten, noch d) nein, noch nicht einmal meinen Freund zuhause, der 37 Jahre alt ist und in Deutschland lebt. Oh, leicht schockiert sind sie, wer ist dann Linus? „Mein Nachbar“ sage ich grinsend.

Die hätten uns wohl nicht zusammen duschen lassen, wenn sie das gehnt hätten.
Völlig fertig und relaxt wachen wir auf. Nun darf ich noch feststellen, dass hinter dem zweiten Vorhang ein „cesuo“, verborgen ist, denn plötzlich verschwindet L. dahinter und auf meine indiskrete Frage, was er denn da tue, nochmal duschen? nö: „I pi“, gehe ich dann doch voraus; raus zum Zahlen.

Als wir rauskommen, bzw. ich rauskomme und L. kurze Zeit später, taucht plötzlich, wie aus dem Nichts, ein zerzauster Ping hinter uns auf. Völlig konsterniert gucken wir ihn an.
Er sieht echt böse zerzaust aus und dabei wollte er doch eigentlich nur eine Fußmassage haben!
Haben die ihm doch eine Thaimassage angedreht, für sage du schreibe 280Kwai!
Und er hats zu spät gecheckt...
Wenn man nicht vor der Massage aufpasst, wird einem echt noch alles mögliche zusätzlich aufgedrängt.
Uns wollten sie auch beiden einen Bodyscrub für zusammen 500Kwai Vorteilspreis verkaufen.
Wir haben dankend abgelehnt, Ping wohl nicht.

22.06.2008, Sonntag

(...)

23.06.2008, Montag

8.20h aufgestanden und laufen und einkaufen gegangen.
Danach den ganzen Tag gemalt. Juhu, mein erst verpatzt geglaubtes Bild „I don't know“ ist endgültig fertig. Eine Qual das Teil!
Abends war ich mit Marbod und Ping beim Essen.
Marbod war toll am Telefon: „Du Alice, wir treffen uns beim Chinesen“ ich musste schallend lachen.
Ja, wo denn sonst...
Zurück hab ich meine Mails gecheckt. Das Goethe Institut hat mich fix eingeplant...

24.06.2008, Dienstag

(...)

25.06., Mittwoch

(...)

26.06.2008, Donnerstag

Morgens öffne ich eine Mail von Patrick. Das Päckchen mit meinen Infos für ihn fürs Visumsamt ist bei ihm angekommen, aber er hat auch böse Nachricht. Die Freundin, Studentin, eines seiner Freunde, hätte ihr Visum in Peking, vor Ort, nicht verlängern können...
Ok, sie ist Studentin und da ich weiß, dass gerade alle ausgewiesen werden, die länger als nur bis Ende Juli bleiben und kein Tourivisum haben, Ich habe ein L Visum und reise vor Olympia aus...
Also denke ich, dass ich ganz gute Chancen habe. trotzdem setzt von einem Moment auf den nächsten Panik bei mir ein. Eigentlich hatte ich das unter Kontrolle die letzten Tage - bisher. Zu viel Arbeit, keine Zeit zum Nachdenken. Jetzt kriege ich richtig Schiß!!!!
Ich sitze mindestens fünfmal im Taxi gen Amt, aber irgendwann ist es zu spät nachmittags, um noch zu fahren und Ping hat Recht: Ich ändere nicht viel, ob ich heute oder morgen fahre.
Die Crooks und Marbod hängen drüben ihre Sachen in Laetitis Atelier, das ich zusätzlich fürs open studio morgen angefragt hatte. Ich versuche mich auf meine Arbeit zu konzentrieren und fülle schwarzen Kugelschreiber in „Jianzhi, roses“.
Irgendwann „bin ich drinnen“ und es ist gut. Ich werde immer wissen, dass

dieses Schwarz „fear“ war. Ebenso, wie das rot „Wut“ war, damals, als Patrick nicht angerufen hat.
Nicht bei mir und viel schlimmer, erst recht nicht bei Katharina im Kempinsky...
Gegen halb fünf ist „Jianzhi, roses“ fertig und ich bin zufrieden. Mit Ping gehe ich zum Pickle Art rüber, zu einer Ausstellungseröffnung.
Li Gang (ein Künstler Brians), Marbod, Horacio, sehr schön, „ohne Farbe“, ist das Gebot.
Viel Grau, Weiß...
Es fängt zu regnen an und man baut den Grill nach innen auf, in einen der Nebenausstellungsräume. Ich habe den ganzen Tag noch nicht viel gegessen und das gute chinesische Barbecue, mit viel Gemüse und Chili muß ich rauspoolen, das gleiche BBQ, wie am ersten Tag, mein aller erstes opening-BBQ also, schmeckt erneut sehr, sehr gut.

Es regnet und ich stehe an der Tür und gucke raus und bin sehr still.
Ich hab das Gefühl gehen zu müssen und ich will nicht gehen.
Der Regen trommelt grau und es riecht gut und ich warte...
irgendwann leihe ich mir einen Schirm von Pam.
Ja, Pam ist wieder da, gestern stand sie plötzlich in der Türe; schön, das freut mich sehr!
und gehe meine Texte für das studio opneing morgen kopieren.
Mein Gott ich hätte aufs Amt gehen sollen - heute. Was, wenn ich Samstags fliegen muss?
Was für ein Grauen, wenn ich gehen muss, was für ein Scheißgefühl für das opening morgen?

Ich stapfe mit meinen chinesischen Schlappen rauf ins Dorf zum Copymeister.

Lasse ihn kopieren und gucke auf den Regen und die Kinder auf der Strasse (mit Teer!).

(Nachtrag 20.08.: als ich im Mai in Feijiacun ankam, gab es nur Lehmstrassen.

Innerhalb einer Nacht hatte man sie geteert, durchs ganze Dorf! Und mir wurde klar: das bedeutet nicht, dass ich nun schneller Radfahren kann, sondern, dass die Menschen dort, nicht mehr mit Schüsseln und Eimern Wasser vor ihr Haus schütten müssen, um atmen zu können, wenn die Sonne am Nachmittag den Lehm ausgetrocknet hat und der Wind den Staub aufwirbelt...)

Ich liebe das hier, ich will nicht weg - echt nicht, ich fühl mich so gut wie vielleicht noch nie in meinem Leben und ich will das nicht verlieren. Ich werde in Zukunft alles tun, um dieses Gefühl so wenig wie möglich zu verlieren! Mir geht es gut, wenn ich arbeiten darf und, wenn ich allein bin - Oh Mann, ja, wenn ich mit vielen tollen Menschen allein bin. In nem Dorf in Beijing. Was für eine Lebensqualität ich hier hab! Verdammt, hab ich Schiss.

Ich zahle 80 Kwai für die Kopien, wandere zurück und ins Studio. Auf dem See wuchern die Seerosen! Ping ist schon daheim und ich mache auch bald meine Tür zu und checke Flüge - das beeruhigt, denn es gibt so viele für Samstag zurück nach Deutschland, denn das weiß ich seit heute in jedem Falle. Ich werde nicht nach HongKong fahren im Falle des Falles.

Ich flieg heim und bitte darum, mir den Prepaid-Monat auf später zu verlegen. Ich fliege heim.

Im Account finde ich eine Mail von Judit. Danke der Nachfrage. Wie es mir ginge? Ich hab Angst...

27.06.2008, Freitag

Meine Güte ist mir schlecht. Ich mache ein wenig Springseilgymnastik, ganz normal, so zu sagen und dusche. Ich lasse meine Türe offen, hänge nur das Schloss pseudomäßig vor und lehne Pings Hammer an die Tür, den er mir gestern Abend noch geliehen hatte, zum Bilder hängen.

Alles ist vorbereitet. Falls was schief geht und ich Zeit verliere und zu spät dran bin, kann Ping den Rest hängen und ich kann zu spät kommen, zur Not und die Tür ist trotzdem offen.

Ich versuche ein Taxi zu bekommen auf der Laigunagyingdonglu.

Unmöglich, heute mag mich keiner. Wenn das so weiter geht...

Hinter mir am Gate tauchen Keith und Kris auf. Sie wünschen mir viel Glück. Sie selbst müssen zurückfliegen nach San Francisco, um ihr C-Visum zu beantragen.

Deswegen seien sie jetzt gerade auf dem Weg zu Kris Schule, um alles abzuholen...

Oh Mann, sehr beruhigend. Der driver schaukelt mich über den Expressway und ich wünsche mir nur, doch schon wieder auf dem Rückweg zu sein...ich bin früh dran kurz vor halb neun und die Schlange steht noch vor den Toren im Beijing Public Municipal Security Bureau.

Dann teilt sich die Schlange entzwei, in

Visums- und Passfälle.

Die Türen öffnen sich verspätet und ich denke mir:

Oh scheiße, jetzt machen die hier auch auf strickt, wie in München.

Ich bin eine der ersten und komme sofort dran.

Ich erkläre der Schalterdame, dass ich wisse, dass ich den Rückflug ändern müsse.

Heute ist der 27. Juni, der Flug zurück geht am 29. Juli und das sind mehr als 30 Tage Visum, die ich bräuchte.

Sie schickt mich zu nem andern Schalter, zum Infodesk zurück.

Der spricht kein Englisch und schickt mich erneut zurück. Sie ist konsterniert und ich denke wieder:

Oh Scheiße, - bitte, bitte. Sie schickt mich zu ihrer Nachbarin und die spricht sehr gut Englisch.

„Wie lange hätten sie denn ihr Visum gerne?“

Ich: „30 Tage?“

Sie: „30 Tage, kein Problem!“

Ein Stein fällt, plumpst. Ich glaube, man konnte das hören.

Ich: „Ja, ja, aber gucken sie mal das Ticket- ich meine, kein Problem ich verleg das, aber gingen nicht zwei Tage mehr?“

Sie spricht mit der Kollegein, steht auf, geht; die Kollegin ebenso...ich muss erneut warten,

sie schiebt wen anderen vor...

Oh Scheiße, -bitte, bitte nicht, ich nehm auch nur 30 Tage! Bitte, bitte nur bleiben...

Als ich wieder darn bin, meint sie: „we give you a few more days.“

32 days, yes!!!!!!

Ich solle mich bei ihrer Kollegin bedanken, - ja, xiexie hoch zehn!!! Ich lache und Sie lachen zurück.

Später sagen mir alle. Kismet, Du liebst das Land und deswegen liebt es Dich.

Ich strahle, laufe erst mal blind strahlend die Strasse runter und smse Rod!

Er schreibt zurück „C u later!“

Nach Hause, ja im Taxi über den science fiction highway...

28.06.2008, Samstag

BEIJING IS SCIENCEFICTION:
LIKE THE MOVIE, A FIFTH ELEMENT.

BEIJING IS LIGHTENING;
LIVING -A FULLMOONPARTY- EVERY
DAY BY DAY.

29.06.2008, Sonntag

(...)

30.06.2008, Montag

(...)

1.07.2008, Dienstag

Joggen und Einkaufen und an den Rechner, nachdem ich meine Wäsche gemacht hatte und dabei ein Taschentuch mitgewaschen hab. So fängt der Tag ma richtig lässig an, mit kleine weiße Flusen zupfen...

(...)

Um ca. 18.30h kommt mich Rod abholen; zum Abendessen. Wir werfen einen Schlüssel, ob wir zum Inder an die Laiguang gehen oder ins Dorf zum „gut und günstig Saloon“. Der Inder gewinnt und wir laufen los, allerdings bleiben wir auf dreiviertelter

Strecke an der Hauptstrasse an einem Sichuan Restaurant hängen. He wants to spice me and my life...
Die Kellnerin flirtet und ist total glücklich, dass ER so gut Chinesisch kann und wir bestellen den typischen Sichuan-Chili-Fisch und Eggplant und grünes Gemüse mit Pilzen.
Man zeigt uns sogar den lebenden Fisch vorher; so viel Respekt und Freude zollt man ihm, der er spricht, und das schmeckt man dann auch. Toll!
Der Fisch kommt in ganz viel Öl schwimmend, zugedeckt mit Chili...
So speisen und trinken wir und reden und ich erfahre, dass Rod, neben seiner Lehrertätigkeit am Wochenende im Land rumjetted, um fürs British Council zu arbeiten, um Leute zu testen, die gerne in England studieren möchten. 10 Fragen muss er ihnen stellen.
"Do you like art?" ist eine davon. [...]

02.07.2008, Dienstag

[...]

03.07.2008, Donnerstag

Ich weiß gar nicht wie mir geschieht...!
Morgens aufgewacht, nach einer weiteren schlaflosen Mückennacht und nachdem ich erst um 3 ins Bett bin, weil ich versucht habe den ersten Teil von „MY DAILY BEIJING DIARY“ wieder zu finden. Ich hab das irgendwohin gespeichert und finds ums verrecken nicht und mein „word“ kackt doch auch immer noch ab und ich hoff ich hab's nicht komplett überspeichert und dann hab ich versucht die Texte aus gesandten E-mails an Patrick und die Eltern zu rekonstruieren. 01.05.

bis 23.05. hab ich und 25. und 29. und 31., aber dann erst wieder ab 8. Juni. Verdammt, das muss doch irgendwo sein - ich brauch das.
Aber selbst wenn nicht, dann ist das auch Part des Lebens...shit happens...vor lauter Geschreibsel und Getippe, verschusste ich das Wichtigste und ich will auch endlich wieder Malen können!
Ich bin MALER!!! Nächste Woche!!! Ab Sonntag...
Jedenfalls, wo war ich? Ich weiß nicht wie mir geschieht!
Heute gegen 14h breche ich gen GI Goetheinstitut auf und düse mit meinem ganzen Stuff nach Haidian. Dann geht plötzlich alles ganz schnell Frau Qiao Cui ist supernett.
Ich zeige ihr meine Arbeiten, habe Rechner mit und CD für Sie und ausgedrucktes Script und ein paar Originale...

Der Talk soll erst im November sein, denn, dann haben wir genug Zeit, denn: Wir machen eine Publikation mit ausgewählten Exzerpten meiner Arbeit: Bilder, Fotos, Text, den ich bis Ende August aussortieren soll.
Dann würde das ganze auf Chinesisch übersetzt und gedruckt und ich könne den Talk über 60 Minuten halten für ca. 100 Leute und ich meine: „Wäre toll die Originale irgendwo auszustellen“ und sie meint, „ja“.

Und dann könne ich den Talk machen, so wie ich mir das vorgestellt hatte: ich spreche meinen Text, nebenher läuft eine Slideshow mit den Fotos, daneben klicke ich je Bedarf und Textstand meinen Bilder an und parallel, kann man auch noch vorher und nachher

meine Arbeiten quasi live, im Original, sehen!
Und wenn das mit dem Talk nicht klappt, weil der Ausstellungsraum, z.B. in „798“, zu klein sei, dann könne man ja im Ullens Center nachfragen, die hätten ein Auditorium. Was? Ullens Center? - OK.

THOUSANDS OF GLITTERY TRAFFIC RIVERS ARE FLOWING THROUGH BEIJING.
IN THE RUSH HOUR SUN, THE SURFACE IS ILLUMINATED.
ALTHOUGH EVERYTHING SEEMS TO STOP, IT CONSTANTLY GOES; SLOWLY DRIVING, THEY WEAVE THEIR NET...

WHEN THE NIGHT BEGINS THIS CITY FIRE BURNS IN YELLOW, RED AND BLUE.

Auf dem Weg zu Frau Cui, vom GI, ca. 14.30h, düste das Taxi über den city highway. Ich bin aufgeregt, aber ich sehe etwas Wunderbares...
Vom etwas erhabenen Ausblick eines Highwayhügels aus, blicke ich auf die Autocaravane, die sich vor uns erstreckt. Sie schlängelt sich die Stadtautobahn entlang und die Sonne macht die Autos glitzern, wie das Glitzern auf einer Wasseroberfläche, wenn die Sonne den richtigen Stand hat. Man hat den Eindruck das Wasser bewege sich nicht, aber natürlich weiß man, dass es fließt... das war eine wirklich wunderbare Beobachtung, die mich trotz oder aufgrund meiner Nervosität vor dem Treffen, sehr gerührt hat.
Ich glaube diesen Blick werde ich nie vergessen...

04.07.2008, Freitag

...und wieder sticht mich so ein Mistvieh in das rechte Augenlid.
Um 13h telefoniere ich mit Evelyn, um 14h treffen wir uns auf dem Bureau und ich hole meinen Paß mit dem tollen, 32 Tage verlängerten, Visum ab und im Anschluß nehmen wir die Subway.
Lamatempel zu Jianguomen, weil ich um 15h ein date mit Brian habe und mich Rod im Anschluss um 16h am Watchtower abholt...
Evelyn kann übrigens ihr sechs Monate multiple-entry-visum nur dann hier in Peking verlängern, wenn Sie pro Tag 100\$ auf dem Bankkonto vorweisen kann. Das bedeutet im Klartext, 3000\$ pro Monat verfügbar zu haben. Wozu? Für 100\$ am Tag, kann ich hier ne ganze Woche oder länger leben!
Jedenfalls fliegt sie lieber aus und Brian staunt und wundert sich auch!
Wir sind schon um 15h mit der Besprechung fertig, weil ich so früh dran war und ich gucke mir die zwei oberen Etagen im Watchtower an. Historische Dokumentation und ständige Sammlung...

Dann kommt Rod und wir brechen zum Silkmarket auf.
Es war unglaublich heiß und drückend feuchtschwül und nun fallen die ersten schweren Tropfen und es macht nichts aus - im Gegenteil...ich genieße die kühle Nässe und wir winken im Regen pitschenass ein Taxi. Schlimmer Traffik, wir stecken in einer Kreuzung fest, zwischen Autos verkeilt, sternförmig, von allen Einfahrtsmöglichkeiten her und jeder möchte auf die richtige Strassenseite als erster einscheren

und ich weiß gar nicht, wo all die Autos herkommen. Wahnsinn, die sind irre und wir lachen, weil der Taxler selbst auch grinst und meint, es sei doch gar nicht so schlimm, es bewege sich ja noch...
Jedenfalls trocken wir.

Der Silkmarket ist genauso irre und in fünf Minuten hat man mir schwarze Lackpumps angedreht.
Vielleicht hätt ich noch um 100Kwai runterhandeln können, aber ich war so überrascht über die Schnelligkeit und die Schuhe sind sooo sexy und bequem und ich wird sie zu den nächsten Vernissagen tragen.
Auf dem Weg zu den Klamotten Schuhe putzen...
Wir kommen nicht an diesem Schuhcremestand vorbei, schon hat Rod Paste auf dem rechten Schuh und wird gewienert. Also gut, linker Schuh auch noch, inklusive der ganzen Schuhcremetube...

Danach Hosen kaufen:
Die Mädels sind echt süß, bringen ihm x Hosen, schwarze Anzughosen, und versuchen die exakt passende Größe zu finden.
Er ist nicht überzeugt. Sie ziehen eine weitere Größe aus dem Regal, machen ihm sogar noch die Hosentür zu, wuseln um seine Hüfte herum; ich lache nur noch du amüsiere mich köstlich!
Meine Schuhe werden bewundert und man sagt mir, dass sie den Preis wohl wert wären, das eine Mädels kenne die Verkäuferin im unteren Stockwerk.

Der Silkmarket ist ein Indoormarket ist, auf mehreren Etagen, Shopstände nebeneinander.

Schuhe, Klamotten, Food und er ist bekannt ist für seine harten „bargainmethoden“.
Man wird angegrapscht und festgehalten, aber wenn man ein wenig chinesisches oder eben gar fließend chinesisches spricht, werden sie eigentlich ganz harmlos.
Verwunderlich auch, dass die jungen Mädels und Jungs hier alle Englisch sprechen, oder so etwas Ähnliches jedenfalls: Verkaufschargon. „What language did she speak?“

Die Hose kauft er nicht und die girls sind traurig, da sie ihn doch „so cute“ finden und ihn doch „so gut bedient“ hätten; sogar den Gürtel hat man ihm liebevoll in die Hose gefädelt.
Man fragt natürlich, ob wir verheiratet sind, zumindest ein Pärchen? einfach so, direkt und ohne zögern, wird das gefragt, während des Hosen an- und ausprobierens.
...offen & direkt...

Wieder aufgetaucht, droht der Himmel über uns in Kürze wieder aufzubrechen.
Ein fieses Unwetter naht und wir versuchen, so schnell wie möglich ein Cab gen Gulou zu finden.

Gar nicht so einfach, alles besetzt und wir laufen einfach mitten auf der Strasse an den sich stauenden Autos entlang, bis wir endlich einen Taxler finden, der Lust hat uns nach Gulou zu driven. Passiert hier eben, dass sie einfach nur abwinken und man weiß nicht so recht warum, wenn sie denn leer sind. Und wenn einer abwinkt, dann winken sie alle plötzlich ab, als ob sie sich abgesprochen hätten.

Das System ist mir schleierhaft, aber es ist so und das reicht hier in China.
Es ist so. Nicht fragen, machen... umdisponieren, weitermachen...quite clear, wenn man sich nicht beirren lässt. Ich mag das. Es macht vieles einfacher und man muss nicht ewig argumentieren und sich rechtfertigen.
Allerdings: as you should know: if there's a wall, you won't move it any more...

Bis Gulou schüttet es in strömen, wie an jedem unserer letzten Freitage.
Wir schwimmen aus dem Taxi heraus und in eine Shoppingmall hinein, um einen Regenschirm zu kaufen. Trotz Regenschirm, der größte hätte nichts genützt, werden wir pitschnass.
Sintflut auf der Strasse. Ich trage glücklicherweise offene Stöckel...
Das gute Essen wärmt mich auf. Die Kellnerin zeigt sich „originalpatzig“, wenn die keinen Bock haben, die Chinesen, dann merkt man ihnen das sofort an: Taxifahrer grunzen und schnaufen und Kellnerinnen schmeißen mit Schüsseln und Servietten und wuchten die Bierflaschen mit lautem Klirren auf den Tisch, um sich dann sofort wieder irgend etwas andrem widmen zu können.
...offen und direkt...

Jedenfalls ist das Essen sehr gut - die Küche riecht gut, das ist wichtig!
(...)

Ich glaube, Menschen treffen sich, wenn sie ähnliche Gedanken haben; nicht weil Gegensätze sich anziehen, sondern, weil man die gleichen Dinge mag, ähnlich lebt und v.a. vor ähnlichen Dingen Angst hat und es ist seltsam, aber ich kann „im Jetzt“ leben, hier in China.

Gegenüber von Xiao Xin's Bar in der

Nanluoguxiang auf, feiert Katharina heute ab 23h ihren Geburtstag.
Wir stiefeln los, nach einem „gonggongcesuo“ (public toilet) Besuch in irgendeinem dunklen hutong auf der anderen Strassenseite des Restaurants.
Ohne Türen...einfach hocken, laufen lassen und die Tür steht offen und ich hänge meine 300Yuan Pumps an den Nagel an der Wand. Auf dem Klo hinter der einzigen einmeterhohen Klotrennwand hockelt eine Chinesin und liest dabei ganz entspannt Zeitung.

Wir laufen den Weg bis zur Nanluoguxiang, vorbei an einem tollen Flugdrachengeschäft.
Es pisst wieder wie aus Eimern und wir weichen den Teichen und Rod entziffert im Vorbeigehen die Wandzeitschriften, die messages an den Mauern entlang, die einen aufrufen sich während Olympia besonders gesittet zu verhalten.

Früher habe in der Gegend alles ganz anders ausgesehen.
Ich mag das. Er wertet nicht. Er sagt nur „anders“, nicht besser, nicht schlechter. „Anders“, jetzt mit vielen kleinen roten Laternen in den Bars und ich fühle mich wohl hier und liebe die Lichter...

5.7.2008 Samstag

(...)

06.07.2008, Sonntag

Welch herrlicher Tag heute! Die Sonne brennt immer noch runter, es ist Spätnachmittag und ich sitze vor dem Atelier... gegen neun bin ich

zum Abendessen verabredet, zum "all the best for cheap" - Restaurant im village... hab jetzt schon Hunger, aber ich will warten und freu mich auf Salat und Eggplant, Erdnüsse, Bier... Heute nach dem Aufstehen erst mal "Semilaufen" : Blumen kaufen: Chrysantemen und Lotusblumen - die stehen jetzt in Bierflaschen auf den Tischen... sehr schön.

Erst E-mail Kram und dann, heute gegen zwei, hab ich mich endlich wieder der Zeichnung gewidmet und drei neue Bilder angefangen: "Great Wall" , die Skizze dazu hab ich schon seit ich mit Freda an der Mauer war... also seit ca. 1,5 Monaten.

Eine Collage aus diesem Tag, aus Elementen, die typisch sind für China, die mir aber vielleicht dort das erste mal aufgefallen sind: die kleinen bunten Flaggen, die hier die Strassen und Häuser säumen, bilden den linken Bildrand. Ein roter Lampion schwebt etwas über der Mitte des Hochformates und an seinem unteren Ende, dort, wo die Öffnung sitzt, liegt der Fluchtpunkt für die große Mauer.

Die Mauer, so, wie man sie im Kopf hat, wenn man an "the Great Wall" denkt: von oben, aus der Vogelperspektive, der Blick auf einen begehbarer, massiven, geschwungenen Mauerweg. Beim Machen habe ich darüber nachgedacht:

Das sind nicht nur Erinnerungs "sample" , bzw. Wahrnehmungs "sample" , das sind Bilder aus dem "kollektiven Gedächtnis" , die ich miteinander verwurste.

Eigentlich sind das deswegen Symbole - interpretierbar. Nein, eigentlich sind

das sogar Zeichen. Jeder Chinatouri, aber auch jeder Chinese, versteht eindeutig, was gemeint ist.

Ich arbeite mit Wasserfarbe, Blau unten, wie ein Mauerfluß, dann Rosa, dann auf Höhe des roten Lampions Rot, auf Höhe des imaginierten Waldes Grün und als letzte Flagge Gelb für die Sonne. Der Lampion ist collagiert, ein Foto auf Klebeetiketten, das ich an jenem Ausflugstage geschossen hatte. Das ist der erste "layer" , jetzt folgt schwarzer Kuli außenherum, vielleicht drüber. Eigentlich ziemlich simples Leben, alles...

Als zweites Bild beginne ich "loverstree" , das ich auch bereits seit meinem Besuch in der "forbidden city" in der ersten Woche im Kopf habe. Der verschlungene Liebesbaum im Garten, der für die Treue steht. Mit einem fetten, breiten Pinsel & Tusche schwinde ich gebogene Diagonalen quer, von einem Eck des Bildes ins schräg gegenüberliegende Eck.

Mir fällt auf, dass ich diese Linie auch für mein "ying und yang" Bild verwendet habe: "die Schönheitslinie" (William Hogarth)? der Ausgleich im Format? die Harmonie und das passt gut und macht Sinn. Auch, wenn ich nicht an ewige "Treue" in dem Sinne glaube...

Ich will reduzieren. Vielleicht wird nur die breite Pinsellinie überlasiert und ausgearbeitet, als Baumstruktur und danach mit schwarzem Kuli der Hintergrund. Der Titel kann den Hinweis geben, aber

auch hier wird jeder sofort wissen, was gemeint ist, der den Garten der "forbidden city" je besucht hat. Das dürfte so ziemlich jeder sein, der je in Peking war...

Auch das dritte Bild lege ich mit breitem schwarzen Tuschepinsel an: "chesnuttree" .

Ich verwende die gleiche Linienführung, schwinde aber kein X, sondern ein Y für einen Baum mit zwei Ästen.

Reminiszenz an die chesnuttrees aus dem Minggarten in Huanghuachang, auch vom Ausflugstag mit Freda zur Great Wall...

Sie sind uralt und ihre Rinde schält sich und bricht auf und man kann, wie bei Malerei, in ihre "natürlich gewachsene" Struktur hineinlesen.

07.07.2008, Montag

Bin heute nach dem Weckerläuten morgens ca. 7am aufgestanden. I had to be an early bird... Kaffee gemacht, gelaufen & eingekauft und dann, nach einer weiteren Topfwäsche, das Wasser war weg, echt gut gezeichnet bis 13h.

Am "chesnuttree" , die Negativformen mit schwarzem Kuli ausgefüllt und den Drachenkopf, der sich aus der Rinde herauschält verstärkt.

...das wird alles klarer gerade, in den Formen einfacher und grober... Irgendwie hab ich Jane Dyers Worte im Ohr: "You're a strong girl, show it! Show, that you're strong!" , hat sie mir auf Tally's Party gesagt. Ja, hier in China und im Moment, hat sie recht, da bin ich stark, ich habe Kraft. Ich werde nur auch mal wieder Nichtstun müssen, das hab ich heute

Nachmittag gemerkt, als ich meinen Bauch plötzlich spürte.

(...)
Irgendwann am Nachmittag um 17h konnt ich dann nicht mehr, ich hab den Bauch gespürt und den Rücken und hab mich zu einem Schläfchen auf die Bank draußen vors Studio geflüzt - sehr angenehm - endlich bisserl Laotse lesen, dessen Einband mittlerweile blutverschmiert ist, von all den Mücken, die ich damit gekillt habe in den letzten Tagen.

(...)
Newsletter GI, heute gelesen und ich danke dafür!

"Liebe Leserinnen und Leser, (...)" eröffnen wir die Rubrik „In der Diskussion" auf unseren Magazinseiten."

(siehe Link, "Tibet - ein gordischer Knoten" Teil 1&2 von Wang Ge, Doktor der Philosophie, Peking)

08.07.2008, Dienstag

(...)
München rückt näher, step by step, auch als ich heute morgen meine Mails geöffnet hab. Konrad plant mich wieder für die Kunstmesse München ein, wofür ich sehr dankbar bin. Das ist gutes Geld und Ende Oktober gebe ich glaube ich dann endgültig meine Bude auf und nehm das Apartment in Beijing für den November.

Bitte Herr, lass mich dieses Stadtstipendium bekommen, dann ist alles no problem und bitte laß mich einem Ausstellungsraum finden, einer Galerie in "798" .

Nur sieben bis zehn Tage während einer Umbaulücke?

(...)

Abends im Taxi nach Hause öffne ich meine Mails. Äh... Im Taxi nach Hause und im Anschluß öffne ich meine Mails...müde...: der Talk könne im Ullens Auditorium stattfinden, aber nach der Ausstellungseröffnung, damit die Leute weiterziehen könnten. Somit solle ich erst einen Raum finden, dann würde der Talk fixiert.

09.07.2008, Mittwoch

Nach dem Aufstehen um 8.15h, sitze ich schon wieder hier auf dem Stuhl und wechsle stets zwischen Arbeitstisch und Rechner und checke ständig mails, weil ich doch auf die Münchenentscheidung zwecks Stipendium warte.

Ansonsten hab ich nachmittags mit dem dritten „Jianzhi“ Bild angefangen, bzw. weitergemacht - heute war die Zeit gekommen, ca. sechs Wochen, nachdem ich es angelegt hatte.. Das mit den schwebenden Samen-Geistern, die Samen, die hier Anfang Mai überall in der Luft herumschwebten; vermutlich weepig willows-seeds?, Trauerweiden? Den äußeren Rahmenrand, bisher eine lineare Vorzeichnung, habe ich eingegluet mit rubbergum, worauf jetzt, nach kurzer Trockenzeit, während des Telefonierens und des Abendessens, das Blattgold auftragen wird.

Danach werde ich wohl entscheiden können, ob die „Samen“ weiterhin auf weißem unbehandeltem Papier schweben sollen. Entweder ich arbeite die Samen selbst in „Mikrokosmos“-Strichstruktur mit Bleistift nach, so dass sie dunkel auf hellem Grund schweben, oder ich transportiere ihre

Flauschstruktur, quasi als „Makrokosmos“ mit grauen Tuschestrichen in den Hintergrund. Dann schwebten sie weiß auf grau... warten, bis das Gold sitzt, drüber schlafen, nochmal ansehen und entscheiden.

Am jetzigen Zustand mag ich, dass die Samen, die ich mit sehr wässriger Tusche auf angefeuchteten Grund getropft und verlaufen habe lassen, batikmäßig aussehen und dabei leichte Wellen ins Papier schlagen. Das kommt bewegter Luft nahe, dem leichten, warmen Wind...

10.07.2008, Donnerstag

(...)
Daniel hat angerufen, wir treffen uns am Montag zum Japanisch essen. Nach dem Wochenende ist das hoffentlich bald vorbei mit dem Galeriengesuche für die „diary-Ausstellung“ und ich will weiter arbeiten, sind ja nur noch 19 Tage, fürchte aber, dass ich nicht fertig werden werde und will mich auch nicht zu Grunde richten hier. Ich möchte eigentlich echt nochmal ganz einfach zwei Tage nichts tun und ans Meer fahren, das wäre so toll...

11.07.2008, Freitag

wieder einmal Freitag und eigentlich freue ich mich immer sehr auf die Freitagnachmittage in der Stadt, aber heute habe ich wieder schlecht geschlafen, meine Gedanken kreisten... München rückt näher und ich will nicht heim. Ich will wirklich nicht heim. Ich kann es kaum erwarten, wieder her zu

kommen. Ich weiß, dass das schnell gehen wird, aber ich habe hier echt eine super Zeit, wenn nicht die beste... Alles, einfach alles ist leicht und ich kann arbeiten. Momentan fühle ich mich allerdings leer.

Ich möchte eine Pause machen. Urlaub, nur für eine Woche nicht schreiben müssen, keinen Rechner, keine Malerei. Ich möchte morgen den Galeriespace für November klarmachen - das wird nicht so einfach sein, das weiß ich, das wird mich noch mehrere meetings kosten.

Meetings = Zeit, die mir vom Zeichnen weggehen.

Ich will noch ein wenig sightseeing machen: Militarymuseum, Haevenstemple, Summerpalace, „the nest“ - ok, dat kann ich auch im November machen. Und ich will so gern ans Meer!!! Sonne & Seeluft schnuppern.

Fühl mich garede echt ausgebrannt, weil die Zeit so knapp wird und das nervt und stresst!

Ich kann nicht mehr tun, als meine Schritte hintereinander setzen und wenn ich Geduld habe und nichts überstürze wird meist alles gut... Trotzdem werd ich gleich mit „Jianzhi“ weitermachen.

Heute Morgen - nein gestern Abend nach dem Essensabstand wusste ich schon, dass es doch tuschegrau werden muss. Ich werde es ausfüllen, dann ist es in einer Linie mit den anderen, sonst ist das Bild wie „das dritte Rad am Wagen“. Es fällt aus der Serienreihe.

Eigentlich sollte ich mein diary auch gar nicht einzeln verkaufen, sondern als Gesamtwerk für, sagen wir 50000 Euro. Das wärs wert, alle mal. Ja, mich

treibt der Größenwahn, aber mal ganz ehrlich, drei Monate Arbeit plus Text plus Fotos etc. ... Fuck u all... (...)

12.07.2008, Samstag

(...) Pavol, der slowakische artist in residence aus NY und Ping - er ist wieder da, gestern Nacht angekommen, er konnte sein Visum verlängern, was ein Glück! - und ich, fahren zu dritt nach Dashanzi.

Gleich zu „whitespace“, um ein appointment zu machen, doch schon beim reinkommen, ahne ich Böses... Der A. ist nicht da. Der nette französische Assistent kommt gleich auf uns zu - by the way, die Arbeiten sind toll, pencil on canvas, sehr designig, aber very sophisticated work by Liu Wentao - und ich erzähle ihm und er leitet mich weiter an die Chef in und ich kann ihr meine Cd geben. Keine Chance, I think.

Na gut, jedenfalls hat man mir noch gesteckt, dass der A. erst im September wieder kommt, aber im (...) in Berlin. Ja, dann werd ich wohl auch in Berlin sein zu diesem Zeitpunkt; wieder weniger in München.

Wir ziehen weiter und düsen durch so manchen Ausstellungsspace. An die, die ich für relevant befunden habe, habe ich Bewerbungen für Gespräche rausgesandt. (...)

13.07.2008, Sonntag

(...) Um 13.20h fahren Ping und ich zu unserem Date mit „March Art“. Die Assistentin ist sehr nett und wir unterhalten uns und sie fragt und guckt

meine Arbeit an...

Sie spricht sehr offen und meint, dass der Markt eigentlich noch nicht reif sei für internationale Künstler.

Sie wollen verkaufen und sie verkaufen erfahrungsgemäß hier nur Chinesen. Vielleicht in fünf Jahren...

Außerdem, sei es für mich wohl eher der erste Weg über Museen und Sammler zu operieren, ich brauche jemanden, der mich vorstellt. Und erst mal auch eher im Rahmen einer Gruppenausstellung...

Gut, dass ist klar und eindeutig.

Keine Chance auf die Schnelle und das macht auch überhaupt keinen Sinn.

Ich würde mir nur die Finger verbrennen.

Ich will niemanden zu einer Ausstellung nötigen.

Deswegen wird mir bei Mango-Bananensmoothie mit Ping im Bookshop-Cafe klar:

ich werde morgen Frau Cui anrufen und Sie bitten den UllensTalk zu fixieren, damit das erst mal fix ist und ich darum nicht mehr bangen muss.

Dann werde ich warten, ob ich einen weiteren Termin mit „irgendwem“ bekomme...

Ich glaube ich habe lieber keine

Ausstellung als ne beschissene oder Stress mit den Leuten hier.

Gut Ding hat Weile...

14.07.2008, Montag

Morgens um 10h mit dem GI gesprochen: Ullens ist fix. (...)

Im Großen und Ganzen war der Tag dann doch irgendwie noch ganz

erfolgreich und schön.

Es hatte zu regnen angefangen und ich habe festgestellt dass man mein Dach geflickt hat und dann habe ich ein wenig gemalt und dabei irgendwie überhaupt nicht gewusst, was ich mit meinem „chesnuttree“ Bild anfangen sollte, die Negativflächen um den Y-Baum sind jetzt schwarz ausgefüllt, rechts und links und das U des Y-lons ist Papierweiß und die Rinde besteht aus grober Pinselstruktur, aus der sich dieser Drache schält. Ich versuche mir die Rindenstruktur vorzustellen und nachzuahmen, indem ich in der bereits bestehenden Pinselstruktur lese. Irgendwie: it sucks...

15.07.2008, Dienstag

gegen 8h bin ich von selbst aufgewacht und auch gleich aufgestanden. Nach dem Springseilakt und Bauchmuskel Armtraining, Dusche und Kaffee, gleich mit der Arbeit angefangen und durchgezeichnet bin gerade vorher um halb vier.

Nur mittags war ich kurz einkaufen und Fotos vom Dorf machen.

Gestern bin ich ja echt am „chesnuttree“ hängen geblieben, aber heute Morgen wusste ich,

wie ich weitermachen muss: der bisher unbearbeitete weiße part, muss rot sein und so strichle ich ihn mit dem gleiche Chinesischrot zu, wie das erste „Jianzhi“.

Es sitzt. Das Bild schließt sich und ich kann nach dieser Arbeit an der Rinde noch einige Lasuren setzen, um den Dracheneindruck zu verstärken.

Eine klare, seltsam „rouge“ Arbeit ist das, in der Kombination aus grobem

Pinselstrich und feinem Kuligestrichel.

Auch die „loverstree“ - Arbeit wird wohl so werden.

Ganz ohne Geschnökel, ich glaube der Pinselstrich sitzt so, wie er ist... nur die Flächen außen herum werden rot & schwarz, vielleicht grün?

Mit dem unteren, „südlichen Teil“ der X-Negativform in Rot werde ich anfangen: für die Liebe!

Und rechts und links, „West und Ost“ - Negativraum wird schwarz gestrichelt und oben den „Norden-Negativraum“ vielleicht wirklich grün ausmalen? Oder über dem Grün dann noch schwarz? Ja, das könnte klappen... Komplimentär, Rot mit Grün, aber übermalt, mhm...eine reduzierte Flächenidee zumindest.

16.07.2008, Mittwoch

Oh Gott, mein Aufenthalt hier neigt sich so rasend schnell dem Ende zu. Ich sterbe...

abgesehen davon, dass ich mir heute Mittag, als ich zum Einkaufen wollte an der roten Gatetür so den Finger eingezwickelt habe... Ich wollte raus, jemand wollte rein, das große Tor klappt mit Schwung auf und die kleine Zwischentür, zum zu Fuß durchgehen, die im großen Tor eingelassen ist, fällt zu und mir auf den Ringfinger der linken Hand.

Das Teil ist gleich schwarz.

Lustigerweise ist der Schmerz gar nicht so arg und ich radle weiter. Nur als ich meinen Finger anguckte, den ich sonst bisher im Mund verstaut habe, zwecks Heilung, merke ich, dass mir der

Kreislauf abhaut.

Gottseidank drehe ich um und als ich wieder im Atelier bin, muss ich mich echt auf die Couch setzen und danach mal kur, ohne Erfolg, aber sicherheitshalber übers Klo hängen. Es ist so heiß draußen und ich hatte den ganzen Vormittag getippt und konzentriert gearbeitet und war einfach zu schnell dran und das spürt mein Körper.

Gestern hab ich schon Sternchen gesehen, als ich mich kurz zum Rücken entspannen gebückt hatte...

Mail ans GI:

Vielen Dank, ich hab dort angerufen, aber die Galerie ist umgezogen oder hat den space dort aufgegeben und wurde durch eine andere Galerie ersetzt. (...)

Kontaktiert habe ich neben den „gaaanz Großen“ (...) mehrere kleinere spaces, die ich vom Konzept und den Räumlichkeiten relevant fände. Teils bestehen zarte, aber immerhin persönliche Kontakte und ich werde auch sonst noch eine weitere „Anfrage-Runde“ in „798“ drehen...

Eine weitere Idee wäre aus „798“ herauszugehen und an deutsche Institutionen heranzutreten...

Wäre besser, als keine oder, auf Biegen und Brechen, eine gar und gar unpassende location in „798“ ! Ich probiere alles, um einen Raum zu finden, aber ich will auch auf gar keinen Fall auf irgendwen hier Druck ausüben oder lange nerven, das ist mir zu sensibel!

Gut Ding hat Weile... (...)

Ich bin in jedem Falle auf der Suche & erfahre nebenbei, wie das Geschäft so läuft... fingers crossed, weiterhin, Ihre Alice Dittmar

(...) mein viertes „Jianzhi“ Bild weitergemacht, das ich gestern angefangen hatte. Mittlerweile ist der komplette Rand vergoldet und die Samen sitzen blaß-weiß-grau und wässrig auf dem noch unbemalten Papier. Wird auch Strichel-Tuschegrau werden. Ping hat recht, er hat etwas sehr weises gesagt: es ist clever das erste angefangene graue, das ich so schön leicht finde, unberührt weiß zu lassen. Unvollendet, vollendet und trotzdem ein weiteres ganz zugestricheltes, grau ausgemaltes dazu zumachen. So hab ich selbst die Option, mal zu sehen, was besser wirkt und auch dem potentiellen Betrachter wird die Option gegeben und er sieht, dass ich mitdenke und dass auch ich weiß, dass es noch eine offene Möglichkeit, neben der geschlossenen gibt...

17.07.2008, Donnerstag

(...)

18.07.2008, Freitag

Gestern hatte ich noch einen finalen Galerie-Termin. Endlich hat mal jemand mit mir Klartext gesprochen. Es ist unmöglich einen Ausstellungsraum in "798" aufzutreiben, ohne Budget. Der Markt ist frisch und hier läuft das ganz einfach so: wenn Du keine fixe Galerie hast, sprich kein Chinese bist

oder eben von einer internationalen Galerie sowieso supportet wirst, dann musst Du Dir Deine Ausstellung kaufen. Raummieten ist kein Problem, bzw. nicht ganz so ein großes Problem.

Er hat auch gleich rumtelefoniert und mir in ner viertel Stunde ne richtig coole location besorgt, den "3space", direkt gegenüber vom Ullens Center, wo mein Vortrag stattfinden wird. Die Sache ist nur, das Ding kostet; sprich, um ne gute Ausstellung zu machen, mit Einladungen, Rahmen, Raum etc., brauch ich für die 10-14Tage von 15. bis Ende November gute 3000,- Euro Sponsoring. Dann ist alles easy. Das ist die realistische Summe. Es war echt angenehm, mal mit jemandem zu sprechen, der die Dinge auf den Punkt bringt. Nur, woher Kohle nehmen? (...)

19.07.2008, Samstag

Mail an meine Freundin Christine in München:

...heute raus aus der Stadt in irgendein Spa, ich hab so die Schnauze voll von Kunst und Arbeit! Ich hab so geschuftet und jetzt kann ich gerade nichts mehr bewegen.

Keine Ahnung, ich brauch einfach auch noch Kohle zum Leben in Deutschland... Ich war echt überall, ich hab X-Bewerbungsmails geschrieben mit Raumanfragen, aber die zeigen nur Chinesen oder wenn internationale, dann müssen wir blechen. That's the rule. Ich würd das auch so machen. (...) Und falls München mir Kohle gibt in

1001 Jahren - das ist echt unfassbar, die Bewerbungen liegen da seit 12. Juni!!!!, die bringens nicht fertig mir eine fucking e-mail zu senden - dann investier ich halt selbst. Relax, weil ich eh schon mehr erreicht hab als ich zu träumen gewagt hatte... Na gut, genug genölt ich mach Wochenende, fahr jetzt ans Wasser mit Übernachtung und Massage pampering, gutes Essen und Montag ist wieder ein Tag... Ich drück Dich ganz fest und meine Daumen für deinen neuen Job dazu, freu mich auf einen ersten Kaffee im Trachtenvogel! Dienstag 29. flieg ich zurück! Kuß, Deine Alice

Dann ruft noch mein Papa an: ich solle mir keine Sorgen machen und noch die Woche warten und dann investieren, denn ich solle jetzt investieren, wann sonst...? Ja, vielleicht hat er Recht. Und ich bin gerührt. (...)

20.07.2008 Sonntag

Review:
Loong Palace Spa: eine medium lange Taxifahrt, ein sauberes Hotelzimmer mit Badewanne, ein Swimmingpool, den man nur mit Badekappe beschwimmen darf, eine Sauna, die Männlein und Weiblein trennt, ein Spa, das unbezahlbar ist, ein riesen Hotelkomplex, der leer ist und überbordend in chinesischoromanischer Kitschmanier verziert ist und nicht zu vergessen: ich bekomme meine Tage. Super timing! Nichts desto trotz. Ich bin endlich mal sauber und frisch und mache „nahezu“ nichts...

21.07.2008, Montag

(...) „Great Wall“, gestern hatte ich noch eine Hälfte Wasserfarben grün grundiert. Nun sieht das aus wie ein Hügel rechte und schließt sich mit der linken grünen Flagge kurz. Alles wird mit schwarzem Kuli überlasert, vielleicht glättet das. Stricheln ist anstrengend und gegen 14h mache ich Kippenpause- ich kippe: Ich habe im Kopf mir den „3space“ zu mieten. Ich muss das machen und ich will nicht auf die Stipendienantwort warten, wenn nicht jetzt investieren, wann the hell dann?

Irgendwie krieg ich gmx nicht auf heute. Mhm hihi - die heiße Phase ist seit heute angebrochen - ja echt, vorolympisch.

Die Botschaft hat geschrieben wir müssen in jedem Falle immer Paß und Registrierung im Original mitführen. Kopien gelten nicht. Hier stand das überall in der Zeitung, dass man verschärft mit Kontrollen rechnen müsste und man merkt es ja auch. An jeder Ecke Polizei, wie an dem Sonntag, als wir zur Massage fuhren und Freitags mussten wir unsere Taschen durchleuchten lassen, bevor wir in „Sihu“ in die subway steigen durften. Überall kleben Plakate, die dazu aufrufen sich besonders gesittet zu verhalten und der Expressway ist mit Flaggen gesäumt. Hab gestern ein paar Fotos davon gemacht... und ARD und ZDF sind angekommen im Kempinsky, schreibt Katharina. Es ist nur, dass ich jetzt nicht gucken kann ob was von München im account liegt, weil die doofe Seite sich nicht

laden lässt. Nein, das hat auch sicher nichts mit Olympiakontrollen zu tun, das denkt man sich halt nur, da ist irgendwas mit der Seite nicht ok.

Nur nicht stressen, die Zeit rinnt und ich hab noch so viel zu erledigen: Schneider, Transportmaterial, Raum mieten und Konditionen verhandeln, Summer Palace, Haevens Tempel, Frau Cui treffen und Daniels Cd versenden, Businesscards abholen, Geburtstag und Abschied und open studio feiern. Zwei Bilder fertig machen etc., insofern halt ich jetzt die Klappe und geh wieder zeichnen; schwarzen Kuli in mein Great Wall Bild füllen und Tusche in den Rahmen beim vierten vollgrauen „Jianzhi“.

22.07.2008, Dienstag

Ganz still und leise bin ich dreißig geworden in der Nacht von Montag auf Dienstag, nachdem ich mein „Great Wall“ Bild vollendet hatte – das übrigens eines meiner favourites ist, wenn nicht überhaupt my favourite! Aber es weltt sich wie blöd...

Da saß ich nun um 0h auf meinem roten Sofa und schnitt mir die Fingernägel und dachte: ach ja - ich bin mir gar nicht sicher, ob ich schon Geburtstag hab? In Deutschland ist es ja noch sechs Stunden früher... und dann hab ich beschlossen: doch ich hab Geburtstag, aber erst in 10 Minuten, weil meine handyuhr vorgeht. Und da saß ich und wartete ein wenig, ob wer anruft, - hat aber nicht und so ging ich nach dem Feilen mit ner Flasche Wasser ins Bett und dachte: Ok. Jetzt bist Du dreißig. Auch gut. Gute Nacht.

23.07.2008, Mittwoch

Es ist gerade 4.13h und ich kann nicht schlafen...

Alles ist dunkel und still und ich sitze nackt auf einem der schwarzen Lederklappstühle, weil' s so heiß ist und das fühlt sich gut an. Hinten im Studio rauscht der Ventilator.

Ich konnte nicht mehr schlafen, habe leichtes Kopfweh und versuchte den Druckpunkt an der Hand, zwischen Daumen und Zeigefinger zu finden und pressen, den mir Rod gezeigt hat. Pendants an Ohren und Füßen. Es hilft und ich trinke viel Wasser und Melonensaft - viel Zucker... Zu viel Alk und zu viel im Kopf und das dreht sich dann im Hamsterrad.

Die können mich mal am Arsch lecken und ich habs eh schon entschieden. Ich will eine Ausstellung machen und dann muss ich eben zahlen dafür. So ist das nun mal und ob ich' s finanziert bekomme oder nachfinanzieren muss oder mal wieder pumpen muss, ist auch schon Wurst.

Mein e-mail gmx account ist außerdem auch noch megaslow und ich kann mich zwar einloggen, aber sonst nichts damit anfangen. Ich vermute jetzt doch scharf, dass das mit Olympia zu tun hat. Entweder die Leitung ist überlastet oder sie sperren echt den Zugang ab. (...)
Ein tolles Geburtstagsbendessen mit Thaifood, Papajasalat, Meeresfrüchten, diversen Curries, Reis, Bier und Wein und Daniel bring mir einen riesigen Strauß Lotusblumen... und alle waren da.

(...)

Seit heute hab ich plötzlich zwei Optionen für Galerieräume und ich kann nicht schlafen: daher sitz ich hier und denke. Einerseits cool und andererseits - kann ich nicht schlafen, weil ich mich entscheiden kann, ja, kann ... alles dauert doch immer länger und was mit der Visumsorganisation in München angefangen hat zieht sich im wahrsten Sinne des Wortes durch bis zur Ausstellungsraumsuche in den letzten Wochen. Aber das ist wohl Teil des Jobs.

Was ich tun werde morgen / heute: ...die Konditionen checken, z.B. ob der Zeitrahmen passt: inklusive Aufbau bis Ausstellungsende? Ob jemand da ist fürs Hängen und jemand, der zwei Wochen in der Galerie sitzt.

Was ist mit Einladung, Plakaten etc., sprich checken, was alles in der Miete inkludiert ist. Dann noch einmal erneut beide Räume ansehen.

Dann meine letzten Bilder fertig machen. Ich habe eine schöne und wenig zeitintensive Lösung für „loverstree“ gefunden. Das X des Baumes viertelt das Format. Das untere Viertel ist Filzstiftrot für die Liebenden unter dem Baum. Das obere X-Viertel wird mit dickem Marker in lineares Blattmuster unterteilt, was logischerweise für die Baumkrone steht. Die Blätter selbst fülle ich mit Kuli.

Die Viertel rechts und links werden mit dickem edding ausgemalt.

Mal sehen, ob das klappt - sonst hier nochmals ein layer Kuli drüberlegen... Das sollte bis morgen machbar sein. Und dann steht noch eine kleine Zeichnung aus.

Ein Doppelformat 48x21cm, womit ich die frames für das vierte graue „Jianzhi“ kopiert hatte. Da ist außerdem Schrift drauf: der zunächst handschriftliche e-mail Text, mit dem ich mich beim Goethe Institut beworben hatte.

Ich hab kein frisches Papier mehr gehabt und musste daher auf beschriftetes zurückgreifen und dann war das mit dem Goethetext zufällig das einzige, das überhaupt noch da war. Da kommt eine Kuli-Tusche-Punktstruktur drauf. Der Titel könnte „Goethe o.T.“ sein, vielleicht?

Telefonisch Flug checken und „asian vegetarian“ Essen (das heißt echt so) ordern... In die Stadt fahren am frühen Nachmittag: - zu den Artshops, businesscards abholen und Folie kaufen. - zum Tailor

Am Donnerstag: - nach „798“ fahren, Räume checken, - auch Frau Cui anrufen und ihr Bescheid geben.

Ok, das sind die Facts... das kann ich jetzt abrufen, den Plan für die nächsten zwei Tage und Freitag Vormittag ist auch noch Zeit...und dann noch Aufbau für das open studio und Vorbereitung, weil wir für drinks und Essen selbst verantwortlich sind. Gut, machen wir: Spießle grillen (wie

Marbod sagen würde) bestellen!

Jetzt ist alles raus, glaub ich, und ich geh wieder ins Bett...

Was ewig bleiben wird?

Man hat mir gleichzeitig in deutsch, chinesisch, kantonesisch, slovakisch, englisch, australisch und französisch „Happy Birthday“ gesungen! Unvergesslich!

Mein Geburtstagsessen war wunderschön und es wird in einem Jahr einen 31. geben, meint Brian.

23.07.2008, Mittwoch

(...) Gott sei Dank erlöst mich Rod von meinem x-Dinge-gleichzeitig-denken-und-tun-Wahnsinn.

Wir nehmen ein Taxi zur U-bahn in die Stadt: Ameisenhorden von Menschen! Olympia naht und viele fahren mit den Öffentlichen oder sind dazu gezwungen, da einen Tag nur die geraden und den anderen Tag nur die ungeraden Autokennzeichen in die Stadt fahren dürfen.

(...).

Zum Tailor, Ladenschluss um 20.30pm...

Auf dem Weg dorthin, nach Yong Anli (später, 20.08.: ich höre immer noch diese Stimme in mir singen „Yong Anli, dao la“, das verfolgt mich und macht mich sehnsüchtig melancholisch), sehen wir, dass die Stadt mittlerweile zu Las Vegas mutiert ist. Überall Leuchtschrift und Lampengeblinke und Screens und die Wolkenkratzer sind beleuchtet. Angestrahlt!

Toll sieht das aus, faszinierend .. und heute Nacht wird es dann auch losgehen..."

Was?, frage ich Rod. „Die Blumen kommen.“ Tausende, meist ältere Chinesen werden Blumen setzen. Überall in ganz Peking strömen sie aus und pflanzen oder deponieren und drapieren Töpfe. (...)

Rod ist sehr still und sehr weiß. Er handelt nicht mal und ich hab schon den Verdacht er ist angepisst, weil er mir ständig beim organisieren und kaufen helfen darf.

Später, nachdem wir über den ebenfalls mit kleinen Blauen Leuchtornamenten geschmückten Highway, der expressway zum Flughafen ist gesperrt, in der Laiguang ankommen und ins Sichuanrestaurant zum Essen gehen, checke ich, bzw. im Taxi schon checke ich, dass es ihm gar nicht gut geht. Furchtbare Kopfschmerzen...das fing schon mittags mir Schwindel an und er musste sich hinlegen. Beim Essen haben wir plötzlich beide den gleichen Gedanken: gestern Abend nach der Feier, als sich alle verabschiedeten, hat ihn eine Katze gebissen, der er versehentlich auf den Schwanz getreten war. Hoffentlich nicht...

Es geht ihm zusehends schlechter und er ist ganz weiß und wir beschließen ins Krankenhaus zu gehen, das gleich ein Haus weiter ist -Zufall- um das checken zu lassen.

(...)

Irgendein Infekt, meint sie, und verschreibt Antibiotika.

Irgendein Infekt ist ja superberuhigend! Man habe aber den Stoff nicht da und sollen ins nahe gelegene andere Krankenhaus fahren. Leider kennt der Taxler das nicht und wir fahren locker 40 Minuten irrend umher. Keiner weiß genau wo das Hospital liegt und der Taxifahrer, der es eigentlich

nur gut meint, will uns unbedingt „richtig“ abliefern. (...)nachdem er am nächsten Scheißgate den Wachmann fragt, schreie ich aus dem Fenster, er solle uns jetzt sofort heimfahren! Jetzt! Bitte! Zurück! Laiguangyingsdonglu! Er guckt, aber so viel Einwortsatz - schlechtes Chinesisch in scharfem Ton meinerseits reicht ihm, um sich langsam, aber doch Richtung Heimat zu bewegen.

Das hat keinen Sinn. Ich steck ihn ins Bett, bereite die Notrufnummern vor und suche die Hospitalinfo fürs United Family Hospital raus.

Die Nacht verläuft ruhig, aber er beschließt sich freizunehmen und ich befürworte das.

Das macht keinen Sinn. Ich beherberge ihn.

24.07.2008, Donnerstag

Die Nacht war echt ruhig. Ich steh ganz normal um 8.15h auf und gehe joggen und einkaufen. Rods Kopfweh ist nahezu weg (Nachtrag, 20.08.: alles gut, er hat sich Impfen lassen!) und er wünscht sich frisches Joghurt und Brot und Eier von Jenny Lous und ich will Mango und kaufe das alles ein und mache Kaffee und wir frühstücken auf der Bank draußen vor dem Atelier. Es ist immer noch saueiß, aber die Sonne brennt nicht mehr. der Himmel hängt zwei Meter über dem Boden und man kann auf Regen hoffen.

Jetzt, um 2.30h nachts weiß ich, dass er nicht kam.

Kurzer Duschexkurs und kleine Radtour zur Erfrischung, wobei Rod mir ein Hartplastikabflussrohr mit zwei Drehverschlüssen für den

Heimtransport organisiert; 150 cm lang und Schaumstoff, den ich morgen abholen kann.

Am frühen Abend Wein und Moskitokeule aus dem Studio holen, sowie Essen im Villagerestaurant, zum Picknicken am Seerosen Lin-Lake. Zauberhaft!

Und dann geh ich heim und male mein letztes Bild fertig.

„chesnuttree“ hat grüne Blätter.

25.07.2008, Freitag

(...) open studio:

Wir sitzen bis neun Uhr draußen im Kreis um eine Flasche mit einer Mückenspirale herum und plauschen, bis sich Brian verabschiedet und mich in den Arm nimmt. „Darling“.

Er geht Kurzurlaub machen ans Meer, bis Mittwoch, aber ich solle noch mal anrufen, bevor ich fahre...traurig, aber ich komm ja wieder.

26.07.2008, Samstag

(...)

27.07.2008, Sonntag

(...)

28.07.08Montag

In der Nacht ist mir plötzlich unglaublich übel - geht aber vorbei. Ich hoffe die Hitze und nur die Angst. Nur die Angst. Ja, ich habe Angst. Zurück zugehen nach Deutschland in alte Systeme, die mich halten und keine Kohle. Scheiße Mann, keine müde Kohle!

Erst mal ein zwei Tage ausspannen mit

Patrick und dann reinackern.
Die Frau vom Siemens Artprogramm hab ich heute noch angerufen und sie vorgewarnt, dass ich ihr meine Arbeit schicken möchte. Eigentlich sollte ich das von hier noch machen, aber meine Kraft ist so alle. Ich bin echt müde und mein Rücken schmerzt und ich schwitze. Der „3Space“ ist gemietet, die e-mail ging raus und ich habe das Taxi zum airport bei Tiger für morgen um 9.30 bestellt.
Alles ist gepackt, das Einrollen der Bilder war mühsam. Eineinhalb Stunden Arbeit, aber ich denke es passt. Die Klamotten sind verpackt oder liegen für morgen bereit und ein paar Taschen stehen da für Rod, der sie bei sich verstauen wird.

Gemischte Gefühle, weil ich mich schon auch freu, aber andererseits will ich nicht heim und ich weiß nicht, wie ich sein werde daheim. Wer bin ich denn, nach dieser Reise, auf der so viel passiert ist?
Wer werde ich sein, nachdem ich so viel erfahren und mich erfahren habe. Kann ich meine gefassten Entschlüsse umsetzen? Ja, ich kann, das weiß ich...behalte ich die power?

Es war wirklich anstrengend die letzten Wochen. Very intense und ich habe Angst meinen drive zu verlieren, weil ich wieder Arbeiten gehen muss. Muss ich nicht wirklich, wenn ich die Münchner Wohnung so schnell wie möglich kündige.

Das zerpflückt mich sonst..und ich wünsche mir, dass ich das GUTE behalte und die Leichtigkeit und Ruhe

und das Gefühl für das richtige timing. Ich freue mich, wieder herkommen zu dürfen und ich weiß nicht wie ich das alles privat menagen werde, weil ich nicht viel Zuhause sein werde...
Ich kann aber auch keine Kraft abgeben, niemandem, und ich habe auch davor Angst.
Ich will keine Kraft abgeben. Ich will meine Arbeit machen...
Ich freue mich auf Patrick und bin gespannt, sehr gespannt und ich vermisse sie alle jetzt schon!
Ping, Brian und Rod, den ich umarme, ja Rod.

Sehr ambivalent gerade. Wie das Land, was wird es aus mir gemacht haben???

Morgen 13.15h fliege ich also mit der LH 723, glaub ich, nach Hause.
nach Hause, hm? Ich bin hier Zuhause, too. Vom ersten Tag an! Von dem Tag an, an dem ich mein erstes Bier hier getrunken und Brian gesehen hab und all die Leute hier ...
Es war wirklich vielleicht die beste Zeit in meinem Leben bisher. Very special, ich hab so etwas noch nie erlebt und China, Peking hat sich in mein Herz gebrannt.
Rot, natürlich, - especially RED & die Zikaden zirpen am Frühnachmittag
- jetzt plötzlich Stille.

Später, im Flugzeug, habe ich auf die Innenseite meines Taschenkalenders geschrieben:

ICH HAB KEINE AHNUNG MEHR,
WER ICH BIN?

WELCOME TO CHINA &

BACK & BACK AGAIN.

BECAUSE I MISS U
NOW! IN THIS PLANE
ON MY WAY TO ?

SOON
I'LL BE HOME AGAIN
3 MONTH ARE A SECOND
U ARE BURNED INTO
MY HEART - RED
ESPECIALLY RED - LOVE.

I AM LOST
THAT'S WHAT I ALWAYS AM...
ON MY OWN. ALONE...

Alice-Julia, Volke Dittmar

VITA

- 1978 Ried im Innkreis (AUT)
- 1998 Abitur
- 1999 Studium AdBK München bei Prof. Fridhelm Klein
- 2003 Studium AdBK München bei Prof. Nikolaus Lang
- 2005 Staatsexamen, AdBK München
Meisterschülerin bei Prof. Nikolaus Lang
- 2006 Diplom für Malerei, AdBK München
- 2008 Artist in residence, Red Gate Gallery, Beijing

Ausstellungen / Projekte:

- 2000 Projekt „Stadtplan; Kunst im öffentlichen Raum“, Haus der Kunst, München
- 2004 „Invasion II“, Pasinger Fabrik, München
Mitglied der Gruppe „Landschaftsboutique“ mit Brigitte Franzen und Martin Schmidl
„Landschaftsverhältnisse“, AdBK München
Zusammenarbeit mit Dr. Hubert Salden, AdBK München
- 2005 „transgressing - systems“, Innsbruck
Gründung der Künstlergruppe CHAMÁLEON
„CHAMÁLEON I“, München
„Als der Mond sich in die Sonne verliebte“, Artothek München
- 2006 „CHAMÁLEON II“, München
- 2007 „through“ Lothringer13 / Städtische Kunsthalle München
„Kunst im Karree“, München
CHALET SUISSE, Berlin
„4. Berliner Kunstsalon“ Kunstmesse, A..D..A..C.. München - Berlin
„Bilder, Briefe, Noten LXII“, Autoren Galerie 1, München
- 2008 „tease“, Kunstmesse, Köln
Red Gate Gallery, Beijing

